

趙宗預著

服務與人生

商務印書館發行

趙宗預著

服
務
與
人
生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輯例言

- 一、本書與服務與修養一書，程度相銜接，專講職業人生觀的幾個重大問題。
- 二、本書以青年心理做出發點，綜合討論人生觀，處處以服務為依歸，與普通人生哲學不同。
- 三、本書主旨，在整理青年心理與思想，確立職業人生觀的基礎，而啓發其新的更合理的態度與行為。
- 四、本書雖援引古今中外哲人的主義與主張，但力矯崇拜偶像之弊，行文亦力求生動有刺激性。
- 五、本書適合於職業學校高中三年級、職業補習學校高級及職業界青年之用。
- 六、本書引用書籍頗多，未能一一註明出處，特此誌歉。
- 七、本書雖一再易稿，徒以著者學力淺薄，且此種體裁，尙屬始創，疵謬必不能免，尙乞高明指正。
- 八、本書曾請何清濤先生審閱，指示許多缺點，俾得逐一修正，非常感謝。

著者趙宗預識

目錄

第一章 概說……………一

學問的分野——哲學的內涵——哲學家的流弊——職業人生觀的出發點——

職業人生觀的看法

第二章 勞動說……………八

什麼叫動（腦的動體的動體腦並動）——什麼叫勞（盡我心盡我力有心得有

效果）——勞動與運動的分野（運動爲己勞動爲人）——勞動的心理

第三章 酬報說……………一六

酬報的意義（慰藉酬謝）——酬報的觀點（基於生活主義基於買賣主義基於

服務主義——酬報的種類（精神的物質的）——青年的酬報觀

第四章 慾望說……………二二三

慾望的成因——慾望的力量——古人的見解（絕慾說窒慾說節慾說）——慾望的種類（求知慾名譽慾事業慾利益慾權位慾生存慾）——慾望的批判——通和的方法

第五章 命運說……………二三四

命運的威力——命運的區別（什麼是我之所謂命什麼是我之所謂運）——命運的改造——運的獲得

第六章 悲觀說……………四二一

悲觀的哲學（世界是苦惱的人生是虛偽的）——青年的悲觀（生活的壓迫物

質的羨慕環境的黑暗理想的幻滅思想的激進（悲觀的結果（消沈憤激）——
悲觀的救濟（性急的矯正憎惡的消滅憤怒的抑制）

第七章 樂觀說……………六一

樂觀的哲學（頽廢派「人生無常死與物化充分享樂輕視名譽」放達派「反拘
束烏託邦」）——青年的樂觀（放任派「一切有必然因果人類不會有沒日」
自滿派墮落派「溺於紛華沒於聲色」）

第八章 奮鬥說……………六一

奮鬥的故事——生活的奮鬥——奮鬥的生活——對什麼奮鬥——力量的估量
——奮鬥的步驟（關之先關之中關之終）

第九章 懷疑說……………六九

世界是疑團——古人不疑的病根（好古急功干祿）——青年不疑的病根（不思自滿）——青年的懷疑——懷疑的範圍（工作方面研究方面）——疑的搜求（觀察分析綜合比較）

第十章 信仰說……………七七

信仰與迷信（什麼是迷信什麼是信仰）——信仰的構成（最先感應環境關係研究結果）——信仰的種類（私信「人物信仰學說信仰」公信）——信仰的效用（減輕苦惱增加精神堅強意志）——青年的信仰

第十一章 意見說……………八五

意見的形成（性格關係立場關係學問關係技能關係經驗關係利益關係）——意見的處理（成熟提出修正確定撤回）——青年的意見（對於職務對於機關對於同事對於社會）

第十二章 習慣說……………九三

什麼是習慣——習慣的構成——習慣的作用（好的方面壞的方面）——習慣的改變（個人——團體爭團體與團體爭團體與個人爭）

第十三章 控制說……………一〇二

什麼叫控制——自然的控制——對事的控制——對人的控制（私的控制公的控制）——自己的控制

第十四章 說與幹……………一一〇

空說（無物廢話說說不做）——實說（能說能幹多說少幹少說多幹）——空幹（無目的的說說說畫的幹）——實幹（慢幹快幹苦幹蠻幹樂幹）——幹了該說麼

第十五章 人說與己說……………一一九

什麼話該人說（關於學問的話關於經驗的話關於能力的話關於努力的話關於待遇的話）——什麼話該己說（計畫報告疑問困難缺失）——青年的說話病

第十六章 救國與救己……………一二六

救己的目標（自教自養自衛）——救國的目標（教人養人衛人）——救己與救國孰先

第十七章 望遠與顯微……………一三三

什麼叫微——爲甚顯微——如何顯微——青年與微——什麼叫遠——爲甚望遠——如何望遠——青年與遠

第十八章 前進與後退……………一四二

前進的事項（對學問對職業）——前進的方式（急進派漸進派折中派）——
後退的事項（對職務對生活）——後退的方式（漸退式勇退式）

第十九章 是與非……………一五〇

古人的是非觀（孟子莊子列子）——一般人的是非觀（據習慣依多數信偶像）
——我的是非觀（是非不是道德是非不是法律是非不是良心是非不是現實是
非是真理）

第二十章 成與敗……………一五七

假成（煊赫一時炙手可熱生活優裕）——假敗（斬除荆棘散布種子探明了此
路不通）——真成（有事業有心得有利大眾）——真敗（怕吃苦怕失敗）

第二十一章 名與利……………一六五

不求名（爲避名諱不做事單做事而不要名）——求名（沽名盜名歸名）——
不求利——求利（利用機會「伺機造機」利用地位「巧立名目假公濟私」坐享其
成「父兄成業前人遺業」開發利源「發展原有事業振頓原有事業別立新事業」）

第二十二章 窮與通……………一七四

什麼叫窮（物質生活不足不是窮無才而居下位不是窮懷才而不得展纔是窮「直
道而行不遇知己怪怪僻傲物不恭」——如何處窮（保持人格保持主張決不
鑽營決不行賄決不腐廢）——什麼叫通（得志行道）——如何處通（求精進
結賢士行撝謙）

第二十三章 人生的歸宿……………一八三

怕死的人——樂死的人——輕死的人——死的真義（生物家的不死說宗教家
的不死說爲人的三不朽說爲己的三不朽說大我的不朽說）

服務與人生

第一章 概說



一、學問的分野 學問的分量，究竟有多少，古今中外的賢哲，誰都不會估量過；就是要估量他，事實上誰都不能估量。莊周曾發過估量學問分量的宏願，他所得的結論是「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莊子養生主）仍是估量不出學問的分量。我以為學問的分量，誠然估量不出，而學問的分野，未嘗不可下一個界石，簡單的說來，是形而上學，形而下學，一切科學都歸入形而下學，一切非科學的學問，都歸入形而上學，哲學就是形而上學之一，這種分法，雖然很粗疏，借此說明哲學的隸屬，也已够用了。如果要確定哲學的性質，當然還有許多話哩。

二、哲學的內涵 單說中國，是一個擁統的名詞，中國之中，分成多少行省，以及特別區域，哲學

也是如此，哲學中之一部分，是人生哲學，人生哲學中之一部分，是職業人生觀，所以職業人生觀是哲學，人生哲學也是哲學，而哲學卻不是人生哲學，也不是職業人生觀，大可以包小，小不能包大，我這本書是哲學中的一小部分，從前人也許不大注意及此，雖有說及，未必把職業做中心，未必有詳明的系統，所以談哲學的人，往往談得玄之又玄，成爲非一般人所能瞭解的玄學，與人生沒有多大關係，與職業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

三、哲學家的流弊 有些哲學家喜歡把個人與社會、國家、世界等集團，作大小的衡量，他們從縱的方面看，從星氣變成地球，經過不知若干萬年，從形成地球，到產生人類，又不知經過若干萬年，從初有人類，到現在，更不知經過若干萬年，而今日之我，上壽不過百年，以百年的光陰，與三個若干萬年相比較，其時極爲短促。民間相傳的故事，說陳搏與彭祖家是貼鄰，陳搏初睡，聽得鄰家嬰孩啼聲，問他家人，知是彭祖誕生，睡還未清醒，又聽得鄰家悲哭聲，問他家人，知是彭祖老死，陳搏歎道：我早知這孩子是短命鬼！陳搏一睡須經千年，彭祖祇活八百歲，彭祖的壽，當然不及陳搏一睡的時間，宜乎歎爲短命鬼，這段故事，就是說明人生天地間，不過刹那之頃，有什麼價值！他們從橫的方面看，

天空中如太陽般的恆星，不知有多少，太陽恆星系，又有天王星、海王星、金星、木星、水星、土星以及地球，共爲八大行星，地球在八大行星中，並不是最大的一個，地球上又分幾大洲，我不過是幾大洲上幾萬萬人類之中的一個，從整個地球看來，我之爲我，已經很小；倘從太陽系全體看來，我之爲我，越發覺得小了；倘再從整個的天空看來，我之爲我，不知要用幾萬萬倍的顯微鏡照著，纔看見一黑子，我之價值，不是等於莊周的所謂「野馬」，所謂「塵埃」！（莊子逍遙遊）宜乎蘇軾要說：「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而繼之以「哀我生之須臾」了。（赤壁賦）哲學家心目中的我，既如此的暫而且小，於是乎隱遁，於是乎避世，於是乎求解脫，誰願意打起精神，竭我心思才力，替社會國家人類謀幸福！從哲學思想上產生的消極觀念，最不容易打破。

四、職業人生觀的出發點 有些哲學家的觀點，是把我提出於社會國家人類等集體以外，我是一個單位，社會國家人類又是一個單位，彼此立在對等地位，這不能不算是錯誤。既名之曰人，不能不生活，要生活，當然要具備必須的生活條件，從粗的方面說，日常所需的衣食住行，試問那一件不是有賴於社會國家及人類？由他們做得好好的，然後供給你取用，人之有生，根本來自社會國家

人類，即使極力開倒車，回到原始人時代的生活，居然做到老子所謂：「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道德經）但食那裏來呢？服那裏來呢？「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孟子許行章）結果是一事無所成，一物無所就，那裏還有什麼業！更無從樂起！老子的所謂「不相往來」，不過與鄰國不相往來，與同一社會、同一國家的人類，仍非往來不可，而況「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養，身安逸樂。」（史記貨殖傳）是人類的常情呢！從精的方面說，除了形體得之父母以外，所有一切思想行爲習慣，舉凡人之所以成爲人的最高而又必須的條件，試問那一件不是得之社會國家及人類？所以我是社會國家人類的一個分子，怎好提出於社會國家人類之外呢？我以為把我提出於社會國家人類以外之後，便不成其爲人。哲學家所得的結論是藐小，其實連藐小二字，都談不到呢！基於上述理由，職業人生觀的觀點，是以社會國家人類做根據的，人不可以無生，無生便不成其爲人，生必有所資，無所資，便無以爲生，生之資那裏來？造物之所無盡藏者，不過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赤壁賦）清風、明月，決非資生之具，造物既不能供我資生之具，那惟有出於人之自造，你造甲，他造乙，我造丙，這種造甲、

造乙、造丙的工作，叫做業。把各人的業，用心思、用能力，專一不二，認爲分內的事，叫做職。無業無以資生，無職無以成業，合各人職業的生產，人纔有生命。基於這個理由，職業人生觀的觀點，是以職業做根據的。

五、職業人生觀的看法 職業人生觀，雖然也有縱的時間看法，橫的空間看法，但是不在看彼此的比較，而在彼此的聯繫，現在先從時間說，沒有形成地球的星氣時代不必論，形成地球而未有人類時代不必論，未有書契的洪荒時代也不必論，因爲前兩個時代既沒有人，便與現在的我，不發生重大關係，研究人生觀的，原不必高談皇古，未有書契時代，雖有人類，遺產沒有傳給我，祇好套司馬遷說法：「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史記貨殖傳）自有書契以來，人類的列祖列宗，遺傳的產業，越積越富，我當然要在這許多遺產中，加以恰當的選擇，保留其價值巨大的，拋棄其價值微細的，這種工作，叫繼往工作。我不繼往，誰去承先？我是列祖列宗的承繼人，我的責任很是重大，我的價值也很巨大，我既承先，更當思永遠傳下去，使先民遺產，不自我而絕，那麼要注意啓後，古人說：「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覺覺後覺，我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孟子萬章割烹章）道不是別的，

就是先民的遺產，覺斯民，就是啓後，我這個人既要承先，又須啓後，我之爲我，價值異常巨大。次從空間方面談，除了太陽恆星外，其他恆星，與我沒有直接關係，不必論，太陽系的八大行星，除了地球外，其他行星，也不必論，我單論這個地球，單論這個地球上的人類，那是彼此息息相通了。再縮小些，單論一個社會，一個國家，那更親如手足之與頭目了，我靠此社會，靠此國家而生，我該如何根據了先民的遺產，竭我心思才力，替社會國家做些發揚光大的工作，替社會國家做些發揚光大的工作，纔算是啓後。你也啓後，他也啓後，我也啓後，合全社會全國家的人，一齊啓後，合全社會全國家的人，構成一架做啓後工作的機器，不論是做皮帶、做軸承、做大輪盤、做小輪盤、甚至做一隻小螺絲，人生的價值，仍是一樣。沒有皮帶、帶不動輪盤，沒有軸承、裝不住輪盤，沒有輪盤、不能夠旋轉，即使單缺一隻小螺絲，輪盤旋轉也要不調勻，甚或飛將出去，論到重要，大家都重要，甲比乙重要，或乙比丙、丁重要，這是極不合理的說法。從職業人生觀上看到的我，地位如此其重要，價值如此其巨大，毋怪孟子說：「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孟子公孫丑充虞章）有一天生命，積極的做一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諸葛亮出師表）如此說來，修仙念佛的人，沒有職業，但求成仙得道，他們祇有人死觀，不

事生產的人，糊裏糊塗，了此一生，他們祇有豬生觀，整天的工作，絲毫沒有思想，沒有心得，沒有覺悟的人，他們至多算一架機器，算不得是一個人。一定要有一種職業，而又能從職業中悟得人生觀，而又使人生觀與職業聯結在一起，纔當得起一個人字！

第二章 勞動說

一、什麼叫動 世界上的一切，都在那裏終古不息的動着，有的動是人的肉眼看得清的，有的動是看不清的，肉眼看得清的動，果然大家承認他在動，看不清的動，也許比看得清的動，還時偉大，誰也不能貿然否認。古人說：「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孔融論盛孝章書）時光的動，雖然肉眼看不清，而晝夜晨昏，春夏秋冬的變化推移，顯而易見，當然大家也承認的；推之如草木的動，有抽芽放葉，開花結果的跡象可尋，一般人卻叫他長，不叫他動，其實不動，那裏會長，動是長的因，長是動的果，再推開去說，一片木，一塊石，一座屋子，一件衣服，都有他的動，不動如何會腐化，如何會化為異物，如木會朽，石會化，屋會傾欹，衣會毀爛，礦物會動，植物不用說了；植物會動，動物不用說了，而人更不用說了。人的動，可分為三類：

（一）腦的動 腦的動，從前人叫他心動，什麼用心去想，什麼心煩慮亂，現在知道心不會想，

他的動，還是屬於身體的。思想的動，純繫於腦，據生物學家研究，人的腦特別發達，特別完密，所以人的思想，也特別遠到而微妙。腦的動，一般人往往認為靜，因思想活動時候，全部的動力，彙集於腦，身體的活動，大部分暫時停止，腦筋裏卻萬斛思潮，盡風起雲湧的壯觀，如果就消費精力來說，腦的動，消費的數量特別多，文人稱做「燦心花，絞腦汁」，生理學家則認為破壞了無數細胞，古人混括之為勞心。世俗相傳，伍子胥想文出昭關，一夜間鬚髮盡白，事雖未必可信，而多用思想的人，顏色容易蒼老，鬚髮容易斑白，要為不可磨滅的事實。

(二)體的動 體的動有用手的，如鐵匠、木匠、泥水匠，有用足的，如信差、車夫，有用耳的，如接線生，有用手指的，如書記、打字生，這裏所謂用，是偏重的意思，並不是單用五官四肢之任何一種，其他完全不用。大概體的動，以用四肢的為最顯著，大家認為最勞苦；用五官的體動，動的外表，不甚顯著，大家認為輕易的。總之，體的動，費力較多，而耗精神較少，所以體的動，每日可至八、九小時，晚上雖很疲困，睡了一晚，便可恢復十之八、九。事實是如此的，白天越勞苦，晚上越酣睡，決不會像用思想的人，因為用腦過度，成為失眠的。

(三)體腦並動 孟子分人的工作，爲勞心勞力，勞心者是統治階級，勞力者是被統治階級，勞心者是消費者，勞力者是生產者，好像勞心與勞力，如劃鴻溝，勞心者決不能再去勞力，勞力者根本不必勞心，或竟不配勞心，孟子的意思，大有勞心者未嘗不能勞力，亦惟不用於耕耳，〔孟子許行章〕孔子並謂勞力者不配勞心，說什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漆伯民可章〕這種統治階級的武斷思想，不能單怪孔孟，古人認爲勞力者，祇要「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祇要「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配勞心的意思，再明白也沒有了。我則以爲誰都要勞力，誰都要用思想，用思想而不勞力，工作不會有更切實的效果，勞力而不用思想，工作不會有更完美的效果，用思想而不勞力，其病在空，不用思想而單勞力，其病在機械。不過在分量上說，有些人多用思想，少勞些力，有些人少用思想，多勞些力，體腦並動，是彼此相同的。照現在中國人的情形，大有提倡體腦並用的必要，農人、工人及青年商人，太不肯用思想，整天的做機械式工作，不會有什麼心得，與新的創獲，政治家、藝術家以及中、大學生，還有少數自命清醒的青年，只會鼓其如簧之舌，揮其生花之筆，發之說話，見之文字，無一不頭頭是道，絕對不輸列強的國民，祇因太不肯勞力，空頭支票，

兌現無日，至於誰是統治者？誰是被統治者？原無一定，看一部歷史，便可明白。孟子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孟子許行章）未免有替一時統治者張目的嫌疑。

二、什麼叫勞 動然後有勞，但動未必有勞，動是勞之因，勞未必為動之果，動的範圍大，勞的領域小，不經意的動，心不在焉的動，隨隨便便的動，決沒有勞的果。蓋我的所謂勞，必具下列各點：

（一）盡我心 盡我心去工作，盡我心去計劃，一些不大意，一些不放鬆，一些不外驚，用全副精神來應付本分內的工作，用全副精神來應付工作的全部時間，有時為事實上的需要，在工作時間之外，仍須用心去想，從積極方面，想出進一步的計劃來。從消極方面，找出缺點來，而擬定改革的方案，諸葛亮所謂：「鞠躬盡瘁」就是盡我心的話，能盡我心，纔可稱勞。

（二）盡我力 我對於工作，盡我所有的力量，一些不偷懶，一些不取巧，一些不躲避，晉荀息所謂：「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魯僖公九年）什麼叫忠？就是「公家之利，知無不為」（魯僖公九年）這是指對事言。什麼叫貞？就是「送往事居，耦俱無猜」（魯僖公九年）這是指對人言。能忠而不能貞，不得謂為盡我力，能貞而不能忠，也不得謂為盡我力，忠貞兼盡，而又益之以

知無不爲，纔算是盡我力，纔可稱勞。上述的話，用一字來概括，叫做敏。孔子說：「敏於事。」（論語學而君子章）又說：「人道敏政。」（中庸哀公問政章）盡我力是因，敏是果，敏的果是什麼？就是心得，就是效果。

(三) 有心得 心得分兩種，工作若干時間後，發見許多未曾知道的曲折，這些曲折明白以後，工作可以格外順利，效率可以格外提高，這是最粗淺的心得。試問工作的青年，獲得粗淺心得沒有？假使沒有的話，說不上勞。工作若干時間後，發見許多未曾知道的困難，這些困難，也可以預防的，也有可以解除的，也有無法預防，無法解除，祇好改途易轍的，凡此種種，是消極方面的說法。試問工作的青年，獲得消極心得沒有？假使沒有的話，說不上勞。消極心得，猶以爲未足，工作若干時間後，必須有新的創獲，這種新的創獲，效率格外巨大，這是積極方面的說法，有此心得，纔算是勞苦功高。或者謂心得是私人的利益，歸之勞中，似乎不倫，我則以爲把心得發表出來，或用語言，或用文字，受益的人，爲數不少，至少可以當「識途之老馬」，（管仲伐孤竹，迷途，放老馬爲道。）誰說是利於私人，無關大衆，稱之爲勞，孰云不倫？

(四)有效果 效果要有事實來證明，而所謂事實，要分數量與實質兩項。比方經營一家商店，弄得門前可以羅雀，當然沒有什麼勞的可言；即使門庭若市，或竟戶限為穿，可是結算下來，一無利益，仍是沒有什麼勞的可言；比方當一名編輯，終年成稿無多，不問內容如何，當然沒有勞的可言；即使五天一本，十天一部，脫稿很多，但其內容一無可稱，完全是粗製濫造，仍是沒有什麼勞的可言；比方做一名售貨員，終日很少顧客，同你交易，當然沒有什麼勞的可言；即使顧客很多，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可是放了許多濫帳，沒法收回，仍是沒有什麼勞的可言；再比方做個校長，學生只有減少，不見增多，當然沒有什麼勞的可言；即使你用盡虛偽宣傳，或一切不正當手段，學生大增，而教授訓育，毫無成績，仍是沒有什麼勞的可言；所謂勞，一定數量實質，雙方並重的。

三、勞動與運動的分野 勞動與運動，都是動，而一冠以勞，一冠以運，便可知動的性質，絕不相同，國民政府現在推行國民勞動服務，如改為運動服務，一字之差，便成笑話了。現在有稱多用體力的羣衆，叫勞動階級者，如改為運動階級，人家不是要誤認飛毛腿跳王麼？那麼勞動與運動的分野，究竟在那裏請讀下文：

(一)運動爲己 晉陶侃每朝把一百張瓦，搬到書房外面，到了晚上，又把瓦搬回來，有人問他做甚？他說：「我方致力中原，過爾悠逸，恐不堪事。」（晉書陶侃在荊州時事）粗看陶侃的說法，他的搬瓦運動，不是爲己，其實他的目的，在健強身體，將來替國家效力，原是別一件事。譬方現在國人極力提倡運動，目的在使大家完具一副好身手。至於將來獻身於社會國家的某方面，又是一件事，運動只在強身，不在生產，所以我稱他是爲己。

(二)勞動爲人 勞動無論屬於身體，屬於思想，總要有生產，這種生產，必須有利於他人，物質報酬的有無與多寡，是另一問題。如果動而不生產，雖生產而無利的人，都算不得勞動。譬方我寫這本服務與人生，寫成各章文字，便是生產，脫稿以後，刊印行世，讀我書的人，多少總得到點益處，所以我的寫服務與人生，也是勞動之一。

四、勞動的心理 一般人的勞動心理，往往是「有所爲」，所爲何來？爲了生活。人生的目的，當然生活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勞動時把「所爲」繫迴腦際，勞動便變成手段，其人便變成功利主義者，求得所爲而爲的，內容不會豐富，且成爲乾燥，蓋勞動的重心在外而不在內。我是主張「無所爲

而爲，」爲不是手段，就是目的，在勞動中求出趣味，而著重精神生活，勞動在求我心之所安，別無希冀，如何使勞動的生產量與質格外豐富，格外美好，當做惟一大問題。勞動態度，雖似遊戲，而內心卻很認真，內心雖很認真，態度仍似遊戲，那麼他的勞動，自然「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離婁仁之章）大有欲罷不能之概了。但是物質生活，橫加壓迫，精神生活，遂被動搖，一個跑得大汗如注，喘如牛的人，物質生活，沒法解決，「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齊宣章）要他做到「無所爲而爲，」勢有所不能了。如此說來，人生觀的成立，多少要受物質的影響。

第三章 酬報說

一、酬報的意義 {詩經上說：「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可見先有木桃之投，然後有瓊瑤之報，不投木桃，怎好責人以瓊瑤報我？我投的並不是木桃，怎好責人必以瓊瑤報我？說句淺顯的話，不做工作而獲得利益，不能稱做酬報，而是竊取，而是剝奪。取得的方式，雖萬有不同，要不出乎巧取豪奪四個字。從法律眼光看來，這是不當得利。我以為酬報是果，工作是因，工作在前，酬報在後，酬報根於工作，並不是工作根於酬報，如此說來，酬報至少含有兩種意義：

(一) 慰藉 我做的工作，無論是用精神的、用體力的、或精神體力並用的，要必費去許多勞力與時光，我既替團體費去許多勞力與時光，團體當然已經享到我造成的福利，在團體方面，應該有一種表示來慰藉我，使我覺得所費的勞力與時光，是有價值的，不時枉費的，「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團體是我的知己，我為知己效力，精神上多少快慰呢！至於團體的表示方式，

我可以不用顧問了。而且慰藉有兩種作用，一是對已往，一是對將來，上文所述，是慰藉之屬於已往的，同時在團體方面，卻想靠第一次慰藉，與奮我未來的工作，叫我更多賣些氣力，為團體造成更偉大的福利，我的工作效率，藉著酬報來儘量提高。

(二)酬謝 慰藉在鼓舞我精神，酬謝則在安定我生活，團體對我的酬謝方法與數量，有幾個標準：第一、是該團體的實力；第二、是該團體的習慣；第三、是我的工作成績；第四、是生活的環境；四種標準合起來，決定對我的酬謝方法與數量。比方甲、乙二人，工作成績相等，而團體的實力不同，那麼兩人所得的酬謝，不會一樣；工作成績相等，團體實力也相等，而生活的環境不同，那麼兩人所得的酬謝，仍不會一樣；即使工作成績相等，團體實力相等，生活環境也相等，而團體的習慣不同，兩人所得的酬謝，仍是不會相同的；四個標準，錯綜變化，便生出許多不相同的酬謝來。青年人對於酬謝的標準，未能認識清楚，於是運用人與人的比較，而生出無謂的不滿意來。

二、酬報的觀點 一般人對於酬報觀點，大有不同，感想因之各異，略為分析，可得三端：

(一)基於生活主義 人的生活方式，至少可分四種：一是刻苦生活；二是安逸生活；三是快

樂生活；四是奢侈生活，刻苦生活是最低限度的生活，最低限度的生活，也隨著社會變遷，而逐漸提高，從前認為安逸生活的，現在成為最低限度的生活了，最低限度的生活，更隨著個人生活情形而異，在甲以為這是安逸生活，在乙也許認為還不夠稱刻苦生活呢！至於快樂生活，與奢侈生活，更沒有鴻溝可分，隨時而異，隨人而異，所以基於生活主義所生的酬報觀，只有失望，不會滿意，即使我能夠劃定四種生活方式的界限，在某時期內，不使移動，那麼未得刻苦生活的酬報時，營求刻苦生活的酬報，既得刻苦生活的酬報，在極短時期內，尚覺滿足，一轉瞬間，進而營求安逸生活的酬報了；既得安逸生活的酬報，又營求快樂生活的酬報了，又營求奢侈生活的酬報了，團體對我的酬報，當然不能隨我的慾望，無限量的提高，所以失望是永遠的事實，滿意是一種幻想，「各取所需，各遂所慾」兩句話，永遠不會圓滿解決的。

(二)基於買賣主義 費多少勞力，得多少酬報，做什麼工作，得什麼酬報，前者是量，後者是質，量與質並重，理論上看來，似乎很公平的，按之實際，大不其然，勞力用什麼方法來權衡呢？只能用估計法吧，估計起來，在出賣勞力的，往往認為多些，團體方面，即僱用者，往往認為少些，多少之

爭，已不能免，此種爭執，誰能下公平的判斷呢？即使所費勞力，將來科學發達時，可以稱，可以量，但是用器的長短輕重，還是要爭執的。至於質更難說了，出賣勞力的，認爲很好了，雇用的，認爲次貨，請問用什麼方法來化驗？即使有方法化驗，還有價值問題呢！出賣勞力的，當然「敝帚自珍」，認爲奇貨，在雇用的呢，認爲供過於求，俯拾即是，這又用什麼方法來作公平判斷呢？所以基於買賣主義的酬報觀，比生活主義合理些，但是缺望是永遠的事實，滿意是一種幻想。

(三)基於服務主義 基於服務主義的酬報觀，可以分做兩派，第一派是團體能擔負多少，我便拿多少，而我所拿的酬報的最大限度，決不超過良心上所承認的勞力；第二派是團體雖能擔負甲數的酬報，我卻只要拿乙數，多餘的數，歸團體公積，使得團體的基礎，格外鞏固，發展的力，格外雄厚，他是主張工作多做些，酬報少拿些；第一派先爲團體，後爲己；第二派是多爲團體，少爲己；第一派爲了分派盈餘，有時還會感到不滿，第二派纔能始終沒有不滿的思想；可是環顧社會，第一派的人，已是鳳毛麟角，第二派的人，簡直是理想人物了！

三、酬報的種類

(一)精神的 精神的酬報，種類頗多，我爲了工作，得到寶貴的做事經驗，將來做事，可以格外順利些，這是精神的酬報；我爲了工作，得到做人的經驗，以後做人，可以格外入彀些，這是精神的酬報；我爲了工作，得到某種實際的學問，爲書本上所不載的，這是精神的酬報；我爲了工作，能够認識社會的真相，體驗得社會生活，這也是精神的酬報；這些精神的酬報，都是社會給我，而我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所接受的。上司對我表示信任，由我放手去做，絲毫不來干涉，這是精神的酬報；上司對我表示器重，時給我發展能力，增加經驗，這是精神的酬報；上司對我表示提拔，時給我可以使社會認識我，提高我地位資望的機會，這是精神的酬報；上司對我的意見，樂於採用，上司對我的工作，肯負責指導，這是精神的酬報；上司對我，時時獎以言辭，或在當面，或在大衆面前，或在有力的職員面前，這是精神的酬報；同事間，彼此和衷共濟，相親相愛，有如家人，這也是精神的酬報；隨筆舉來，已有十種，一時想不起的，當然還有呢。

(二)物質的 物質的酬報，種類也不少，服務機關，給我養老儲金，此其一；服務機關，替我投保團體壽險，此其二；服務機關，替我設備娛樂場所，此其三；服務機關，替我特約醫師或醫院，此其

四；服務機關，給我讀書機會，此其五；服務機關，幫助我子女的教育費，此其六；服務機關，給我獎金，此其七；服務機關，派我花紅，此其八；服務機關，給我年功加俸，此其九；服務機關，給我月俸，此其十；服務機關，替我辦消費合作，此其十一；服務機關，給我膳宿，或膳宿方面的優待，此其十二；隨筆舉來，已有十二種了。

四、青年的酬報觀 我覺得青年的酬報觀，太嫌籠統，普通只知道酬謝性質的物質酬報，忽略了慰藉性質的精神酬報，好像拿到物質，纔是真酬報，慰藉云云，都是空虛的、騙人的東西，要他用！其實他們還沒有嘗到真的服務滋味，如果遇到上司不易相與，或者喜怒無常，或者感情振幅極大，有時親如手足，忽又疑若間諜，或者性情暴躁，一不如意，遷怒於人，無端受到冤枉氣，卻又不好聲辯，或者手段毒辣，喜歡暗中擺布，使人入網，或者頭腦陳舊，不許人家吸收新知識，或者孜孜爲利，不顧下屬的幸福，極盡榨取的能事，或者疑心極重，步步設防，使人單做機械，絲毫彈動不得，或者私情熾盛，沒有用場的皇親國戚，盤佔要津，沒有關係的人，憑你有通天本領，終身沈淪未秩，或者同伴間，派別紛歧，彼此明爭暗鬪，真使人左右做人難，終日如坐針氈，上述九種情形，決非我故意繪聲繪色，把

社會寫成陰森地獄，到處都是尖刀山、熱油鍋，社會壞的方面，他的實際情形，還不止此呢！青年不幸遇到九種之一，便會想到精神酬報的重要性，超出物質酬報之上了。最奇怪的，青年的所謂物質酬報，往往只着眼於月俸，其他我述的十一種，曾不放在心上，說到酬報，只講月俸，好像月俸足以概括酬報的全部，這種錯誤，便趨生活主義的酬報觀，十之八九，時時怨恨社會的待遇不公平，所得酬報，不够生活，求解決而不得，行險徼倖者有之，意興蕭條者有之，滿腹煩悶者亦有之。如果肯把我所舉的二十二種酬報，細細的看一遍，想想自己已獲幾種？我料想當有很多的青年，會恍然如大夢之初覺，一切憤懣不平之氣，化爲祥雲，變爲瑞氣，再不會行險徼倖了，再不會意興蕭條了，再不會牢騷抑鬱了！

第四章 慾望說

一、慾望的成因 人的天資，雖有高下，教育程度，雖有深淺，卻都有理智，都有感情，有理智所以對現狀時覺不滿，認為壞的要想消滅他，認為好的要想發展他，理智既有堅決的判斷，便指揮著感情，叫他燃燒起來，由燃燒而生熱力，用熱烈的力來推動一切，這叫做慾望。所以慾望是理智與感情的總和，簡直可以說是與生俱來，卻未必肯與死亡俱逝，因此留有遺憾，「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是用消極方法表示遺憾；「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是用積極方法表示遺憾；要之都是慾望不隨死亡以俱逝。

二、慾望的力量 世界任何東西，沒有比得上慾望力量的偉大，人類的一切產物，不論屬於物質的，屬於精神的，推究他所由產生的原動力，沒有別的，純是慾望。比方數千里的黃河，發源於星宿海，黃河之水，祇好泛觴，而奔流數千里，蔚為大觀。中庸所謂「其爲物不貳，則生物不測。」「今夫天

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中庸第二十六章）這裏所謂一點點的天的亮光，一把泥土，一個拳頭似的石頭，一杯的水，就是慾望；繫星辰，覆萬物，載華嶽，興寶藏，殖物財，就是形容慾望的力量。反之，如果人類沒有慾望，便沒有蓬勃的生氣，便沒有燦爛光華的人類社會，也許沒有人類！

三、古人的見解 古人對於慾望的見解，大有出入，有的主張絕慾，有的主張窒慾，有的主張節慾，各有各的理由，卻各見了慾的片面。我現在逐一加以說明與批判：

（一）絕慾說 佛家是主張絕慾的，他們以為慾是洪水猛獸，一切罪惡，都是造因於慾，於是努力實行苦行主義，吃素念經，不娶妻子。務使心如死灰，如槁木，結果是慾鬱於中，於不知不覺中，還是在發展，比方水不露地面，仍是潛伏土中，依然不絕的流著，別的不談，單談食色二種慾望罷，有什麼素雞素鴨，素火腿，念念不忘吃葷，我叫他意葷。色慾更是一言難盡，不犯意淫的究有幾人？墨子也是主張絕慾的，他是「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莊子認為「為

之大過，」「其道大覈，」「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斷爲：「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結果是「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莊子天下篇）推其流弊所至，是「必自苦以勝无肢，脛无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莊子天下篇）司馬遷對於絕慾，反對得最劇烈，他說：「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養，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史記貨殖傳）不過他說是世俗之漸民，還沒有認識完全是慾望的關係，他卻知道憑你用什麼方法，沒法違反的，甚至說：「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那是確論。

（二）窒慾說 絕慾派頗想下一狠勁，「絕其根株，弗使能植，」窒慾派則知慾之爲慾，根深柢固，無法斷絕，於是退一步想，想出一個堵塞的方法來，慾的根存而不問，但求他不冒起，不滋長，宋儒很多抱這種主張的，誰知「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左傳鄭子產論毀鄉校語）你要堵塞他偏橫決，塞於此，決於彼，隨塞隨決，未免徒勞。程頤說：「閑邪則誠自存，」陸九淵說：「學者須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朱熹說：「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又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銷鑠，」他

們異口同聲的主張窒慾，窒慾然後可以談修養，天理人欲，彼此對舉，好像「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似的，他們一生工夫，都用在窒慾上，試問慾塞了沒有？而且他們把慾看得很狹，雖曰人欲，其實是物慾，其實是物欲中的一部，未曾認清賊在那裏，一味痛勦，徒然枉費心力，豈不是個傻瓜！

(三)節慾說 儒家是主張節慾的，說什麼「貧而樂」(論語爲政貧而章)「貧而無怨」(論語憲問貧而章)「素貧賤，行乎貧賤」(中庸第十四章)說什麼「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謀道章)極力用自己騙自己的方法，以解決一切物質方面的壓迫，說得好聽些，樹立克己節欲的道德，犧牲目前的快樂，希求永遠的將來之安全，結果呢，物質慾望，一天發達一天，節慾的效力，徒然輕視現在的物質文明，忽略民衆物質生活的痛苦；同時無異默許掠奪階級不合理的，漫無限制的物質享樂行爲，因爲節慾主義者，深恐怕眼見他人的物質享樂，而發生羨慕，由羨慕而嫉妒，由嫉妒而爭執，所以同時提倡禮讓，說什麼：「君子無所爭」(論語八脩君子章)說什麼「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論語里仁能以章)說什麼「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論語泰伯泰伯章)說什麼「君子矜而不爭」(論語衛靈矜而章)安洽可謂達

於極點了。

四、慾望的種類 慾望種類很多，真是不勝枚舉，擇其重要者，分述如下：

(一)求知慾 人的求知慾，誰都有的，聖人賢人特別旺盛，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加我章）又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我非章）孔子簡直是終生好求知，有時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葉公章）墨子出遊，載書隨行，講求知慾，最具體的話，以我所知，莫過於「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中庸第二十章）慾望旺盛，所以態度堅決。普通人求知慾望，卻有時間性，用到的時候，求知慾在發動，用不到的時候，求知慾便潛伏，所謂「書到用時方知少。」因用而知少，因少而求補充，一到足用，求知慾又復潛伏了。

(二)名譽慾 俗語說「人人要面，樹樹要皮，」面是什麼？就是名譽。古人說：「烈士殉名，」又說：「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孟子盡心好名章）求名不得，有的人還要出於「沽，」出於「釣，」呢！沽之釣之而不足，還要出於「盜，」呢！爲了「盜名，」不惜欺世。名譽慾人人都很旺

盛，小孩子懂得什麼，但是說他幾句好話，也會欣然色喜的，古人說：「一字之褒，榮於華袞，」這就是名譽在那裏作祟；就是大奸大惡，也未嘗不愛名譽，平日無惡不作，「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學誠意章）爲了這一點，還可以防閑奸惡，使他不能毫無忌憚，即使不怕當世吐罵，卻怕遺臭萬年，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的是身後之惡名，名譽慾的勢力，足以左右全人類，無古今，無中外，也無智愚賢不肖，人同此心。

（二）事業慾 做校長的人，想把學校辦得發達，學生增多，學級推廣；做經理的人，想把公司辦得發達，生產量增多，銷數推廣；做政治的人，想把地方或國家辦得發達，保持治安，發展生產，解決民生問題，推廣義務教育，開採礦物，開拓交通，致國家的富強；這些是什麼呢？就是事業慾。事業有進展，精神煥發，一切樂觀；事業沒進展，精神頹喪，一切悲觀，這是什麼道理？前者得遂其事業的慾望，後者沒有展其事業慾望，事業大小，誠相差很大，而彼此所抱的慾望，卻無二致；而且無論誰都不會滿足，達到甲，則又求乙，達到乙，則又求丙，慾望隨環境而變化，不會發見至善的境地。

（四）利益慾 孔子雖罕言利，然而一部論語中，言利的地方有好幾處，說什麼「邦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論語泰伯篇信章）說什麼「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里仁富與章）說什麼「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論語述而富而章）孔子的爲人，雖不是拜金主義者，而利益慾卻不能謂不發達；而且孔子對於干祿的方法，別具心得，子張學干祿，他不但斥爲非，竟授之以干祿祕訣，「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論語爲政干祿章）司馬遷的利益慾更是熾盛，說什麼「得勢而益彰，」說什麼「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甚致說「人富而仁義附焉，」「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遺力而讓財矣，」所以他決然下斷語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在一篇貨殖傳中，關於此類的話很多，真是不一而足。原來人的利益慾，超過名譽慾，雖說是貪夫殉財，而好財的不限於貪夫，古人說：「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史記貨殖傳）真是確論！

（五）權位慾 儒家尊視權位，有了學問道德能力，應該居大位，中庸上說：「故大德必得其位，」（中庸第十七章）楊朱卻以爲「不要勢，何羨位，」（列子楊朱篇）要權位的人，楊朱叫

他道人其實權位的慾望，人所同具，不要未免矯情，你看孩子遊戲，爭做領袖，學校學生，好做級長，權位之慾，到處顯露，成年人間，或有不要權位的，不是眼見一般人的爭權慘劇，至於喪盡天理良心，出於憤激，遂至矯情，便是嘗盡了有權位的麻煩苦楚，精力不及從前，勇氣不及從前，遂廢然而返，說是不受權位，好像孩子的吃糖，吃得膩了，舍糖果如土芥。「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及伯夷、叔齊不肯做孤竹君，以我看來，不外出於上述二原因罷。而且只要權位之得來正當，權位之運用正當自己的學問能力，又够得上，儘可居之不辭。

(六〇) 生存慾 生存慾以食色二字括之，孔子說「食色性也」可見「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論語學而君子章)實屬難能，是否算是可貴，還是問題。不過食的目的在存身，過於存身，便是奢侈，色的目的在存種，超過存種，便是淫亂。孟子說：「知好色則慕少艾。」(孟子萬章舜往章)追求異性，詩經上載得很多，關雎之詩，為詩經第一首，便是談男女問題。中庸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中庸第十二章)易經更說得露骨：「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古人對於生殖傳種，十分重視。原憲不厭糟糠，顏回自甘陋巷，仲由衣敝緼袍，這是孔門中特殊的人物，一般人還是有食

慾。因爲人誰都要生存，要生存，不能無食色二慾，佛家雖然說「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卻不敢說「食卽是空，空卽是食」，食色原非罪惡，後世所以成爲罪惡，猶之水的溺人，火的灼人，決不能歸罪水火，迸斥水火。

五、慾望的批判 王船山說：「天理卽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現。」（正蒙注）

戴東原也是如此主張，以爲欲在性中，義理卽在人欲。（孟子字義疏證卷上）愛迪孫因爲對於電氣的慾望，特別熾盛，發展不已，便發見了許多天地間蘊藏的道理，而造成許多電氣用具。如果愛迪孫沒有電氣慾望，或雖有而不特別熾盛，那麼天地間蘊藏的道理，不會發見，卽發見，而必不能有如許之多。但是有許多的慾望，事實上卻有流弊，這是什麼道理呢？我以爲通與和的問題，不是慾望本身問題，慾望本身，沒有善惡可分，能通能和，便是善；不能通，不能和，便是惡；因爲人皆有慾，我的慾望發展，不與人的慾望相衝突，彼此有大道可行，古人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這是消極方面的通。消極方面的通，得到「相安無事」的結果，這叫做消極的和。我的慾望發展，足以幫助人家的慾望，使人家的慾望，容易達到，這是積極方面的通。積極方面的通，得到「羣情翕然」的結果，也是孟子

所謂「可欲之謂善」這叫做積極方面的和。通的範圍越大，和的程度越高。戴東原說：「人之生也，莫病於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孟子疏證卷上》）遂生是慾望，遂己之生，同是遂人之生，就是慾望的通與和。遂己之生，而至於戕人之生，就是慾望的不通與不和。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第一章》）《中庸》所謂中和，就是通和的異名，通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達道！

六、通和的方法 馮友蘭說：「慾是一個天然的事物，他本來無所善惡，他自是那個樣子，他之不可謂為善或惡，正如山水之不可謂為善或惡，後來因為慾之衝突而求和，所求之和，又不能盡包諸欲，於是被包之欲，便幸而名為善，而被遺落之欲，便不幸而被名為惡。」（《人生哲學中一個新人生觀》）他又說：「終有遺在和外之欲，因之善惡終不可不分。」（同上）又說：「假使我們能設法得一大和，凡人之慾，皆能包在內，即有善而無惡。」（同上）我以為要求大慾，先求大通，要求大通，祇有利導，好像大河，對於滔滔清流，竟得一條大道，使水盡數注入，自不致橫決。利導方法有二種：比方求知慾望，儘使發展，同時設法使他所得的知識，用之於有益人羣的工作，不去作奸犯科，這就是

求知慾望的通與和。名譽慾望，儘使發展，同時設法使他實做「鼓鐘於宮，聲聞於外，」不要「沽名釣譽，」不要「欺世盜名，」不要「聲聞過情，」這就是名譽慾望的通與和。事業慾望，儘使發展，同時設法使他切實爲人羣服務，處處顧到人羣，不要「竭天下以奉一人，」這就是事業慾望的通與和。權位慾望，儘使發展，同時設法使他「才德稱位，」「自任以天下之重，」不要「巧取豪奪，」不要「尸位素餐，」不要「弄權便私，」這就是權位慾望的通與和。利益慾望，儘使發展，同時設法使他能聚能散，實行范蠡的「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實行外人在年老時，或身後，散其家財，創辦福利人羣的事業，實行「不有其物，」不要全數傳給子孫，這就是利益慾望的通與和。以上諸種慾望，可用積極的利導法，以求通和。至於食色二大事，可用消極的利導法，就是所謂昇華，張東蓀所謂化慾，（人生觀ABC）本來洩之於食色的，設法移之他處，仍使儘量發展，起初或提不起興味，念念於原來慾望的不克伸，只要設法鼓舞其精神，得到此種的真味，便毫無勉強，行所無事了。古人所謂：「謀道不謀食，」（論語衛靈謀道章）就是致力於道，便忘了食，孔子以爲：「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士志章）這就是化慾未臻成功的現象。

第五章 命運說

一、命運的威力 世界上足以支配人類的最大權威，莫過於命運。大家認為人之升沈榮辱得喪，以及天壽，甚至世界的一治一亂，都是由命運主宰著，誰都不能逃去命運的手掌。最奇怪的，個人的動靜，也往往聽命於命運，命運所許，纔敢有所動作，命運不許，只好「居易以俟命」，「行險以徼倖」的，大家叫他小人。孔子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公伯章》）又說：「亡之，命矣夫！」（《論語雍也伯牛章》）孟子說：「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萬章癘疽章》）又說：「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盡心求則章》）孟子並把人的口體的享用，或豐或嗇，都歸之命，說什麼「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孟子盡心口之章》）因此大家都急於求知命，而命運之為物，偏不易捉摸，不易捉摸，而求之益急，甚至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不知章》）知命當作君子的基本條件，

其求知之殷切，不待多言了。而且講到命運，多數連及天的，這是因為懼於命運威力的巨大，進而求其誰在支配人的命運，結果只好歸之不可捉摸的天。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爲政吾十章）天既支配人的命運，足見天的權力，是絕對的，「違天不祥，」「逆天者亡，」不違不逆，自然出於順天，順之不已，自然進而爲畏天，說什麼「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論語季氏三畏章）把畏天命放在第一位，他畏懼的程度，可想而知。古人不但自己畏天，還拚命教大家畏天，說什麼「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論語季氏三畏章）列子力命篇「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扎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認爲這都是命運關係。所以莊子也主張「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但是命運是什麼？古人多數莫名其妙，孟子說：「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萬章人有章）如此解釋等於不釋。總之，大家懾服於命運，不敢再去研究，只好聽天由命，做到那裏是那裏，到了後世，變本加厲，別的不說，民國成立以來，一切政客的活動，軍人的跋扈，背後被命運所支配，術士說你命運亨通，你便興高彩烈，不惜興風作浪，命運

的威力，至今日而益形可怕，在職業人生觀上，大可加以研究。

二、命運的區別 古人單言命，不及運，有時統言命運而不分，術士的所謂命，單指呱呱墮地的年月日時，各繫以天干地支，而論其相生相剋，由此以定命，由此以推運，命是一定不易的，運是十年一轉變的，術士的命運說，雖然支配了人心，我卻無從評其是非。我的命運觀，別有會心，命雖定而也可以設法轉變，運雖轉變，但沒有一定的時期，現在分述如下：

(一) 什麼是我之所謂命 命的好壞，不是別的，不過人生道上是否順利？是否繼續增高？換句話說，人生的前途，是暗淡，是光明，還是平平？命的界說既定，那可以研究什麼叫命了。如果把命分做十成，五分在天，五分在人，在天的五分，不是別的，就是天賦。天賦的智慧，天賦的才能，智慧過人，才能過人，他是得天獨厚，優生學家歸之遺傳，純是父母及祖宗的關係；我從哲學上立論，姑歸之於天。所謂天是先天的天，不是蒼蒼在上之天。在人的五分，不是別的，就是教育，教育之所得，是學問，是技能，是品性，是經驗，所謂教育，有得之學校，有得之自修，也有得之社會，古來成功大事業的人，當然個個命好，命不好如何成大事業？換句話說，他的智慧好，才能好，學問好，技能好，品性好，

經驗好，把智慧、才能、學問、技能、品性、經驗，合成一件東西，便叫做命好。如此說來，命不是神祕的，是平常的；不是玄之又玄的，是很實在的；不需請術士來推算，自己可以估量的。

(二)什麼是我之所謂運 運的好壞，不是別的，不過說我的命雖平常，如果遇到運好，也可以做到人生道上十分順利，居然繼長增高，俗語說「一人得道，雞犬飛昇」，雞犬逢着得道的主人，便得飛昇，這是意外的運好；「爛羊頭，關內侯，貂不足，狗尾續」，爛羊頭，沒有什麼了不起，遇到運好，居然關內侯了；狗尾沒有什麼了不起，遇到貂不足，便用以續貂了；同是一只猛虎，居山谷，則一嘯而百獸震驚，一落平陽地，便被村犬欺；同是一條龍，潛龍當然弗用，飛龍利見大人，亢龍卻又要悔了，這都是運的問題。運不好，憑你命如何好，還是「懷才不遇，能不得展」，運是風雲際會，什麼叫風雲際會說穿了，也無足奇，就是大家都掛在口上的機會，從前人不叫他機會，叫他時勢，孟子說：「天下歸殷也，久矣，久則難變也。」（孟子公孫丑公孫章）這是文王的運不好；又說：「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孟子公孫丑公孫章）這是好命者之好機會；「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孟子公孫丑公孫章）智

慧鑿基，就是命，時勢就是運，時來運來，推都推不開，命好運好，功必倍之，孔孟的不得行其道，是運不好，屈賈的抑鬱以終，是運不好，俗語也說，人強運不強，運真是左右人的東西！

三、命的改造 王充以為世界上的一切，都有一定的氣，形即應此一定的氣而成，命由此而定，命由形生，形由氣成，人的死生富貴天壽，都與命相關，也就是都與氣有關，因此推論到骨相，從骨相可以知命，（李石岑人生哲學三四四頁）照王充的意思，似乎命又涉於神妙，我以為他所講的骨相，所講的命，不出乎我上文所舉的品性。佛家有修心補相的說法，常人以為這是佛力的偉大，我以為從心理來改造生理，不是不可能的事，更不是神祕的事。大學所謂「心廣體胖」，心廣是修的結果，體胖又是心廣的結果，王充的所謂骨相，未嘗不是修養品性的問題。品性是否足以包括命的全部，存而不論；而命可以改造，卻得到一個有力的證明了。荀子說：「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改造命的可能，更是說得肯定。命如不可改革，如何說制？如何說用呢？我以為要談改命，先談用命，第一我先把我的命，用的得當，用的充分，孟子說：「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孟子盡心莫非章）這就是說用命不得其當，將來不會有好結果。什麼是巖牆？是亂臣賊子，從亂臣賊子求富貴，便是立

於巖牆之下，凶終可以前知了。「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論語陽貨公山章）公山弗擾是巖牆，孔子去依他，便是立巖牆之下，所以子路十分反對他。孟子說：「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盡心莫非章）所謂盡其道，就是充分用命。命爲我用，我不爲命用，孟子的意思是不肯俯首帖耳，悉聽命去支配我，而我要起來支配命了。支配命的最徹底的辦法，只有改造我的命。如何改造？事很容易，只要有恆。「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改造命當然沒有速成，所謂改造，就是因爲得於先天者不厚，改造的原則，至少是「學而知之。」也許要「困而知之。」好在乎「及其成功一也。」困就是「勉強而行之。」不是「利而行之。」什麼是勉強？勉強何以會困？先天不厚，只好「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一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其困可知。但是你能「鍥而不舍」，那麼「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了。趕快把學問技能品性經驗，補得十分充實，補得十分適用，無論如何，不使落伍，不使陳舊，天賦雖差，命亦猶人了。孔子說：「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不是下愚，都可用人力來發展，發展的結果，就是改造。如此說來，怨命的人，不得謂之知命；安命的人，也不得謂之知命；能造命的人，纔是真知命者。比方職業界青年，卽日起，抱着一從前種

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的決心，努力於造命工作，十年之後，不難「異軍奮頭突起」！
 最怕安於命而不動，怨我命而不動，那麼一生支配於已成的命，的確是「實命不猶」了！

四、運的獲得 運這樣東西，最是飄忽無定，有時嚙尾而至，來了一個又一個，有時「靜焉寂焉」，在若干時中，竟沒有一些好運。說他一時不會來罷，他偏突然而至；說他快要來罷，他偏忽地裏隱了下去；所以運未至，要耐性去守，卻不好等。守是全神貫注，等是待其自然撞著，古人所謂「待時而動」，待字實含有守字意思。運既飄忽，過如疾風，運的將至，一定有些先兆，兆既微露，便該提起十足精神，待其將至未至，就要迎頭趕上去，用力捉牢，絲毫不能大意，不能猶豫，一大意，一猶豫，運便過去了，再想追他，也無濟於事了。「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月暈礎潤，是風雨的先兆，古人叫他幾，「知幾其神乎！」不知幾，決不會捉牢好運。不過守運，不如導運，守運惟求自然發生的運，導運是促成所生的運，不用人力，也許一時不會實現，設法利導，往往「勃然興之矣！」導運先要觀察環境的內蘊，發見了可生的運，然後從各方面着手，促其成熟，你促成的運，當然屬於你的。利導可生的運，做得徹底些，就是自行創造，就是英雄造時勢，能造時勢，纔算是真英雄。造時勢，先要尋隙，積極的隙最好，消極的隙

也好，無隙可乘，便是有力無用處。世人常歎英雄無用武之地，所謂地就是隙。「乘間抵隙」四字，是促成可生運的祕訣。以天下之大，誰說是毫無間隙？只可惜你不會好好去搜尋，沒有尋到罷了。所以尋不到間隙，不要灰心，還是要繼續不斷的去搜索，努力不已，當有尋到的一日。只要你不斷的搜索，希望不會斷絕，中止搜索，那纔絕了你的希望。孔子的栖栖遑遑，席不暇暖，他爲些什麼爲搜尋間隙。他說：「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論語陽貨公山章）搜尋間隙，開拓自己好運的雄心，躍然現於辭色。「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論語陽貨楚狂章）意思是叫孔子死了開拓好運的心罷。孔子卻不爲所動，依然我行我素，職業界青年要具孔子的堅決精神，努力於創造，終有獲得好運的一日。

我是反對宿命論，反對頹廢主義，我是主張造命造運的。詩經上說：「君子自求多福，」一切求其在我，生命有一日，保存一天朝氣，我深信「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老子道德經）

第六章 悲觀說

一、悲觀的哲學 哲學家悲觀說，最重要的，有二點：

(一)世界是苦惱的 人的苦痛，與生俱來，一生所經，苦痛多而快樂少，多數的苦痛，又往往超過我所預料，快樂則每爲不及，快樂祇在一時，苦痛則爲永久。比方一個乞丐，整天吃苦，有時在睡夢中做皇帝，一時聲勢壯盛，快樂無比，一覺醒來，仍是苦痛，人生苦痛是真實的，快樂反是虛僞的，所以雖說人生只有苦痛，沒有快樂，也不爲過。推其原因，由於人的希望特別巨大，時時涉想將來，而忽略了現在，現在的境遇，不知享受，一到了將來，偏偏不及幻想的美滿，雖有快樂，仍感痛苦，而且人的思想，縱橫變化，一如野馬，誰都不能加以羈絆，快樂當前，忽思及以往的苦痛，彼此相抵，不見快樂，只有苦痛；苦痛既迭來無已，便覺世界是苦惱的、可厭的，而悲觀之念，油然而生。我則以爲人苟如其他動物一樣，已往卽認爲陳跡，不知回想，將來也認爲無有，不知預期，只知對於當

前的境遇，儘量享受，雖一剎那的快樂，也不肯輕於放過，一剎那的前，一剎那的後，都不措意，自然不會悲觀了。其尤要的，肉體的快樂，與精神的快樂，務求聯合一致，彼此不要分離，那麼所得快樂，自然覺得美滿了；如果彼此分離，勢必彼此相減，快樂的分量，自然減少，有時竟成爲負數，世界便覺得苦惱了。

(二)人生是虛僞的 人生上壽不過百年，百年光陰，在整個的地球以往的壽命看來，原不過一剎那間，剎那的人生，有什麼價值？而且這剎那光陰，又復不住的推移，此推移的所經過，十之九強是苦痛，人生的虛僞，已可概見，而且僅有的極少數的快樂，沒法使他稍住，無異在夢幻中過快樂，在清醒中嘗苦痛，如此說來，人生簡直是受罪，受罪的生活，豈我之所欲？所以生是無意義的，無意義的人生，不是虛僞的人生麼？即使營營一生，積些快樂，隨積隨散，百年既過，仍是兩手空空，絲毫不能估爲己有，那麼這百年的生命，豈非是多事？不如無生，免得苦痛，不如速死，免得多嘗苦痛。古人所以說：「生寄也，死歸也。」俗語說：「樹高千丈，葉落歸根，」葉既須歸根，又何必生於千丈的樹枝，反而多此葉落的一舉？我則以爲葉生於根，不成爲葉，不成爲葉，便是無葉，無葉的樹，還

成爲樹麼？人既不生，不成爲人，沒有人，還有什麼人生觀麼？人之所以爲人，全在此刹那的生命，其意義，其價值，至爲巨大，如何說他是虛僞的呢？

二、青年的悲觀 現在的青年，頗多悲觀的，他們的所以悲觀，不是上述二點所能包括，細爲分析，別有幾端，分述如下：

(一)生活的壓迫 物質文明，一天進步一天，人的私生活，逐漸離開自然的，而趨近人工的，因爲想離開自然的，所以厭棄鄉村生活，因爲趨近人工的，所以羨慕都市生活，大家趨近都市，所以都市的人口激增，大家厭棄鄉村，所以鄉村的事業衰落，鄉村事業越衰落，大家更覺得鄉村生活，不如鷄肋，棄之不足惜；而都市呢，卻以鄉市衰落，受到巨大打擊，事業不但不能發展，維持現狀，都覺困難，而人卻如潮湧的來，於是生活便成爲嚴重問題。同時都市生活，其程度以人口激增，而益見提高，因此生活上更感到極大的壓迫，雖用全力掙扎，結果仍是藐小，或竟一無所獲，前途渺渺，後顧茫茫，「天下雖大，竟無我之立足地，」想到這裏，那得不悲觀呢！

(二)物質的羨慕 都市生活，物質文明，十倍於鄉村，代步有汽車，住宅有洋房，食物有中西

名菜，娛樂有各種場所，衣服更是爭奇鬪勝，層出不窮，「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也。」（孟子告子富歲章）事實上眼看他人的物質享樂，而自己無力達到，越是不能得到，越是羨慕，羨慕而不得，心緒便轉爲惡劣，而希望斷絕，希望斷絕，而生氣盡，活力竭，生氣沒有了，活力沒有了，教他還有什麼路好走呢？擺在面前的，只有一條黑漆的悲觀路罷了！

（三）環境的黑暗 專制時代，很多人靠他的勞力，而升遷他的地位，增進他的富力，就整個社會論，誠然是畸形的，不均勻的，但是特殊階級的人，總算用過一番苦功；現在呢，你要做特殊階級，不必勞心勞力，只要講究鑽營，鑽營有術，奔走有方，不難平地升天，什麼學問，什麼道德，根本是不需要的！梁啓超所謂：「不知兵而任兵，不知農而任農，不知法而任理，不知教育而任教育；不寧惟是，一人之身，今日治兵，明日司農，又明日司理，司教育；不寧惟是，一人之身，同時治兵，同時司農，司理，司教育，在其人曾不聞以不勝爲患，而舉國亦視爲固然，共以此爲不學而能者也！」又說：「地位之所以進，不恃學，不恃能，不恃忠職守法，而別有所恃，則鑽營奔走之由生也！」梁氏僥倖與秩序一文）由鑽營而生妒忌，由妒忌而生傾軋，由傾軋而生屠戮，環境如此黑暗，自好之士，反不能

自存於社會，於是乎頹然自放，教他還有什麼路好走擺在面前的，只有一條黑漆的悲觀路罷了！

(四)理想的幻滅 青年在學生時代，所懷抱的理想，多少遠大，所想像的工作，多少有意義，所推測的社會，多少光明，誰知踏進了社會，便覺得事實與理想不符，起初還以為內容未悉，「管中窺豹」，不過一斑，歷時稍久，越發覺得自己的工作，完全是單調的、機械的工作，自己的學問，用得很少，自己的才幹，用得很少，自己的懷抱，根本無從實現，這種感覺，已使青年心理上激起重大的變化；而又加之以社會的一切，都罩著面幕，爾詐我虞，已成家常便飯，從前一切理想，簡直是黃梁之夢，從前認社會是鮮花，是仙子，今日纔知是荆棘，是嫫母；從前我替他們極力捧場，原來是空歡喜一場，滿腔熱望，澆著一桶冷水，那不心灰意懶，走上了悲觀之路呢！

(五)思想的激進 世界思潮，一日千里，思潮的前進速率，比社會的前進速率，不知要大若干倍，思潮如神駒，社會如笨牛，思潮如猴子，社會如蝸牛，思潮進千百步，社會纔進一、二步，彼此不能沒有很遠的距離，在不大接觸新思潮的中年以上的人，倒也行無所事，天天生活在社會裏，並不覺得社會的進步慢，青年則不然，他一面在進步很慢的社會裏生活，一面接受新思潮，自己的

思想，與自己的環境，距離很遠，心理上當然激起一陣難過，用嶄新的思想，觀察現實的社會，到處都是矛盾，到處都是缺點，這些矛盾與缺點，自己的力量，無法使他消滅，當然萬分難過，自己去遷就社會罷，又爲良心所不許，思潮又無法叫他暫時停止前進，自己又不肯舍棄思潮，抗爭不能，妥洽又不能，究竟保持自覺的我呢，還是順應社會？究竟主我呢，還是喪我？立在十字街頭，退也不對，進也不對，詛咒那社會，詛咒不生效力，於是漸漸的傷心自己勢力的孤單，結果是陷入悲觀了！

我把上述五種原因，再去搜求出原因之原因來，那完全是身體不健強，經不起挫折，意志太脆弱，經不起挫折，如果身體健強，意志堅強，雖經挫折，不會退縮，自然能够「視不勝猶勝也」，自然能够「能無懼而已矣」，自然能够「雖千萬人我往矣」，所以要救悲觀，只有從修養入手，舍此別無良法！

三、悲觀的結果 青年是國家社會的元素，萬不可悲觀，青年而悲觀，國家社會還有什麼希望？還有誰去發榮光大？中年人、老年人悲觀，影響於國家社會者尚有限，青年一悲觀，實足以陷國家社會於萬劫不復之地，因爲悲觀之結果，不止於悲觀，勢必出於下述二途：

(一)消沈 一切事業的推進與成功，雖有學問、能力、才幹、經驗等種種，而最大的發動力，不是別的是朝氣。朝氣就是振奮之氣，孫子說：「朝氣銳，」惟其銳，故能進。大家有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氣，纔能策動學問、能力、才幹、經驗，發揮他雄偉的力量，產生美滿的結果；如果志氣消沈，雖有學問，雖有能力，雖有才幹，雖有經驗，不會發動，那有什麼力量？學問、能力、才幹、經驗，是製造事業的機器，而志氣是火力，是電力，青年志氣一消沈，所謂青年，不過軀殼，精神早已衰老了。古人說：「後生可畏，」後生的所以可畏，不是學問，不是能力，不是才幹，更不是經驗，而是朝氣，朝氣既盡，後生只有可憐，那有什麼可畏！

(二)憤激 由悲觀而心中憤懣不平。中有所積，外有所現，憤懣的現於外者，是仇恨。對人對事對社會對國家，都抱著敵對態度，抱敵對態度，猶以為未足，進而攻擊，對任何事下攻擊，對任何人下攻擊，肆意破壞，肆意謗誹，以為快於我心，胸襟狹窄，思想偏頗，舉動怪僻，好端端葬送了一個有為的青年，在青年名之曰自絕於人羣，在人羣也少了一個幫手，雙方都是損失的。尤其甚者口舌破壞之，猶以為未足，進而作行動上的破壞，態度似轉為平靜，骨子裏變為狠辣，不顧一切，極力破

壞，簡直使人羣防不勝防，這個青年的結果，是凶是吉，可以不論，人羣卻受害不淺！

第一種悲觀結果，是中毒而麻醉，第二種悲觀結果，是中毒而發狂，大致性情溫柔的青年，得第一種結果，性情剛強的青年，得第二種結果，如此說來，悲觀主義，是殺人的毒藥，在青年本身，該如何預防呢！

四、悲觀的救濟 救濟悲觀，除了上文所述外，還有三點，值得一述：

(一) 性急的矯正 天下事本不是片面的、平面的，而是立體的、多方面的；天下事本不是徑直的，而是曲折的；有壞的所在，也有好的所在；有失望的所在，也有希望的所在；有黑暗的所在，也有光明的所在；你要平心靜氣，細細觀察，細細研究，怎好得其片段，便斷其全體！急思糾正，反惹阻力，急事慢行，大事慢做，做一點，算一點，做一寸，算一寸，尋丈之木，日鋸一寸，起初雖似無損，久之自達目的，你看水多少軟，石多少硬，水滴石上，一滴二滴，乃至無數量滴，積無量數小勢力，滴穿了頑石，水是你的教師啊！

(二) 憎惡的消滅 天下事沒有十全十美，也沒有十惡十壞，詩經說：「採葑採菲，無以下體。」

你能節取，必有所獲，有所獲，纔覺可愛，覺可愛，纔不失望，不失望，纔不憎惡。憎惡生於失望，失望生於不見可愛，不見可愛，由於無所獲，無所獲由於不知節取。俗語說，沙裏淘金，青年對社會，也該存沙裏淘金的心理，只見金可愛，不覺沙可惡，進一步，也許會只見金，不見沙，「攬金者只見金而不見人，」只要你壹誠，自然達到此境地，能達此境地，憎惡之心，根本消滅了。

(三) 憤怒的抑制 人有血氣，即有情感，有情感，即有憤怒，所以憤怒，是人之常情，可是憤怒一生，心理便大起變化，大學所謂：「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大學修身章)可見憤怒是足以憤事的。古人的指約，是玉做的，俗名戒子。戒什麼？戒憤怒，憤怒往往要拍桌，要拍桌，想及足以碎玉戒子，便收回成命了。憤怒也烟消雲散了，這是古人的笨法子。我以為最好玉戒子，帶在心上，或者不容易辦到，先改爲座右銘，也是好的。進德功夫，在乎實做，在乎時時刻刻去做，一些放鬆不得的。

第七章 樂觀說

一、樂觀的哲學 樂觀的哲學有兩種出發點，第一種人，他們也許特別聰明，看穿了世上的一切，看穿人生的價值，便頹廢自甘，只想「今朝有酒今朝醉，什麼東西都不管了」；第二種人，他們覺得自然為最可愛，人為的東西，都有點違反自然，一派矯揉造作，看不慣，更過不慣，於是想法逃於繩墨禮法之外。現在逐一述來：

(一) 頹廢派

甲、人生無常 人生是什麼？李白說：「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春日宴桃李園序）因為人的一生活，上壽不過百年，而此百年光陰中，有一大部分，更算不得人生。楊朱說：「孩提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弻，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

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列子楊朱篇）他用減法，一再減去認爲算不得人生的年歲，當然所剩很有限；而此有限的光陰，又有許多算不得人生，那麼人生的時間，直與蜉蝣相類了。

乙、死與物化 人死後還剩些什麼，與萬物有什麼分別？楊朱說：「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列子楊朱篇）他單知臭皮囊是人生，誰知人在臭皮囊以外，還有比臭皮囊高貴千萬倍的精神之我。臭皮囊之我，誠與萬物相與俱化，分不出是我是物，而精神之我，卓特與萬物異，未嘗隨臭皮囊而俱化爲朽壤，他有了精神之我，偏自己認不得自己，寧非奇談！

丙、充分享樂 他們的享樂方法很多，李白說：「古人秉燭夜遊，」（春日宴桃李園序）夷吾說：「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嗅，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列子楊朱篇）他提出「恣所欲」做享樂方法，因爲他以爲「不得聽」叫「闕聽」，「不得視」叫「闕明」，「不得嗅」叫「闕顛」，「不得言」叫「闕智」，「不得從」叫

「關適」、「不得行」叫「關往」，「關原與恣相對待，求恣當然反對關，所以稱之爲「廢虐之主」，排除「廢虐之主」實行其恣，纔是養。」（列子楊朱篇）他不認識精神之我，所以拚命求肉體快樂，拚命求肉體的快樂，便是墮落的行爲，便是肉體主義，流弊所至，無異洪水猛獸！

丁、輕視名譽 恣肉體的快樂，當然遭到輿論的非議，如果怕清議，便受他力的約束，受他力的約束，其勢不能恣其所慾，所以又倡非名，做恣所欲的保障，做恣所欲的武器。楊朱說：「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勸……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列子楊朱篇）但是普通人雖有不要美名的，決沒有不怕惡名的，美名如美錦，是身之文，沒有文，還成其爲人，惡名呢，簡直是「嚴於斧鉞」，大家都怕的。所以楊朱又講到利害比較，叫大家放膽去恣所欲，「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此天人之窮毒者也。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蹙蹙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周公……誅兄放弟，僅免其身，蹙蹙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蹙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遑者也……

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列子楊朱篇）把舜、禹、周公、孔子與桀、紂相比較，而斷之以「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於終，同歸於死矣；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於終，亦同歸於死矣。」這種議論，把肉體做出發點，適成其爲歪曲！

（二）放達派

甲、反拘束 他們以爲人不該受法的拘束，受禮的拘束，應該任乎自然，遊乎自然。阮籍說：「世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少稱鄉黨，長聞鄰國。」（大人先生傳）目的不過是「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大人先生傳）富貴夢的人生，當然沒有多大價值。阮籍評判這些富貴夢的人，簡直分文不值，他說：「獨不見羣蝨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禪而不能出也。」（大人先生傳）不過放乎自然，不以樂自然爲止，應該要研究自然，控制自然，纔

有所獲。放達派不過做了自然的孩子，還沒有資格做自然的主人，只被自然包容，而不能策道自然，算不得創造的人生！

乙、烏託邦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是一篇哲學小說，桃花源是他的烏託邦，烏託邦的外景，是：「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淵明愛菊，這裏偏說桃花，便可知他雅不忘情於社會。烏託邦的內景，是：「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更足以證明他雅不忘情於社會。否則何以不說些琪花仙草，描寫仙境呢？烏託邦的社會，是：「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更可見烏託邦的社會，是平凡的社會，所不同的，是：「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彼此交往，一些沒有機心，所以對於武陵漁夫，「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這完全是理想世界。明知理想世界不會成事實，所以他在歸去來辭中，說明理想世界，即在現實世界之中，只要你心不為形役，只要你不求富貴，不求成仙，覺悟以往的不是，知道：「寓形宇內復幾時，」自然能够「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椅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自然能够「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

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在歸去來辭中所寫人物生活交往環境，大半與桃花源相似，便足證明他的烏託邦，實在現實世界之中，不過陶淵明雖然有了具體辦法，還是退讓主義，「彼此相忘於江湖之上，」算是人生極則。

二、青年的樂觀 過都市生活的青年，很多自命樂觀派，細細分析，所謂樂觀，頗有異同。第一種，是放任派，第二種，是自滿派，第三種，是墮落派。放任派還有些思想做背景，自滿派、墮落派，都是無思想，無腦筋的蠢東西，根本要不得的。

(一) 放任派

甲、一切有必然因果 他們以為世界上的一切，逃不了因果關係，因與果是必然的，決不是或然的。俗語說：「船到橋門自匯直，」這是一些不錯的。所以事之未至，用不到乾著急，乾著急也不能促事早至的。比方社會罷，黃金時代，誰招之來而自來？不景氣時代，誰招之來而自來？國運也是如此，盛極必衰，衰極還盛，隆替相循，循環無端，誰說今後的一切，由環狀而變為狀呢！他們因此主張靜待轉機，希望不會斷絕，於是主張逍遙自然，快樂過去。實則要收果，先種因，

種好因，收好果，種壞因，收壞果，不先種因，決不會有果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必然，大家知道，種因者誰？不是天，不是神，而是人，不是別人，而是自己。天不會替我種因，神不會替我種因，人更不肯替我種因，我不種因，只迷信著一切有必然的因果，天下那會有如此便宜事呢！

乙、人類不會有沒日 他們以為世界上有人類，不知幾千萬年，壞的人類，早已受天然淘汰，現在存着的人類，比較都是優秀的，打開一部歷史來看，那一個民族，不是在永久不斷的進步？比方走路，越走越距離越大，也是同光明之點越近，所以人類總是向著光明之路走去，絕對不會開倒車的。就是開倒車，也要幾千萬年，纔回到老的地方來，做那原始人。而且所謂優秀民族，決不會突然而起，好像飛將軍從天而降的，而且中國有人口四萬萬，或竟不止四萬萬，「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中國民族有四萬萬多隻腳，那裏會僵呢？試看歷史上，儘多夷狄侵入，不久仍能光復故土，不失舊物，何必「杞人憂天」呢！他們不知道世界是一個賽跑場，不努力就要落後，人家即使不來滅亡你，你也要自取滅亡，而況人家決不肯放鬆你的人口多，有什麼用處？多數人被少數人統制，少數人做主人，多數人做奴隸，實例正多着呢！四萬萬多的人口，數目誠不

算小，大家努力起來，其勢確不可侮，大家不努力，等於無人，民族的興替，講力而不講數，數大而無力，天天受人宰割，終有滅絕之日，讀過歷史的，總知道項羽每次坑降卒數十萬，請問四萬萬多人口，拿數十萬來除，商數未必巨大，誰說不會滅絕！而況今後的殺人方法，非常巧妙，非常毒辣，滅絕我民族，更極容易，人類不會有沒日，簡直是夢話！

(二)自滿派 這種青年大概是職業地位比較穩定，生活比較優裕，比方銀錢業的青年，就是一個例子，他們不犯大過，不會鬧失業的恐慌，他們生活的舒適，大有少爺氣派，因此覺得目前的境遇，已經十分滿意，任何方面，不再想進步，無之當然要以爲用，用所以求有，既經有了，當然要以爲利，利就是享用。「無之以爲用，有之以爲利」(老子道德經)這原是老子的兩句話，經自滿派青年一運用，便生新義了。他們不知金飯碗，有時會打碎，黃金時代，也許要過去，如果你一切自滿，不肯努力，這種青年的神經麻木，打嗎啡針也沒用，小小的刺激，那會覺得！而且在事實上又有誰去刺激他們呢？我並不是故意挖苦他們，而借此「不入耳之言」來，驚醒他們！

(三)墮落派 這種青年，手頭有了幾個錢，實行物質的低級享樂主義，所謂物質的低級享

樂主義，純粹是肉慾主義，這種青年，人的意味很少，人的靈性消亡，反而自命爲公子哥兒小姐奶奶，說句激烈的話，他們是一羣奢侈的特殊動物。他們的生活，不出下列二點：

甲、溺於紛華 他們閒著無事，想出些紛華來，於是一般商人，推波助瀾，紛華遂一日千里，於是更引起他們對於紛華的興味，一方面儘量享用，一方面時感不足，於是一般商人，苦心焦思，再想出方法來，本國沒有的，轉運外國貨，只要能力上辦得到，總想法羅致，供給他們享用。他們所有的精神時光，一半消耗在衣着、住所、娛樂上，他們有的是錢，有錢買快樂，誰都不好說他們不對，他們是吃鈔票的動物，如果問他們對人的責任，對社會對國家的責任，他們根本莫名其妙，同時竟會笑你是傻子，人的責任，就是享樂，就是自己享樂！

乙、沒於聲色 聲色的內容，我不便分析，逐一分析，我這部書，不是變爲聲色指南，或是黑幕大觀嗎？我所要說的有二點：富商巨賈，大人先生，最好少做點榜樣，給青年看，你們如此盡力的做青年聲色指導，造孽未免太重，「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你們就是聲色的作俑者，這是一點。做商業當然要賺錢，服務社會，原是一個幌子，可是賺錢至少不要害人，想出各式各樣的

聲色，達到賺錢目的，這不是想賺錢，簡直是吃人。如果聲色減少，同時政府用政治力量來，加以防止，至少有一部分青年，不致沒於聲色！

第八章 奮鬪說

一、奮鬪的故事 列子上有一篇故事：叫做愚公移山，「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士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列子、湯問篇）天下無難事，能奮鬪的，

必有成功，愚公原是智公，智叟纔是愚叟，然而愚者偏自以為智，一般庸俗人或亦以為智，智者人笑其愚，連妻子都以為愚，「難與圖始，可與樂成，」古今一轍！

二、生活的奮鬥 一般人的奮鬥，目的在解決生活，解決個人的生活，是第一步，無論衣食住及一切生活所需，不靠父兄，不藉遺產，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來供給，自己能生活，便算達到奮鬥的目的，這種人比那依賴他人以為生的，高明些，但論其價值，原不過是一個自了漢，自了漢有什麼了不得呢！

於是許多人，解決個人生活以後，還要替一家人代為解決生活問題，因而作進一步的奮鬥，由自養進而養人，當然比自了漢高明得多了，可是他養人的範圍，很是狹小，能够做到這一步，論其價值，原不過是一個克家令子，克家令子，在人的意義，並不見得重要。單顧家，根本不能算已盡人責。家以外，還有更重要的社會，家是小體，社會纔是大體，「養其小體為小人，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臂，」（孟子告子人之章）怎好算是善養？生活奮鬥的不足貴，原因蓋在乎此。而且以生活為奮鬥目的，那麼一朝生活解決，便無所用其奮鬥，其奮鬥之為暫時的，不言而喻。人固不

能無生，要生固不能不依賴物質，但以物質生活，做奮鬥的惟一目的，人的價值，實太藐小。如此便認已盡人責，無怪孟子要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人之章）我們要把這個幾希，極力擴大，古人叫做推，「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孟子梁惠王齊宣章）推到那裏？我以為要推到社會，我要爲社會而奮鬥，推到那裏？我以為要推到生活以外，在物質生活以外，得到更重要的目的來，然後方算是人的奮鬥，然後方算有價值的奮鬥！

三、奮鬥的生活 奮鬥有窮期麼？沒有。如何說是沒有窮期？列子天瑞篇：「子貢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墟，學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人的生活，是奮鬥生活，生活一日，奮鬥一日，生活一分一秒，奮鬥一分一秒，直奮鬥到一息不來，纔是息時，直奮鬥到身入墳墓，纔是息所。中庸所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中庸第二十六章）能博厚，能高明，纔可以與天地參，纔能做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第二十五章）所以我們整個的生活，只有奮鬥二大字，奮鬥既佔了生活的全部，我們要出之於至誠。列子黃帝篇所謂：「惟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

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誠於奮鬥，便是奮鬥生活，奮鬥生活的所獲，比生活奮鬥的所獲，大小懸殊，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我嘗說，奮鬥有真有假，生活奮鬥，便是假奮鬥，奮鬥生活，纔是真奮鬥，假奮鬥的副產品，是精神時感苦痛，真奮鬥則安之若素，不會有副作用的。

四、對什麼奮鬥 天地間有二個世界，一個是天然世界，一個是人為世界，最初的人類，人類是自然世界的奴隸，一切思想行動，悉受天然世界所支配，人類對於天然世界，但覺其無上的威力，不敢研究他，只有畏懼他。後來人類知識漸開，纔有人為世界產生，可是人為世界的力量很薄弱，還不能與天然世界處對立地位，不過發見了與天然世界分立的現象。後來人為世界，漸次擴大，形成與天然世界對立的情形，既然彼此對立，當然取奮鬥的態度，愚公移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種奮鬥，在滿足目前的需要，支支節節以為之，沒有整個的系統，力量當然不甚巨大。而且他的奮鬥，不過想法擺脫天然世界的拘束，掃除當前的困難，這種奮鬥，可以說是人類對於天然世界的解放運動，用人類的力量來，戰勝天然，再進一步，便想恢復或發揚人類在世界中所有主權與權力，努力於擴張人類自身對於宇宙的控制與管理，一躍而為天然世界的主人翁，人為世界，可以主宰一切，指揮一

切，而天然世界，完全屈服，而且供我驅策，於是創造新的人爲世界，所有天然世界的醜與惡，都變爲好與美，纔算達到最高程度。如果人的奮鬥，拋棄了天然世界，反去找他人做對象，專想擴張我的勢力於一地方一社會，甚或一團體，那奮鬥變而爲爭奪，甚或殺人的貪鄙與蠻的行爲，還有什麼價值可言！所以我們要奮鬥，先要確定目標，目標不定，固不可以言奮鬥，目標認錯，更易生流弊。但是現在一般人所謂奮鬥，是什麼目標呢？奮鬥而打破困難，只好算成功幾分之一，必定盡量控制天然世界，管理天然世界。打算盡奮鬥的能事，較次的奮鬥對象，是事業，再縮小些，是職務，事業之中，固有許多困難，亟待打破，更有許多新蘊藏，亟待開發。「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亦愈奇，」「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道，而人之所罕至焉，」（王安石遊褒禪山記）職務之中，天地雖小，深度無窮，困難既多，奇境亦富，一生精力，盡爲事業，盡爲職務而奮鬥，也不會有達到歸著點的一天。因爲途的盡端，是無窮遠的，我們的奮鬥，是無窮期的。總括說來，奮鬥的目標，第一是征服自然，擴大人爲世界，第二是改進人爲世界，減少人與人關係上之困難，使他格外充實，前者是擴大，後者是深入，結果是異途同歸，使天地間成立一個堅強雄厚的人爲世界！

五、力量的估量 我們要奮鬥，似乎先要估量估量自己的力量，「不度德，不量力，」不會有好結果的。可是人的力量，非如物的重量等等，可以用一定器具來估量的。一個人究有多少力量？在別人當然沒法代為估量，即在自己，也是不易估量得恰當。有的太自謙，認自己過分藐小，因此不敢放膽去奮鬥，即勉強去奮鬥，所有力量，早被恐怖的心裏消耗了許多；有的太自大，認自己是了不得的，因此輕敵躁進，偶或有成，便「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於是乎「舉趾高，心不固矣，」（左傳桓公十三年）本來不會失敗的，也要失敗了。所以我是主張不必估量自己的力量，只要繼續不斷的增加力量，力量增加，就是權威增加，而增加知識，實為增加力量的根本。我對於諸事諸物，多所認識，便可乘間抵隙，動必有中，生力軍不住的上前線，敵雖頑強，終能擊破的。至於敵的力量，更不須多所估量，「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孟子告子不動心章）畏故餒餒故減低自力。我們須知我之為我，實有兩種，肉體之我，一切都有有限，叫做有限的我，精神之我，一切都無限，叫做無限的我，我的奮鬥，以有限的我做先鋒，拚命決戰，不稍退卻，無限的我，自會做有限的我之後盾，兩我合作，便可以發揮雄大的力量。古人說：「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通之，」這就是無限的我之神力。

如果有限的我，畏葸無能，前線既亂，後來者便無能爲力了。

六、奮鬪的步驟 照上述看來，奮鬪決不能憑一時血氣之勇，胡亂的幹一下，一定要有相當的步驟，這就是作戰計劃。作戰計劃，比作戰還要重要，作戰沒有計劃，或雖有計劃而不穩妥，那麼作戰近於孤注一擲，失敗可以預知。不過作戰的具體計劃，是因時因事而異，決沒有一定公式，可以應用無窮，因爲時有變化，事有個性，時代雖同，事的個性不同，便不能用甲計劃於乙事，事雖相同，時代不同，更不能以從前的乙事計劃，應用於現在的乙事。話雖如此，奮鬪的步驟，大致還有一定的：

(一)鬪之先 實行奮鬪之先，必須「一鼓作氣」，孟子說：「無暴其氣」，（孟子告子不動心章）氣不盛，力不強，奮鬪的力既不強，又安能攻堅？又安能陷陣？所謂氣，是抽象的，如何作法？我以爲作氣，就是振奮精神，使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處，使我的精神，十分緊張，絲毫不猶豫，絲毫不輕忽，氣聽命於志，絲毫不妄動，能够做到如此地步，纔算是振奮精神。

(二)鬪之中 奮鬪的對象越大，困難越多，所需的奮鬪力量越巨，而且時間越是要延長，一般人的情形，起初的奮鬪精神是緊張的，到了中途，精神以疲勞而漸漸寬弛，而事物的困難程度，

即不增加，也決不會減少。但以精神寬弛的關係，兩方面的力量相比，反而困難加強了。到了這個時候，很需要重振精神，再接再勵，這叫做奮勇直前。王安石說：「有知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遊褒禪山記）所謂力，就是精神，所謂不怠，就是奮發，所謂相，就是我上段裏所講的增加知識。

（三）關之終 關之將終未終，是最吃緊的關頭，這時候已經關到「我馬瘠矣，我僕痛矣。」我們惟一秘訣，只有不顧馬瘠僕痛，奮不顧生，作最後的殊死戰，纔不致功敗垂成，而得告一段落。不過說來容易，實行很難，非有大決心，即世俗所謂大無畏精神的不辦！

至於奮關的具體方法，在上冊服務與修養中，已經說及，讀者不妨參考一下。

第九章 懷疑說

一、世界是疑團 世界上的一切，無論天然的，人爲的，如果打一個統括的記號，只有「？」，真能徹底明白的東西，實在是極少數之極少數，大者遠者不必論，日常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身體之所接觸，很少不是疑問。一個人憑你是絕頂聰明，特別用心的，百年光陰，也解決不了多少疑問，而且有些解決，還是假設呢！上章所講的奮鬥目的，全在乎解決疑問，可惜這許多疑問上面，罩了一重灰色的外衣，許多人便「習焉不察」，以爲無疑，便終生安之，毫不留意。古人說：「智者無疑，愚者也無疑。」智者無疑，絕對不確，人類中惟智者纔有疑，一疑既解，千萬疑又發見，因爲先能知疑，然後能解疑，能解疑，然後能見疑，只有愚者，纔不知疑，不知疑，所以無疑，愚者的無疑，不是真無疑，實在是不知疑，即使有人提示疑點，也許仍不知疑之爲疑，而反笑他人的說疑爲幼稚，爲多事呢！所以懷疑，是智者。越智越多疑，一切的事物所由發見，所由進展，所由成功，都是懷疑的效果，疑是光明之門，疑是寶庫之鑰，

無疑而欲得光明，無疑而欲入寶庫，完全是不可能的幻想！

二、古人不疑的病根

(一)好古 我們的祖先，多數主張法先王的，言政治必稱堯舜，以為這是黃金時代，這是理想世界，「必則古昔，稱先王，」他們以為於古有徵，便是對的，因此一言一動，以古昔為準，絕不終生在古人的手掌中翻筋斗，好像說：「無徵不信，」成爲天經地義，所以古人的不疑，不是無疑，是不敢有疑，即有疑，也不敢出諸口，一出諸口，便要遭無數人的非議，加以絲毫無理由的罪名，說什麼「離經畔道，」所以中國人保守有餘，創造不足。

(二)急功 衛鞅是急功的一派，他說：「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之，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又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史記商君列傳)他極力斥法古之非是，這是振聵發聵的議論，可是他急於成功，遂不惜提倡「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史記商君列傳)一方面叫人對於古人不要信仰，處處要懷疑他們，一方面卻叫人對於他的主張，不要懷疑，要十分信任，

這是自私自信的見解，後世執政者很多仿效他，或者欲有所云云，便目爲反動分子，大家不敢懷疑，思想遂不上正道。

(三) 干祿 子張學干祿，孔子說：「多聞闕疑，」（論語爲政干祿章）孔子真老於干祿者，名利場中，遠不能大得意，似乎有些冤枉了。他教子張闕疑，就是有了疑，只好放在肚裏，不要放在嘴上，裝出無一不通，無一不曉的空心架子，務使人家測不出你的高深，這種虛偽態度，一方面是欺人，一方面是自欺，「相習成風，」懷疑可以變爲無疑，影響於人類進化者很大。我以爲疑應當公開的，疑一公開，便引起大家的注意，共同研求解決的方法，早一日渙然冰釋，比暗中摸索，要便當得多了。

三、青年不疑的病根

(一) 不思 現在的青年，大都沒有思想的能力，無論何事，只能知其大概，明其表面，繁復的事物，連大概與表面，都弄不清楚，思想能力的薄弱，真薄弱得可憐。但是這不是青年的低能，而是教育的流弊，他們一生所受的教育，是享受教育，不是動作教育，他們一生所受的教育，是機械教

育，不是人的教育，受教育的時代，根本不會受過思想訓練，當然不會運用思想，天然的思想能力，因此退化了。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不思何以要罔？因為不思，便不會發見疑惑，而思想能力，且以久不運用而遲鈍。最奇怪的思想能力，一經退化，連耳目口鼻，都會失其效用，古人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大學修身章）人變成血肉之軀的機械，機械青年，腦袋裏只裝著機械腦子，機械腦子，那裏會思想？那裏會發生疑惑？

(二)自滿 一個青年有多少學問，何以便要自滿，這也不是青年本身的過失，而是環境所造成。中國的社會，大都是無所用心的，「蕭規曹隨，」認為做事做人的不二法門，而此所謂蕭規，又復簡陋異常，「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用不到什麼大學問。青年所有的學問，已經覺得「用之不盡，取之不竭，」只要學些世故人情，能够察言觀色，能够隨風轉舵，便臻上乘了。學問不覺不足，當然不會再求進退，不再求進步，那裏會發生疑惑？一切事物的不進化，病根全在乎此。而且環境上不許青年有疑惑，如果今日見一疑，明日見一疑，大家認為你是一個不安分的危險分子，大家從多方面，或間接，或直接，或明中，或黑裏，給點苦頭你嘗嘗，使你中止了懷疑的態度，成為「不識

不知，「胡帝胡天」的新型青年，纔肯放心。

四、青年的懷疑 青年的思想，到處碰壁，便對全人類發生懷疑，認為全人類，都是虛偽的，內心都是惡的，於是對一切人類，加以攻擊，好像是中年以上的人，都被社會染色，都變成老奸巨猾，於是處表示防禦，或進攻的意思，合作云云，當然談不到，這叫做變態的懷疑。對人的懷疑，最易引起離心力，離心力越大，工作效力越小，結果千萬人千萬心，還成什麼集體？至多不過是一羣烏合之衆。我以為中國目前最大的隱憂，是青年對人的懷疑，產生不出中心悅服的領袖，卒被強敵各個擊破。我不得不大聲疾呼，告我青年，我們要對事懷疑，對物懷疑，不要對人懷疑。對事對物的懷疑，所以造成光榮的事實，與社會。對人的懷疑，只有自取滅亡！

五、懷疑的範圍

(一)工作方面 工作的內容，雖有簡單繁複的不同，但其中含有疑點，彼此相同。因為工作的深度，都是無限量的，彼此目前所經的，都是很淺顯的部分，我們如果進一步搜求，定會發見許多疑點，就是在同深度的橫面，未必都能顧到，用心搜求，也許發見許多疑點。我們往往歎工作太

機械，這是不用心搜索疑點，目光心力，單注集在一線上進行，目光既狹，便不覺有什麼疑點。從工作上搜索疑點，最大的好處，是與行爲發生關係，發見了疑點，決不肯就此中止，勢必進而研究解決方法，解決的結果，不必請教他人，自有事實來證明，自行發見疑點，自行設法解決，自行證驗解決的結果，進程是彼此聯貫的，最大的收穫，當然是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研究方面 工作與研究，往往分爲二條路，研習事項，當然不該淺嘗，不該但知其然，當知其所以然，不該但知其所以然，當知其不然。知其不然，就是發見疑點，於是進一步，知其所以不然，這就是解決疑點，我想無論研究何種學問，只要用心搜索，疑點的發見，將層出不窮，古人所謂：「讀書得間，」所謂「獨具隻眼，」陳白沙說：「疑者覺悟之機，知其可疑而思問焉，其悟自不遠矣。」現在的青年，最缺乏的，是研究工夫，所以越工作得期間長久，思想學問越荒蕪，即有所研究，也以知其然爲已足，能知其所以然的，已不可得多，知其不然的，更是鳳毛麟角，知其所以不然的，真可以說「未見其人也！」

六、疑的搜索

(一) 觀察 觀察是搜求疑點的第一步，觀察第一要腦筋冷靜，腦筋冷靜，纔會精細，這種觀察能力，是人所同具的。沒有訓練的人，不會運用，便陷於粗疏，觀察粗疏，不容易得到事物的真相。就大體論，物是靜止的，無論如何複雜，比較還是簡易，事是有進程的，除了特別簡單的小事外，總比物來得複雜，所以觀察能力，應先從物入手，物能觀察了，再去觀察事，按部就班，成功可期。

(二) 分析 觀察是整個的，分析是片段的，分析比觀察還要困難，能觀察，未必便能分析，不過要分析，必先能觀察，分析先要知道事物的銜接處，從銜接處分析，纔是合理的分析，不從合理處分析，那是截斷事物，強為截斷，便失了彼此的聯繫性。分析物，比分析事，來得容易，事的一切，含有抽象的成分，抽象的分析，當然要困難些；物的全部，是具體的，具體的分析，當然要容易些。

(三) 綜合 分析之後，再要綜合，先要知道分類，相同的歸在一起，歸錯了類，等於亂堆，亂堆尋不出究竟來。從前分析工夫，盡付流水。對於事的綜合，最要是提出綱領來，什麼是事的綱領？就是事的要點。什麼是要點？就是事之含有重要性的部分。什麼是含有重要性的部分？那要靠你的鑑別力了。

(四)比較 爲什麼要綜合？綜合是比較的預備，彼此一經比較，事物的真相畢露，於是可以尋出其疑點來，所以搜求疑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依照一定手續，逐步做去，顛倒不得，躐等不得。不過比較所得，不盡是疑點，有些是新發見的心得，疑點與心得孰多孰少？那要看事物的情形而定。

第十章 信仰說

一、信仰與迷信

(一) 什麼是迷信 信而稱迷，便可見信之成立，由於找不到出路，大有沈迷與迷惑的意思，沈迷於什麼？迷惑於什麼？我們對於某種東西，見他威權偉大，而威權的施行，又在渺茫之中，使人無從捉摸，無從預防；及其既至，又使人無法抵抗，只好俯首聽命，不敢說一個不字。如半開化民族的迷信天地鬼神，無非是懾於威權。我們對於某種東西的威權，何以如此畏懼？原因也很簡單，無非是怕得禍，無非是想求福，要免禍，所以十分畏懼，要求福，所以向素所畏懼的東西獻媚，畏懼在求不得罪，不使動怒，是消極的；獻媚在求歡心，在求憐愛，是積極的；這種畏懼獻媚的心理，叫迷信心理，這種畏懼獻媚的行爲，叫迷信行爲，孔子說：「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中庸第十六章）這就是獻媚的行爲。他又說：「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

物而不可遺」(中庸第十六章)詩經說：「神之恪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中庸第十六章)這就是畏懼的心理。

(二)什麼是信仰 對於某人或某學說，認識得十分透澈，或其他的關係，覺得他價值的偉大，一時無兩，於是深信而不疑，雖有別種人物，別種學說，不會搖動他本來對人對學術的信心，這叫做信仰。信仰根於理智，不是基於感情，信仰是認識其價值，不是出於畏懼，出於希求，有信仰的人，絕大多數是有知識的，有迷信的人，絕大多數是無知識的，極少數的信仰者，是出於投機行為，根本不會認識清楚，極少數的迷信者，是出於利用行為，根本不會迷信，這都是例外。

二、信仰的構成

(一)最先感應 最先接觸的人或學說，感應最強，只要這個人或這個學說，本身缺點較少，而較少的缺點，又可以隱蔽過去，那麼先入為主，這個人或學說，盤據於腦際，做了我的主人翁，我便死心塌地，聽他指揮，惟他的「馬首是瞻」，這就是信仰。後來的人或學說，合於信仰的，當做輔佐，不合於信仰的，視若土芥，信仰一經成立，外表近乎迷信，實在不是迷信。

(二) 環境關係 我的朋友，都是信仰某學說或某人的，平時「耳濡目染，」「習焉不察，」自然生出對於某學說或某人的信仰來，這當然一面由於薰陶，一面由於認識，薰陶與認識雙方並進，信仰的構成，格外迅速，格外堅固，政黨學派的所由成，大半是如此的。換句話說，他的信仰，由於同化，古人說：「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孟子盡心霸者章）同化力的強大，至於如此！

(三) 研究結果 對於某學說，加以深刻的研究，所有前人已發見的，完全明白，進而求得前人未發見的許多理由與方法，便感覺得這種學說的內容，異常豐富，這種學說的前程，異常遠大，孟子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孟子離婁深造章）信仰的心思，油然而生了。這種信仰構成，雖然不易，必須費許多心力，必須費許多時光，但是一經成功，卻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再也不能搖動的了。

三、信仰的種類

(一) 私信 個人的信仰，與團體生活沒有關係的，叫做私信。一個人在社會上服務，儘可以有私信，只要私信不與職務衝突。

甲、人物信仰 孟子說：「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孟子滕文公許行章）這是曾子特別信仰孔子，絲毫不許有人假借，雖同學強他，他終不動。一個人對於信仰的人物，時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同時卻拚命的模仿他，惟恐不肖，自檢的結果，常覺得不及萬一，所以古人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詩經）

乙、學說信仰 學說信仰，比人物信仰更為重要，人物信仰是行為的準繩，學說信仰是闡理的寶鑰，一個人對於某種學說，如果有真實的信仰，造詣一定很深，擁護一定很力，從古以來，以身殉道的，史不絕書。孔子也曾說過：「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因為他既信仰某種學識，他一定認識學識的偉大，大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史記孔子世家）的感想。

（二）公信 什麼是公信？就是職業信仰。比方我做書業，便該有書業信仰，以為書業是發揚文化的利器，發揚文化，是復興民族的急先鋒，他的價值異常偉大，他的使命異常偉大。做其他職

業的，也該各自找出各職業的真實價值與唯一使命來，好像舉一切職業，惟有我的職業最有意義。列子黃帝篇述痾僕丈人的故事，痾僕丈人說：「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這就是職業信仰。其次一個機關所決定的進行方針，也要深信不疑，以為循此前進，必告成功，「竭吾才力焉，竭吾心思焉。」孔子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列子黃帝篇）這也是職業信仰。因為大家有了公信，自然會互信，能互信，自然會合作，能合作，自然有成功。一個團體為什麼沒有朝氣？為什麼如一盤散沙？依我看來，無非由於沒有公信。周武王說：「余有亂臣十人，惟一心，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之興，商之敗，分別處就是周有公信，商沒有公信。

四、信仰的效用

（一）減輕苦惱 苦惱原是心理作用，無論對事對學問，沒有信仰，雖工作輕微，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也以爲苦惱的；有了信仰，雖任何艱巨的工作，也視若常事的。因爲心理的力量，直接可以影響到生理。比方愚民的迎神賽會，有托香托鑼的，香爐重至七、八斤，鑼重至五、六斤，用銀鉤鉤穿

臂肉，掛在下面，還要跟著大家走許多路，在別人看來，「爲之毛髮悚然」他卻如無其事，一些不覺得苦痛，這並不是他特別練就的工夫，或者上了什麼麻藥，不過他一心敬神，深信有神保佑，心理上影響到生理上，迷信的心理，尙有如此奇效，而況信仰，而況信仰所受的苦惱，遠不如托香托鑪的劇烈！

(二)增加精神 精神之爲物，最是奇妙，對於不喜歡的，無信仰的工作，往注意與不佳，提不起精神，做了一會，便覺得十分疲乏；對於有信仰的工作，往往「逸興過飛」精神鼓舞，時間過得很快，不易感到疲乏。從心理上說來，不喜歡的無信仰的工作，工作未開始，而厭惡之念已生，厭惡之念，已侵蝕一部分精神，同時厭惡心理，足以阻塞精神，所以用於工作的精神，不過全部精神中幾分之一；反之，喜歡的信仰的工作，工作未開始，而快樂之念已生，快樂之念，不但足以減疲乏，而且足以喚起精神，自然不會感到疲乏了。古人所謂：「樂此不倦」所謂：「廢寢忘食」所謂：「樂以忘憂」都是這個道理。

(三)堅強意志 既稱信仰，絕不會再有懷疑，不懷疑，自然誠壹，什麼叫誠壹？就是意志堅強，

意志堅強之表見於外者，拿破崙所謂英雄字典中無難字，其實是堅強意志下無難字，因為不怕難，於是邁步前進，不折不撓，商丘開所以能從「高臺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無礙，」所以能「潛入河曲之深隈，覓得寶珠，」所以能「入火取錦，埃不漫，身不焦，」原不過意志堅強，所以「物無遷者，」因為意志堅強的，「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簡直是「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列子黃帝篇）列子的話，似乎不經，實含至理。

五、青年的信仰 現今青年，缺少信仰，祇有對於一味講破壞目前一切組織的人，認為是前進的人，聽他一席話，便是五體投地，絕對信仰，究竟他的話利害如何，完全不問，這種信仰，未嘗訴諸理智，近乎盲從。除此以外，青年所信仰的，是一種創造理想世界的學說，近於伯拉圖的共和國，當然由於對於實際世界的失望，把觀念客觀化於理想世界，懸想理想世界如何的美，如何的善，什麼醜，什麼惡，是絕對不會有的，不過伯拉圖並不想實現共和國，青年卻想實現理想世界，也許深信理想世界不久可以實現，從哲學上看來，不能說沒有見地，從實際看來，似乎求之過早；而最大的缺點，青年對於理想世界的理論，還沒有十分瞭解，我雖不敢謂為盲從，總不免近乎輕信。如此說來，青年對於

一般人的信仰，認為醜的惡的，而新的信仰呢，也沒有成熟，從嚴格論，青年是沒有信仰的，好像一隻船，沒有了舵，任他在大洋中飄蕩，什麼地方是彼岸？一時辨不準方向，這是人生最大的苦悶！

第十一章 意見說

一、意見的形成 幾個人集在一處，必產生各各不同的意見，這是事實所不能免，而且不必求免的。意見原不是壞事，有意見而事業的缺點會改正，有意見而事業的進展會迅速，意見是發見光明的原動力。一個團體，意見越多，而前途越無限量，最怕大家冥然罔覺，安於目前環境，從好的方面說來，似乎「風平浪靜，」實則「暮氣沈沈，」日趨沒落了。所以意見不但不是壞事，而且是好事。但是意見如何產生？彼此的意見，何以不同？依我看來，略如下述：

(一) 性格關係 有的人偏於靜、偏於柔、偏於保守，對於一切，主張漸進，反對操之過切，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主張腳踏實地，反對邁步前進，致前後或不銜接；有的人偏於動、偏於剛、偏於急進，對於一切，主張急進，反對牛步化的方式，以為「埃河之清，人壽幾何！」主張勇往直前，取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反對支支節節的改革，一個團體裏所有的人，性格決不會相同，因為性格的不

同，意見便無法一致。

(二)立場關係 人的思想，各有不同，所見因之各異，有的見到甲方面，有的見到乙方面，見到甲方面的，認爲甲方面非常重要，見到乙方面的，認爲乙方面非常重要，彼此各執着一點，大家舉出許多理由來，維護自己的意見，同時駁倒別人的意見，就整個的事業看來，各有是處，有時也許不容易分別上下，即使在相同一點上，有的著重甲方面，有的著重乙方面，也會發生各不相同的意見來。

(三)學問關係 彼此的學問，造詣有淺深，所見因之各異，學問深的人，往往見到遠處，而忽略了近處，學問淺的人，雖見不到遠處，對於近處，卻特別清楚，就整個事業論，斷不能說近處不必顧及，也不能說遠處姑從緩議，但是就個人論，確有這種傾向。見到遠處的人，以爲我們應該從大者遠者用力，小者近者自會解決；見到近處的人，以爲事業由近而遠，由小而大，小者近者不會做好，大者遠者都要落空，而且近者未必即爲小者，遠者未必即爲大者，彼此意見，便不容易接近了。

(四)技能關係 一個問題解決的路，當然不止一條，長於甲種技能的，主張用甲種技能來

解決，長於乙種技能的，主張用乙種技能來解決，知道甲種技能好處的，未必明白乙種技能的好處，知道乙種技能好處的，未必明白甲種技能的好處，而且人的習性，往往矜誇自己的技能，輕視別人的技能，舉個例子來說，中醫攻擊西醫，西醫攻擊中醫，形如水火，好像只有我的方法是對的，而按之事實，未必如此簡單。

(五)經驗關係 人的經驗，以前所歷的途徑，各不相同，所注意之點，各不相同，所發見的心得，也是各不相同，所經歷的淺深，更是各異，因此對於某問題的意見，絕對不會一致，即使一切相同，而因所經歷的環境不同，有多經挫折的，有一帆順風的，多經挫折的，對於同性質的問題，主張多多考慮，一帆順風的，對於同性質的問題，以為大可見諸實行。

(六)利益關係 孟嘗君、田文使馮驩到薛地收債，(國策馮煖客孟嘗君)「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焚之，孟嘗君責其多具牛酒，而燒券書，」馮驩的利益觀念，是「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孟嘗君的利益觀念，是「客食恐不給，」在多收金錢，利益觀念不同，意見當然大有出入。有時為各人的職務不同，各為自己職務範圍內謀利益，意

見也不會一致的。

二、意見的處理 我對於某問題有了意見，用什麼方法來處理呢？可以分五點來說：

(一)成熟 意見初發生時，只有一個結論，你先就結論推演成功整個的輪廓，輪廓確定，再進一步，擬定應有的子目，子目既定，再去草擬各子目的說明，纔成功一個具體的意見。具體的意見，纔算是成熟的意見，纔算是有價值的意見。可是組織意見，別有一種能力，心思既須細密，條理更須清楚，當然文字技能，也要有相當的修養。

(二)提出 書面意見，繕寫要工正，口頭意見，語氣要婉轉，繕寫工正，顯得出鄭重，語氣婉轉，容易得到同情，大致關於重要的意見，提出方法，用語言，不如用文字，用語言提出，非特長辭令的人，往往不能達得透闢，在接受者，也容易遺漏；用文字提出，條理格外清楚，意思格外周到，在接受者，也容易明瞭，雖歷時較久，也不會遺忘的。惟提出意見，非接受者同意，不要公布，最好把公布之權，讓給接受者。

(三)修正 我提出的意見，接受者當然有修正之權，提出人對於修正處，認為不滿，只能加

以說明自己的原意，但不可強接受者以必從，如果交大衆公開討論，討論結果，加以若干修正，更要絕對服從，不過在討論未決定時，不妨彼此爭論，一經決定，即行中止爭論，千萬不要固執己見，「斤斤不已」。

(四)確定 意見一經接受者或公衆認可，便算確定，確定的意見，便是一個團體的意見，提出者不過是公衆的一分子，決不可據爲己有，時時以此自翹，免得別人生不快之感。上官大夫尙排斥屈原，便是利用這一點。「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史記屈原列傳）結果是王怒而疏屈原，做領袖誠然要「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在下屬，也該「不矜不伐」，「謙以自牧」。

(五)撤回 萬一我的意見，領袖認爲不當，或尙非其時，那麼由他攔起，不必討還，這叫無形撤回。我的意見，經公衆討論，結果認爲不當，或尙非其時，或別有更好的意見，那麼我便很誠意的，很愉快的向公衆撤回意見，這叫有形撤回。決不要「敝帚自珍」，一不採用，出於力爭，力爭不得，出於負氣，而有消極的表示，而有破壞的言動，我的態度應該始終保持光明！

三、青年的意見 青年的意見，大部分發諸感情，不是出諸理智，理智的意見，以經驗及觀察所得的客觀元素做根據，這種元素，是正確的、孤立的及可以度量的事實所構成；感情的意見，以自身的主觀的元素做根據，這種元素，是沒有度量可以測其價值。理智所構成的意見，多數是屬於積極的建設的，感情所構成的意見，多數是屬於消極的破壞的，積極的建設的意見，是真意見，是有價值的意見；消極的破壞的意見，是假意見，是無甚價值的意見。現在分析青年的意見如下：

(一)對於職務 青年對於職務的意見，十分之八九，是希望減輕工作分量，縮短工作時間，他總覺得領袖的不公平，他的工作特別繁重，工作時間特別長久，領袖只想在他身上榨取利益，因此發生仇視領袖的思想。此外更希望提高待遇，尤其是月薪，月薪十元的，希望二十元，到了二十元，希望三十元，他總覺得領袖的月薪，與他的月薪，差額太大。至於一個團體如何使他繁榮，自己的工作如何使他更有效率，那是領袖的責任，不會放在心上，不會有什麼意見，天塌自有長人頂，我是一個小職員用不著我來擔心！

(二)對於機關 沒有踏進這個機關，做盡這個機關的黃金夢，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

有發展；踏進了這個機關，便覺得聞得好看，見得平常，他所看見的，都是些缺點，都是些黑幕，都是些腐敗，好像這個機關已經患了第三期肺病，絲毫的希望都沒有了，因此逢人便說他服務機關的如何如何的壞，領袖如何如何的不中用，無學識，無能力，搭架子，多私心以及不負責任等等，機關的存在，完全是微幸，領袖的保全，完全是微幸。如果問他如何改進機關？領袖如何做？那倒未必有具體的意見，就是勉強胡謔幾句，也是淺薄幼稚得可笑。

(三)對於同事 他的同事，簡直都是不成器的東西，某甲學問淺，某乙能力薄，某丙靠勢力，某丁靠鑽營，再不然，揭發同事的陰私，本身上找不到，找到父兄身上，找到妻子身上，甚至找到祖宗身上，從多方面來證明他的同事，都是不成器的東西，大有「烏獸不可與同羣，我非斯人之徒」的感想，其實他自己已犯了一稱人之惡，微以為知，許以為直，「三大病，稱他有意見，簡直辱沒了意見兩個字！

(四)對於社會 青年對於社會，十分之八九沒有好感，尤其是對於成功人，他以為成功人有什麼了不得，不過因緣時會，嘗試成功罷了，有什麼學問，有什麼能力，即使有些經驗，也不過累

積些雜亂無章的常識，根本沒有什麼價值，而且他以為成功人的所以成功，完全靠了大眾的汗血，「一將功成萬骨枯」，有了萬人的枯骨，纔換得個人的成功，所以他認為成功人是社會進化的障礙，社會的所以黑暗，便是成功人在那裏作祟。如果有人說成功人所以成功的原因，便要罵你是資本家的清道夫，再說得難聽些，是享受資本家餘粒的走狗，這種青年，還大家推尊為思想前進的青年，我不忍說這種青年是思想左傾，實是在感情用事，至多算是破壞的意見。至於資本家的壞處，值得我們攻擊的，未嘗沒有，但是決不能「一洗帚打殺十八只螻蛄」，說是「天下老鴉都是黑，山山老虎要吃人」罷！

總之，我們的意見，要訴諸理智，不要訴諸感情，不要但見其不好，當提出如何做法纔好，即說不出，也須加以分析工夫，拿出真憑實據來，推出不好的原因來。而且意見最好是對事，不要對人，提出意見的動機，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孔子說：「不曰如之何如之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論語衛靈不曰章）可見遇見一件事，應該要有意見，毫無意見的人，是個蠢才，孔子認為這種人，真沒有辦法，可是意見也要得當的。

第十二章 習慣說

一、什麼是習慣 細心分析人們的動作，十分之七八，是不大考慮，不用訴諸智力，不靠託意志，而出於自然的。比方走路，到那裏去？誠然要先行決定，如何搬動兩足？那完全不會用心；比方說話，說些什麼？誠然先行決定，如何發出語言？那完全用不到考慮；比方打算盤，算什麼數目？用什麼方法？誠然要先行決定，如何撥動算珠？那完全用不到研究；搬動兩足，何以不用心思？發出語言，何以不用考慮？撥動算珠，何以用不到研究？那完全是習慣關係。依此類推，人們的習慣，不知有多少呢。

二、習慣的構成 習慣屬於個人的，叫個人習慣，習慣屬於團體的，叫團體習慣，個人習慣是由個人反復練習而成，最初由意志做主，而意志又往往聽命於感情，或生活上的需要，認為有快感的動作，認為生活上急需的動作，意志遂堅決的指揮五官四肢，去不斷的練習，最初練習，當然很不自在，很不入彀，這叫做習而不慣。習之不已，經過相當時間，不慣的分量，逐漸減少，而慣的成分，逐漸增

加，練習的時候，意志的力量，也逐漸減少，到後來，某種動作，十分純熟，不用意志做主，行若無事，這叫做習而成慣。但是基礎還沒鞏固，容易動搖，因為習慣新成的緣故，再經不斷的練習，基礎漸固，到後來，竟「行乎其所以不行」，習慣的勢力，纔特別顯著了。團體習慣是由多數人在一起生活所造成的一種力量，他的成功，時間比個人習慣為久，團體越大，成功團體習慣越長久，但是一經成功，勢力之雄厚，遠在個人習慣之上，他雖「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而發揮力量起來，任何人，任何事，不能違反他，因為團體習慣，是許多個人習慣彼此結合的果，個人習慣所以結合，是由於人類有同類意識，有模仿性，通過了同類意識，彼此模仿，成功一個大習慣，通行於團體，勢力自然十分雄厚了。團體習慣成功以後，又做這個團體裏各個人習慣的基礎，外邊來的新人，一踏進這個團體，憑你個人習慣如何堅強，不敢違反團體的習慣，而不得不勉強順從，如果想違反他吧，多數人的非難，相逼而來，結果不屈服不止，有時竟會像催眠術一般，使你一受暗示，立即跟他走去，所以用團體的習慣，拘束個人的習慣，「易如反掌」，用個人的習慣來矯正團體的習慣，「難若登天」，舉個例子來說，鄉村有早起習慣，你到了鄉村去，不得不跟着大眾早起，雖然覺得不慣，不得不「勉強而行之」，否則免

不了大衆的譏評，使你精神受到極大的不安，而仍歸屈服；都市有晏起習慣，你到了都市去，雖認晏起不是好習慣，有意要改革他，故意違反衆意，獨自早起，大衆卻用「堅壁清野」的方法，使你「踽踽獨行」，精神上感到無聊，會幾何時，也變爲晏起了。

三、習慣的作用 習慣的作用，可分好壞兩方面來說：

(一)好的方面 詹姆士說：「習慣的效果，可以減動作的疲勞，省意識的注意，我們日常生

活的事情，交給那不知疲勞的習慣去對付，我們心意的高等能力，就有自由自在的做他固有的事業的餘地；如果一切瑣碎的事務，都要一一的經由熟慮決心，就是人生莫大的不幸。」沁拿也曾說過：「我們若是動以前，對着一切事件，要下判斷，合理的行動，常受強制，那就不勝其苦了。有便利的慣用與慣例，可以免除這些困難。」（胡漢民慣習之打破）因爲人類的心意的高等能力，祇有此數，對付了這裏，便對付不了那裏，缺少習慣的人，心意的高等能力，往往分散，工作的成績，大受折扣，而且還覺得異常繁重，時有「綆短汲深」，「折足覆餗」的憂慮。所以習慣是個人精神的資本，也是社會精神或團體精神的財產，再寶貴也沒有了。

(二)壞的方面 溫特說：「人的意志行爲，有前進的發達，也有後退的發達，由單純的衝動行爲，進而爲有意的行爲，更進而爲選擇的行爲，這是前進的發達；選擇有意的行爲，最初用非常的努力，複習又複習，努力的程度，次第減少，就變成衝動的行爲，一味的練習，更會退到全無意識的機械運動，這是後退的發達。」（胡漢民 慣習之打破）前進的發達，就是我所說的養成習慣，後退的發達，則爲保守習慣，始終停滯在那裏，就個人說，少年如此，中年如此，到了老年，仍是如此，一些不會進步；就團體說，十年前如此，現在如此，十年後仍是如此。原始社會的生活方法，純由老年人傳之後世，老年人是團體習慣的護法大師，老年人死了，後世子孫，謹守成法，孔子說：「父歿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 學而 父在 章）這就是迷信老人，崇拜偶像，就一家論，是如此，就一國論，也是如此。試觀中國人的生活現象，不是認習慣爲天經地義，做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行爲麼？不識不知，非不能識，非不能知，是不去求識，不去求知，帝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是偶像，是習慣，他們的行爲，純粹是衝動。無意識的跟着舊習慣走，什麼好與壞，全不肯用心思去思考，去估量，以爲自古相傳的習慣，總比今人強些，總比今人靠得住些，死守不放，當作做

人的惟一法寶，已有的習慣，無論如何不合理，不大會改造，新的未有的習慣，無論如何合理，不會產生，情性很深，不會有求進步的觀念，所有天賦的意識選擇的機能，漸漸遲鈍了，新思潮儘管捲來，沒有適當的吸收力，即使迫於事勢，不能不動，也不過作一時皮毛的模仿，舊習慣還是如「中流砥柱」，「屹然不動」，所以習慣這樣東西，要他成功，萬分吃力，要他改進，也很困難。人類雖有可塑性，但是一經塑成，便如鐵桶一般了。

四、習慣的改變 習慣的好壞，姑且不論，就是以前認為好習慣，到了時移境遷，也要改變，因為習慣在乎適應環境，環境改變，習慣便失其效用，雖然這種習慣不致為非作惡，但是不適應環境的習慣，橫在前面，至少要阻礙人類的進步，阻礙人類進步的習慣，雖叫他壞習慣，也不為過，這叫做習慣價值的轉變。習慣價值既經轉變，那麼這種習慣，精神已消失，徒存軀殼，習慣軀殼，有甚用處呢？易經上說：「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穴居野處，當然不及宮室的安適，結繩記事，當然不及書契的便利，在沒有宮室書契以前，人類生活很是簡單，穴居結繩的習慣，能够適應當時的環境；到後人事日繁，慾望日張，穴居結繩的習慣，便不復適應。

環境了。所以改變習慣的惟一理由，是適應環境。被不適應環境的習慣所拘束的是愚人，不適應環境的習慣所佔有之區域，叫愚人_之國，我們不做愚人，首先要打破愚人_之國。

(一)個人與團體爭 古人說：「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孟子滕文公滕定章）又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滕定章）後漢書上說：「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個人要改變團體習慣，最好是身居領袖地位，那麼「登山一呼，萬壑皆應。」但是等到自居領袖地位，纔去移風易俗，大有河清人壽之慨，萬一終生做不到領袖，便該「隨俗浮沈。」「與波上下」麼？所以我是主張不問自己的地位如何，立即與社會爭的。詹姆士說得好：「有什麼決心，什麼情操，不現於事實，由他空過，不祇失了機會，就是未來的意志，未來的情操，如何實行，都受了妨害。」（胡漢民習慣之打破）因為勇氣與惰性，互相消長，勇氣長則惰性消，勇氣消則惰性長，勇氣易消難長，惰性易長難消，既有決心，既生情操，便該奮勇去做。決心與情操，非無因而至，先要自覺，有實現自我的志願，同時看到習慣的疑問，而引起不安，纔會決定自己意識的新方案，與舊習慣對抗，雖然在富有保守性的團體裏，以一個人的意志，未必戰得過多數人的

意志；但是你要「視不勝猶勝也」，自己的行為，要格外嚴格約束，絲毫放鬆不得，絲毫大意不得，精神集中在一點，無論如何，不要分裂，言行始終如一，無論如何，不要授人以口實，即有人對你吹毛求疵，也無疵可求，即使出於造謠，也該毫不放在心上，「見怪不怪，其怪自絕」，萬一有疵可求，更要立即改正，不稍寬假，這叫做紮硬寨。對於舊習慣的改變，不主猛攻，而主緩進，先要引起一般人改變的思想，有了思想，再鼓舞他們的勇氣，要化整為零，不要化零為整，什麼叫化整為零呢？一個團體裏有許多壞習慣，你要使他化分，各個擊破，不要打草驚蛇，促其結合；一個壞習慣有許多入犯的，你要揀容易入手的人做對象，打動他的心思，第一步有了把握，進而鼓舞他的勇氣，非到基礎鞏固，不肯放手，基礎既固，彼此聯合，向第二對象進攻，改變的幫手，越來越多，改變的力量，越來越厚，這叫做打死仗。不紮硬寨，不能打死仗，貿然輕進，失敗立至；不打死仗，紮硬寨沒有效用，至多成爲「孤特獨立」的人物，那裏會改變團體的舊習慣？而且你的「孤特獨立」，是否能夠始終保持，還是一個大問題，大多數的「孤特獨立」者，到後來會「勢窮力促」「孤掌難鳴」，而「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

(二)團體與團體爭 比方有一個歷史很久的團體，舊習慣牢不可破，工作效率，當然不很高明，後來換了一個領袖，無論是部分領袖或全體領袖，調動了一部分的人員，那時候舊習慣已發生搖動，只要新進的人員真是健全的，立刻建立起新的勢力來，如果這種新的勢力，比舊習慣高明得有限，那麼舊習慣由搖動而重行安定；如果這種新的勢力，比舊習慣高明得多，那麼彼此間之競爭，勃然而生，舊習慣當然要不自量力的掙扎，決不肯俯首帖耳，一接觸便會就範的。書經說：「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可是優勝劣敗，天演公理，最後勝利，終屬新勢力，而且除了少數人以外，舊習慣的人，也會奉行新習慣，起初雖然勉強。到後來，也「安之若素」了。不過一部分領袖的調動，改變舊習慣的力量小，因為一部分想改變，其他部分的舊習慣會「環而攻之」的，「以一服八，無以異於鄰敵楚哉！」而且以改變舊習慣所引起的競爭，往往使大領袖感到不安，如果信任不專，反易陷入「四面楚歌」的窘境，古人所以引「新間舊」為大戒。就是大領袖也是新調來的新人物，而新人物不甚健全，步調不能一致，也許被舊習慣各個擊破的。

(三)團體與個人爭 比方有一個團體，團體習慣是很好的，偶然插進少數壞習慣的人來，

那就要應用團體與個人爭的方式了。呂氏春秋孟夏紀用衆篇說：「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原來是「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用團體的力量來改變個人壞習慣，無異「摧枯拉朽」，倘非冥頑不靈的人，決不敢「抱殘守缺」，自處淘汰的。不過話也要說回來，把一隻爛橘子，放在許多好橘子中間，如果不去把爛的地方剔去，過了幾時，好橘子也會變爛橘子的，一個好好的團體習慣，被少數壞習慣的人所弄壞，那是常有的事，所以團體習慣雖好，對於壞習慣的人，不可取放任態度，仍須抱以團體力量戰勝個人的方式，「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之何」呢！

至於習慣如何養成，以及改變習慣的方法，說來話長，概括的說，在乎反復練習，在乎痛下決心，在乎嚴師益友的挾持，持久守貞，良習慣成功了，壞習慣改變了。

第十三章 控制說

一、什麼叫控制 控制是一種企圖，設法征服對方，最低限度，要使對方對於我沒有反抗阻障的行爲或力量，使得我的工作，順利進行，不要說事半他人，功必倍之，但也要達到化一分精力，在積極方面，見一分效果。從嚴格說來，這不過做到制，如果要做到控，那還須進一步，既使對方不敢倔強，再使他聽我指揮，在消極方面，幫我打破其他障礙，在積極方面，幫我做成有利益的工作，達到這一步，纔算盡控制的能事。凡屬人類，誰都有控制的雄心，控制力的厚薄，就是事實成就大小的標準。就個人說，自古英雄豪傑，以及大事業家大發明家，他們的控制力，一定高人一等；就整個民族論，優秀民族，一定高於劣等民族的控制力。我所說控制的對方，有自然、有事物、有人羣，更有自己，專做控制自己的人，我們叫他修養家；專做控制人羣的人，我們叫他政治家；專做控制事物的人，我們叫他事業家；專做控制自然的人，我們叫他科學家；這裏所謂專，並不是單做一種控制，把其他置之不問，原

不過其精神之十七、八，用之於此罷了。人物無論大小，總想做成一個人，那當然要講對己控制；總想做些工作，那當然要講對事控制；總要與人接觸，那當然要講對人控制；總要與自然相處，那當然要講對自然控制。所以我不會控制任何事物，那是不可能的事，除非你不是一個人，是一根樹木，是一塊頑石，魯賓遜飄流荒島，塊然獨處，可以「與人無忤，與世無爭」了，夷考其實，他不過減少了對人的控制，對事對物對自然的控制，還是需要，而且特別的需要，他的對事對物對自然的控制，不是特別雄厚，他早已名登鬼籍，做一個荒島孤魂了。

二、對自然的控制 自然是一個秘密國，他具有偉大的勢力，你不能控制他，他便來阻礙你，不惜做個頑強的敵人；你能控制他，他便做你的牛馬，替你盡力服務，絕對不需要什麼報酬。可是自然既是頑強的敵人，你要控制他，談何容易！你雖堅持你的主張，力求貫徹，在沒有貫徹以前，一定遇到許多障礙，作頑強的抵抗，你的力量，一定要勝過他的抵抗力，一方面在乎消滅抵抗的力量，一方面在乎利用充分的餘力，向前衝過，使得自然再沒有掙扎餘地，使自然帖然服從你的支配，這種工作，何等艱巨！控制自然，全靠智力，發揮你的智力，想出巧妙的方法來，自然纔會就範；如果用武力的話，

彼此爭一日之短長，結果不會高明的。比方用爐火及電流或熱水汀增加空氣的溫度，最初放出的熱力，先被冷氣打消，不斷的放出更多的熱力，使得彼此相消以後的熱力，仍有雄厚的勢力，纔能勝過冷度，纔能增高空氣溫度；反之，你用阿母尼亞等物質，減低室內溫度，也先用冷氣來打消熱氣，纔能減低室內的溫度，冷與熱在自然界，還算不了最厲害的東西，控制他已非易事，如果要控制火、控制電、以及其他一切，所需要的智力，更是多了。比方太陽是一團大火，到現在還不會完全控制，使他做人類的牛馬；比方海洋，是一片大水，到現在還是囂張異常，不會完全控制，使他做人類的牛馬；比方電氣，雖比火與水控制得高明些，但是仍不能說已盡控制的能事；總之，自然是龐然大物，倘使盡量去控制他，他可以替人類做無窮大的工作，古人所謂「發不傳之祕，泄造化之奇」，控制自然，是最偉大最值得研究的問題。一部人類史中，應該大書特書的，就是控制自然的事蹟，我希望青年在自然界中，做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英雄！

三、對事的控制 事有大小、有繁簡、有經常、有偶發、小的、簡的、經常的容易控制；大的、繁的、偶發的、不容易控制；控制事與控制自然不同，控制自然，全靠學問，控制事則需要經驗與能力，學問當然

也要的，但並不是居第一位。經驗充足，能力充足的，學問即使差一些，還能夠控制；經驗充足，能力差些，學問差些，也可以勉強應付；能力充足，學問高深，沒有經驗，可就爲難了；祇有學問，沒有經驗與能力，簡直不能控制事了。所以事的控制，經驗第一，能力第二，學問第三，要談事的控制，先要認識事的真相，要認識事的真相，不外乎觀察分析綜合比較，要觀察分析綜合比較，都能得當，那全在乎頭腦冷靜了。頭腦能冷靜，條理纔清楚，心思纔細密，而事的真相，「洞若觀火。」認識以後，即須計劃，計劃的方法，我在服務與修養一書中，談得很多，可以參閱，「一言以蔽之，」計劃要針對事的真相，比方醫生處方，認識病況，要用望聞問切，計劃是開藥味，藥味一定對準脈案，藥不對案，最是大忌，計劃以後，講到實行，古人說：「胸有成竹，」又說「徒法不能以自行，」成竹就是計劃，實行計劃，全在乎躬行實踐。躬行實踐，首求進行順利，要求進行順利，別無他道，只有防止阻礙的發生，所謂阻礙，第一是橫生枝葉，第二是不必有曲折，這兩點能夠消滅，事的控制，自能「游刃有餘」了。

四、對人之控制 神奸巨猾的所以成爲神奸巨猾，他們自有控制人的方法；正人君子也有正人君子的控制人的方法；神奸巨猾，目的在求個人的成功，其控制人的出發點，是爲私；正人君子，目

的在求事業的成功，其控制人的出發點，是爲公；一私一公，控制人的方法，便如涇渭了。

(一)私的控制 余景陶的領袖學，有權術一章，對於私的控制人，說得十二分透闢，他分迎合、誇己、示恩、抑敵、排中、制正、五端。「人們喜歡激烈，自己拚命的激烈，人們喜歡叫囂，自己便努力的叫囂，處處總是跟著多數人跑，時時總是順着潮流走，不但不與人違拗，而且加倍的比衆人出色，」這叫迎合；「用言辭擴大自己的才能資望或功業，」「盡你的力量，吹你所能的一切，」「將活活的一個心靈，懾伏了，麻木了，」這叫誇己；「從地位低下的人們中，突然提拔幾個，加以不次的升擢，結以異常的恩情，」「對於困窘的人，每每開眼觀察，常從其中挑出其可以有爲之人，而解其厄，濟其窮，待以殊禮，結以至情，」「於其欲大用之人，每每故意陷之於大辟，又嚴法以繩，使其自分死無可逃，然後再施展手術，以救活之，」這叫示恩；「凡是能力和我相等，資望相等的人，……出以毒辣手段，一舉而剷除之，」「施展手腕，暗中損害他的信用，」這叫抑敵；「對於下級人員，深相結納，而對於中級人員，則巧爲防制，絕不可使他的威信權力，過於伸張，」這叫排中；「不入樊籠的，便破壞他，誣毀他，誣蔑他，」「根據他的行爲，造出一些似真的謠言，要使局外人，果然

莫明其妙，「一買出二、三小人……實行倒戈，」挑撥兩個正人，使他互鬩而兩相牽制，「這叫制正；總之神奸巨猾，在沒有得志的時候，拚命結納正人，叫正人去替他宣揚，替他捧場，一經上臺，便轉向買幾個小人，做他爪牙，爪牙既成，便用苦肉計，到處說明自己是傀儡，表示某人的專橫，造成不利的空氣，於是對於下級人員，深相結納，有利於下屬的事情，極言自己如何的主張，有不利於下屬的，極言出於某人的意思，並表示自己不贊成，而不得不順從的苦衷，等到時機成熟，決計對某人下攻擊令，他還是假意勸導，叫他們不要如此，免得他為難，始終表示自己是和平的人，神奸巨猾的控制人，真是變化無窮，要不出乎余氏所述的五端。

(二) 公的控制 公的控制，可分四點：我既處人羣中，為人羣的一分子，那麼我的行為，不但影響及於他人，而且時需借助羣衆的力量，以完成我的工作，因此我該時時博採輿論，古人所謂「樂取於人以爲善，」所謂「善與人同，」所謂「集衆思以廣益，」都是這個意思。我能「虛懷若谷，」自然「人肯盡言，」那麼一個團體的人，無論消極積極，無論正面反面，都收爲己用了。一個團體的分子，不會一致，雖不一致，必有足爲模楷的人，古人所謂：「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我能擇其善者深相結納之，工作方面，獲益必多；對於不良分子，既不必嚴聲厲色，也不必盡力排除，我只要抱「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最好要做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不良分子，自然不敢來欺侮，古人雖然說：「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其實只要應付得當，未嘗不可以兩立。我非領袖，當然沒有驅逐小人的權力，那麼惟有謹守藩籬，不使侵犯罷了。如果身居領袖地位，有生殺予奪之權，那又當別論。總之，好人容易控制，壞人難於控制，我自己是好人，那麼與好人是「志同道合」的，控制自屬便利，與壞人是涇渭不同流的，要控制他，那便煞費苦心了。孔子也歎着說：「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論語陽貨唯女章）難養就是難相與，難相與就是難控制。孟軻替齊王出弔於滕，蓋大夫王驩是壞人，齊王使他輔行，孟軻的控制方法，是一味空敷衍，「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公孫丑爲卿章）他的弟子公孫丑問他，他偏不肯直說，說甚麼「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有一次王驩、孟軻都到公行子家弔喪，孟軻不與驩言，說是行禮，這又控制壞人之一法。

五、對己的控制 控制自己，可分兩點來說，第一是他力的約束，第二是忍讓與堅持，自己約束

自己，有時會懈怠，有時會疏忽，有時會原諒，只有利用他力來約束，纔能始終不稍寬懈，什麼叫他力？一是與大眾共守規律，自己的一舉一動，暗中受大眾約束，不得不特別整飭；二是親近嚴師畏友，所謂嚴師，年齡長於我，學問深於我，道德高於我，地位崇於我的師長；所謂畏友，年齡雖相若，地位雖相若，但是他的學問、道德都勝於我，他雖是我的朋友，可是我對於他有些畏懼，不敢相狎，不敢相爭。有了嚴師，有了畏友，雙方夾持，身心自會端正，惟嚴師不易得，畏友亦不易得，他力的約束，最簡便的，是第一法，就是與大眾共守規律。二者並存，當然更好，他力約束的對方，是自力約束。自己約束，是控制自己的普通方法。主要之點，是一切忍耐，比方容易發怒的人，遇不如意事，要極力遏制怒氣；比方躁急的人，遇到事故，要極力鎮靜，做到急事慢行。讓是根於忍，先能忍，然後能讓，不能忍，那裏會讓？忍而不讓，那所謂忍，仍是空話，忍是因，讓是果。但是忍讓並不是畏避，而態度安靜，精神卻要積極，所以忍讓之後，必須繼以堅持，忍讓與堅持，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衝突的，骨子裏是相成的，能堅持的人，纔算真忍讓，能忍讓的人，纔算是真堅持，忍是自己控制的第一步，讓是自己控制的第二步，堅持是自己控制的第三步，三步完成，纔算是真的自己控制。

第十四章 說與幹

一、空說 「言爲心聲，」心有所感，勢不能不有所泄，泄的方法最簡易的，當然是說話。凡是動物，都有說話，虎嘯猿啼，雞鳴犬吠，都是說話。我們不能以不懂他說些什麼，便認爲不是說話。介葛盧知牛鳴，有一天，出門遊散，聽得一頭母牛的鳴聲，他對同伴說，那牛在嘆息說，會生過三子，被主人殺死兩個，同伴不信，詢問主人，確係事實；公冶長通鳥語，民間傳說，公冶長聽得一頭鳥鳴，他對同伴說，那鳥在告訴我們，南山有隻狗咬羊，你吃肉來我吃腸，尋至南山，果然有隻死羊，僵在山上；所以人要說話，原是當然的事，人非金人，怎能三緘其口！而且說話是交換意見的工具，大家不說話，那麼「腹之所藏，何能明顯？」

(一)無物 說話是等於開支票，支票的價值，全在乎能夠兌現，空頭支票，不過一張廢紙，空口說白話，等於空頭支票，還有什麼價值！所以說話之前，必有所見，或有所感，無所見，無所感，勉強

說話，勢必「言之無物」，無物之言，有甚用處？墨子說：「蝦蟆日夜鳴，而人厭之，雄雞一鳴，天下振動，言在當時而已，多言無益。」蝦蟆所以取人厭，由於言之無物，雄雞所以振動天下，由於言之有物，言之多少，還在其次，無物之言，雖說一句也是多的，言之有物，雖說千萬句，仍不厭多呢。

(二)廢話 就說話的全部看來，不能說他無物，可是他的說話，浮誇空泛，很多不必要的話，叫做廢話。說廢話的人，多數是頭腦欠清楚，說話技術欠高明，沒有能力，說必有中；少數的人，自眩才能，喜歡盤旋曲折，說的人果然浪費精神與時光，聽的人也覺得刺刺不休，異常不痛快，甚或引起厭惡的心理。

(三)高調 有些人好爲放言高論，一件普通事，偏說得其大無比，俗稱放大礮，大礮主義的說話，至多不過博大家一笑，當他是癡人說夢，你「姑妄言之」，我「姑妄聽之」，同事實不會符合的，不會實現的。有些人放大礮，自己未嘗不知道，卻不肯不放，放大礮已成功一種癖性了；有些人放大礮，自己不認爲放大礮，反當大家是「井蛙不可以語天，夏蟲不可以語冰」呢！

(四)不做 聽他的話，未嘗不言之成理，理由充分，辦法妥當，可是仍是一張空頭支票，說完

便了，絕不放在心上，這種人目的在宣傳，宣傳的目的，在「欺世而盜名」，世被欺了，名盜到了，還有什麼呢！君子人當然要「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當然要「言顧行，行顧言」，纔算是「慥慥爾」啊！

二、實說 實說當然在兌現，可是兌現的程度，大有不同，有的有折扣，有的無折扣，有的折扣大，有的折扣小，略加分析，可得三種：

(一)能說能幹 這種人「坐而言」，能够「起而行」，說什麼，做什麼，絲毫不打折扣，當然可算言行相符的了；可是先說而後行，有時還有危險性，萬一時機不到，話是說了，兌現沒有確期，人家要疑心你好開空头支票，能够原諒你的，未嘗無人，責備你的，總是多數。尤其青年人，社會對他，沒有多大信用，更容易啓人疑心。其次，說話時是一種時勢，到後來時移勢遷，變成「彼一時，此一時也」，你要兌現，事實上已無法兌現，人家見你始終不兌現，多數人就要疑心你有意開的空頭支票，肯「略述原心」的，能有幾人呢？而且有許多事情，事前不便張揚的，你一張揚，障礙橫生，本可成功，反而受到挫折，所以說在幹前，多少總帶點危險性的。不過話要說回來，比方籌辦某種

公司，招股之前，當然先要說話，使得大家明白，否則那裏會招得股本，一個團體的進行計劃，當然在做前發表的，當然在事前討論的，放在做後，還成其爲計劃麼？

(二)多說少幹 有些人說了十成，做了七八成，實際上打了七折，有些人說了十成，做了五六成，實際上打了五折，有些人折扣還要大些，有時竟會打二三折，甚至一折，那當然有許多原因，實際上不能不打折扣，或者是環境的不許，或者是意思的變遷，或者是人才的不濟，或者是經濟的不夠，或者是大政方針的修改，這些原因，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君子卻「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恥其章)有些人卻不然，他要沽名釣譽，不能不報虛價，加油加醬，說得特別動人，將來不會做到，他早已知道，他早已有此存心，他但求「聲聞過情」，用巧妙的手腕來，擡高自己的地位，這種用心，是不能原諒的。孔子說：「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論語憲問其言章)放言高論，原是空頭支票啊。

(三)少說多幹 如果不能不先說，或喜歡先說的話，我以爲還是少說多做的好，孔子說：「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君子章)這就是少說。少說就是「慎言其餘」，「慎言其

餘，」所以留餘地，將來不致有「有所不足，」而出於「不得不勉，」「不得不勉，」雖然仍能顧全說話的信用，但已覺得有些吃力了。少說之後，繼以多做，做的程度，超過了說的程度，人家對你的信用，格外深厚，以後再有所說，決不會疑心，也許會替你鼓吹呢！因為「事實勝於雄辯，」用事實來折服人，效力再大沒有的。起初少說話，人家或誤會你不能做事，一有事實證明，人家便恍然大悟，知道你誠實可靠，言不虛發，是一位「敏於事而慎於言」的君子，本來取得人家的信用，不在「立談之頃，」而在逐漸累積，逐漸累積的信用，是有鞏固基礎的，一經建立，非你自己摧殘，不會傾倒的。倘使「並非言無二價，此中大有虛頭，」那麼你以後說話，無論如何說法，總是打了一個折扣，牌子一做壞，再要改正，是很不容易的。

三、空幹 空幹雖比空說好，而好的程度卻很有限，所以我們果然要幹，但也要力戒空幹，什麼叫空幹？

(一)無目的的幹 幹的什麼？不知道，為甚麼幹？不知道，要幹到怎樣？也是不知道，這叫做無目的的幹。看他情形，整天忙碌，卻忙不出什麼道理來，我無以名之，名之曰無事忙。他的精神是浪

費的，他的時光也是浪費的，比方走路，信步而行，忽而向東，忽而向西，東西南北，任意所至，走來走去，仍離原地不遠，即其所離原地的距離，根本沒有什麼價值。

(二)無計劃的幹 幹的什麼？他知道的，爲甚麼幹？他知道的，要幹到怎樣？他也知道的，可是問他怎樣幹法？他卻不知道了，這叫做無計劃的幹。看他情形，整天忙碌，當然不能不算是努力，當然不能叫他無事忙，可惜他的做事，有許多不必有的曲折，有許多不必有的挫折，精神未免浪費，時光未免浪費，事倍而功半，太違反了經濟原則了。在今後事務繁劇的世界，這種人勢必感到應付不暇，左支右絀，要同人競爭，勝算必歸他人。

四、實幹 同是實幹，也有幾種幹法，幹法不同，結果亦異，何去何從，青年其各自擇。

(一)慢幹 慢慢的幹，精神始終不會緊張，氣力始終不肯賣足，幹的成績，還算不差，幹的進程，十分遲鈍，有的出於天性，有的出於故意，某君性本遲滯，別人說三句話的時間，他祇能說一句，別人走三步路的時間，他祇能走一步，我有一次想看他寫對聯，他把毛筆一再整理，一再蘸墨，大約等了半小時，還不見下筆，我是性急人，只好放棄看寫字的動機，這是前者的例子。我有一個學

生，同事說他工作不努力，囑我勸勸他，豈知一見面，他說出一番大道理來，他以為他的工作，本不很多，如果從速幹完，有許多時間，沒有事做，閒著、枯坐著，上司不是要說他不做事嗎？爲了避免無事做，所以特別幹得慢些，這是後者的例子。統而言之，都叫慢幹。

(二)快幹 快幹有真有假，一事到手，急急下手，不加思索，不去研究，隨心所欲，順手幹去，幹完便罷，不去檢點，成績好壞不暇問，有無錯誤不暇問，草率從事，但求塞責，這叫假快幹，他的成績決不會高明，有時竟致不合用，還須叫別人重幹，即使勉強可以過去，還須叫別人改正錯誤，結果不但不快，反多一番麻煩。幹之前，十分明白，幹之前，準備充分，用十足精神，竭所有能力，快快的幹去，幹的成績很好，錯誤很少，自己會檢點，上司儘可放心，這纔是真快幹。古人說：「毋欲速，」又說：「欲速則不達，」(論語子路子夏章)這是假快幹的緣故；「游刃有餘，」「舉重若輕，」這是真快幹的情景。

(三)苦幹 明知是苦事，卻咬緊牙關去幹，幹後歎氣，歎後再幹，態度是消極的，精神是積極的，推他所以苦幹的原因，上焉者認定這件工作，在本身是很有價值的，值得去苦幹一下；下焉者

目前沒有好的出路，沒法改途易轍，所謂「雞肋之味，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一面在苦幹，一面想放手，這是後者的心理；一面在苦幹，一面希望「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是前者的心理；後者的苦幹，結果是不幹，他的吃苦，未必有多大收穫，前者的苦幹，結果或許打出一條生路來，而有「剝極而復」，「否極泰來」的一天，不過苦幹的消費精力數量大，疲勞的恢復也不容易，理智的力量，更要打點折扣，這是前者後者所得同樣的損失。

(四) 蠻幹 他的自信力很強，具有十足的傻氣，無論何事，一經認定，雖有勸導，雖有恫嚇，不稍改變，遇到困難，還是幹去，所得結果如何，不去預計，所費精力多少，不去估量，自己力量是否能有成，不去顧問，他是「只知耕耘，不問收穫」的傻子，他的勇往直前之氣概，深足感動別人，起初非笑他的，到後來也許轉為佩服，自來失敗的英雄好漢中，不少此種人；自來建立豐功偉業的英雄好漢中，也不少此種人；幹的結果，雖是一成一敗，而奮鬥到底的精神，初無二致，世界的文明，一部分是這種人幹出來的。

(五) 樂幹 這種人精神飽滿，態度積極，胸襟闊大，他認幹是人生惟一的任務，他認幹是

種積極的遊戲，用遊戲的精神，正事的態度，參合起來，去幹他願意幹、能够幹、值得幹的事，遇到順利，當然快樂；遇到困難，也是快樂。他惟一的目的，是幹幹幹！一刻不停的幹！順利是當然的結果，困難也是當然的結果，順利了再求更順利，困難了打破困難，這種幹的人生觀，再徹底沒有了，不明白的人，或竟當他是瘋子呢！

五、幹了該說麼 有些人主張我只知道幹，說他做甚，莊子說的好，「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知北遊）與其化說的精神與時光，不再幹一些；有些人主張我誠然要好好的幹，幹好以後，也該老實的說，說的用意，不是宣傳，而是使別人知道某事如何幹法，免得將來再走冤枉路，我化一些精力與時光來說，別人得到的益處很大，誰說是不上算！說的用意，不是宣傳，而是使別人知道此路不通，快些不要取道於此，幹而不說，近乎自秘，孔子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古者章）「識途老馬」幹過的人，義當自任，說是為大眾，不是為自己；說是為公，不是為私；我是主張後說的，中國有許多學術失傳，便是因為幹而不說的緣故，舉例來說罷，如墨子的削木為鳶，諸葛亮的木牛流馬，現在都是莫名其妙了。

第十五章 人說與己說

一、什麼話該人說

(一)關於學問的話 我的學問，擅長什麼，學問如何廣博，研究如何深刻，心得如何宏富，或者是關於我的文字，做得如何高妙，公文如何練達，毛筆字如何美好，其他技能如何出來，這些都該別人來說。比方說孔子的學問，在那時可謂一時無兩，自己卻沒有誇口過，至多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葉公章）至多說「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非章）有時甚至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論語子罕吾有章）孔子的門弟子十分稱頌他，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夫子章）又說：「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顏淵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史記孔子世家）如果換了孔子自說，青年試想，孔子成爲何等樣人？

(二)關於經驗的話 我做了多少年事，當然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我有多少經驗，自己當然知道得最清楚，可是別人未必不知道我，與其我說自己經驗如何豐富，不如讓別人來說罷，別人說我經驗豐富，是欽佩我；我說自己經驗如何豐富，便變了誇張，變了自矜；別人說的話，旁人容易相信，很易引起對我的器重；我說的話，反而惹人藐視，認為我是器小易盈，不足以當大事。只有當人家就某問題請教我的時候，我纔可以用婉轉的語氣，似肯定非肯定的，把我的經驗，從實說來，供給他做參考，還該附帶聲明，這是小小的經驗，或貧薄的經驗，表示我的經驗，很是有限，也許沒有多大的價值。

(三)關於能力的話 我的能力如何，根本有事實可以證明，既有事實來證明，何須我說！孔子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論語泰伯如有章）周公是多才多藝的人，尚不該自己誇張，而況他人？別人說我能力如何美好，還該說聲誇獎，不敢當，表示撝謙；自己說自己的能力美好，顯見是「初學三年，天下去得」，適足以見輕於天下人。我們能力之為物，一半是天然，一半靠歷練，青年人天賦雖強，歷練究屬有限，怎好自命不凡，動輒眩耀自己的能力。

呢！我相信越歷練，越覺得自己能力的不够，俗語說：「再學三年，寸步難行，」這句話一點不錯的。

(四)關於努力的話 做工作應該努力，努力是我應該的本分，不努力，就是不稱職，便是「尸位素餐」，所以努力的根本用不到提起，而且努力不是抽象，而是具體的，「戴月披星」，「夙夜勤勞」，還不好算是努力，效率很高，成績卓著，纔是真努力，那麼我的努力不努力，「昭昭在人耳目」，何須我說得！別人說我努力，說我勞苦功高，我還該「謙以自牧」，「左傳鞍之戰，晉大敗齊師，這當然是主師的努力，卻克卻說：『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卻克不肯說自己的努力，努力的成績，終不可掩，越是自己不肯說努力，越見得我人格高尚，別人越要說我努力！

(五)關於待遇的話 待遇誰都希望改善，改善待遇，是上司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在未任事時，當然已經知道待遇情形，如果不合我意，儘可不幹，既經願意幹了，為甚還要嫌歹道好呢？雖然我的工作加多了，或者勞績轉著了，但是上司既不是瞎子，又不是聾子，一定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事實可能，必會改善，何必我來開口？即使事實不可能，上司也會從各方面來安慰我，勸我暫時委屈，只怕工作不見高明，卻嫌「酒淡肉不酥」，徒然惹人討厭，這又何苦呢！即使遇到觀察不清的

上司，也可從旁的方面，使他明白，自己說話，總嫌不妥。

二、什麼話該已說

(一)計劃 做事的計劃，應該自己說的，說自己做事的計劃，並不是宣傳，是使別人瞭解我的計劃，免得發生誤會，發生阻力；說自己做事的計劃，並不是宣傳，是使別人能够分工合作，同向一個目標進行，早觀厥成；說自己做事的計劃，並不是宣傳，是希望別人各抒所見，補正我計劃的缺失；我不說話，誰能知道我的計劃呢！

(二)報告 經辦一件事情，所有經過情形，以及處置方法，與所得結果，應該自己說的，說得越詳細越好，說得越周到越好，卻不該輕描淡寫，過分樂觀，免得將來發生意外問題；也不該張大其詞，故意說得十分嚴重，顯出自己處理的本領，總要按著實際，提出綱領，逐一分別說明，使聽者胸中雪亮，勝似親歷其境，最不好的，是囉嗦夾雜，使聽者如墮五里霧中，或三言兩語，搔不着癢處。

(三)疑問 我如果是個有靈性的，不是一架機器，做事往往會發生疑問的，做事能發生疑問，便是肯虛心的證據。只有一架機器，終年轉動著，老是如此，不發生什麼疑問。有了疑問，自己不

能解決，應該據實說出來，請教大家，共謀解決；不應該悶在肚裏，不使人知道，孔子教子張「闕疑」，究竟不是好辦法，古人的話，未可盡信，卽此一端，已可概見。

(四)困難 不做事的人，纔沒有困難，做事終不免有困難的。有了困難，第一步當然要自行設法打破，萬一沒法打破的話，總不能讓困難橫梗在前面，擋住我做事的進程，只有頒兵求救，纔生路。怎樣頒兵求救呢？當然要把困難之點，從實說出，請大家共同應付，俗語說：「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與衆磋商，自會磋商出辦法來，「就有道而正焉，」原是上上，「愚者千慮，」也有一得的。

(五)缺失 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無可非議的，「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因爲人的精神能力，究有限量，憑我萬分注意，事後檢點，缺點總不能免，與其被別人發見，當作話柄，不如我自行檢舉，老實說出，以後做事，對於以前缺點，特別留意，實行古人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孟子公孫丑燕人章）順當然是不對，如果「又從而爲之辭，」（孟子公孫丑燕人章）那更不對了。

三、青年的說話病 世人病青年喜歡說話，以爲「議論多而成功少」，我以爲這種說話病，還在其次，青年最大的說話病，是不說應該說的話，而說不應該說的話，專說別人說的話，而不說自己的話，所以大家嫌得青年說話太多。如果青年能說應該說的話，再多說些，也不嫌其多呢！現在的青年，一方面接受些新思潮，一方面受繁華的震動，因爲思想新，對於現社會的一切，都看不入眼；因爲受繁華的震動，對於現在生活，深覺不滿足；於是只覺得我的地位，簡直是用非所學，我的能力，無處發展，我的工作，已很努力，還是吃力不賺錢，於是到處要說我的學問如何如何，我的經驗如何如何，我的能力如何如何，我的努力如何如何，我的待遇卻如此其菲薄，一片牢騷不平聲，說盡別人應該說的話，說的人喊破喉嚨，聽的人振破耳鼓，你們越討厭，我越要說，你們索性給個不睬，你以此來，我以此應，無形中成爲對壘形勢，同情於社會的，總說青年不好，同情於青年的，總說社會不好，依我看來，青年先要改變說話的方面，專說我的計劃如何如何，我的工作報告如何如何，我的疑問如何如何，我的困難如何如何，我的缺失如何如何，儘量說自己應該說的話，社會對於青年的心理，自會轉變，稍稍留心考察，不禁脫口而出的說道：某青年的學問不差，某青年的經驗不差，某青年的能力

不差，某青年的努力不差，某青年的待遇應設法增加，各說各的話，青年與社會，水乳交融！「戾氣致乖，和氣致祥，」社會自然日趨於光明了。青年說話的方向，如果不肯改變，社會與青年，不會接近，戾氣越積越厚，決不是社會之福，也不是青年之福，「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易經乾卦》）青年其三復斯言！在社會方面呢，也該平心靜氣，看見青年學問不夠，幫助他補充，有了進步，更要多多獎勵；看見青年經驗不夠，要多多指導，使他少碰些壁；看見青年能力不夠，要使他多多歷練；看見青年做事努力，要多多稱許；看見青年待遇太薄，再設法酌量改進；你走近些，我也走近些，攜手之期，當不在遠，一定要強迫青年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論語學而學而章》）的君子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韓愈雜說》）韓愈的思想，尙且如此，而況青年！「老驥伏櫪，輒思長鳴，」「脾肉復生，」英雄往往慨歎無用武之地，社會不該單怪青年，青年也不該單怪社會，我的話，總不失爲持平之論罷！

第十六章 救國與救己

一、救己的目標

(一) 自教 什麼叫自教？就是自己約束自己，自己教導自己，如何約束？如何教導？先要有決心，次要知道自己的缺點，更要有辦法，我想與其用抽象的伸說，不如用事實來證明，我有一位素未見面的神交朋友，他是二十四歲的青年，讀了我的服務與修養，特從貴陽軍中寫信給我，提出許多問題來問我，我纔知道他是位真能自教的青年。他自初級中學畢業後，又在中央軍校畢業，他是做過中央軍排、連、營長、團附、參謀，現任滇黔綏靖署少校參謀，他是早年喪父，家道中落的苦青年，他的決心是「瞻前顧後，時作打算，對於人生歷程，宜分階段，擬以三十歲以前為學業準備期，三十歲以後為事業創造期」；他的辦法，是「在學業準備期中，亟應完成高中以上普通知識，大學程度相等之政治經濟常識，至於攸關職業之軍事學識，則與時並進，日新又新，所有準備方

式，概以工讀主義之自修辦法實行之。」「現正以每日一小時補習科學，一小時研究時事問題，一小時鑽研軍事科學。」他的自己認識自己，是「居常自信，倘使國文程度，能應付裕如，工作與成績，定能勝今倍蓰；」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缺點，是「因應付目前職務，及擴大將來之應用起見，殊感國文程度之低淺，昔在中學時代，僅致力於白話文，應世服務後，對於白話文，根本毫無用處，尤其是擬辦軍事文電，完全限用文言文，舉凡行文措辭，皆感詞不達意，關於普通科學中，最感困難者，厥為數學物理化學，而此三科在中學時代，因其呆板乏味，毫無心得，今日幾有重新學習之必要；」青年們，郭君不是你們最好的自教模範麼？

(二)自養 我在學生時代，決計自行解決日常課業用費，隨時寫些短篇文字，投登日報，當時日報第一版，都是社論，我的起碼文字，常被錄登，得到稿費，作為購買課業用品費，二十三歲，出校做事，連一條棉袴都無力購備。因為我是主張力求自養的人，求學時代，無力賺錢，原是事實，但是投稿工作，未嘗一無所獲，這叫做準備自養。一出來做事，首忌講究衣著，現在的青年，做個商店練習生，或初級職員，居然洋裝革履，成一個摩登少年，家裏有幾個錢，向家裏要錢，以補不足；家裏

無錢的，千方百計，向朋友挪借，向商店賒欠，本來可以自養的，結果不能自養。而且自養的意義，不單是養活自身，還要養活家人，父母也許年事還輕，足以自食其力，但是我有了妻子，在情理上講來，再不該依賴父母了。青年的不能自養，多數由於浪費，如能力求節省，不怕過刻苦生活，自養並非難事。不能自養的青年，應該把「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大學平天下章），幾句話，當作座右銘，自會「念茲在茲」了。青年既入社會服務，名義上已是「生之者」的一員，倘仍不能自養，實際上還是個「食之者」，從整個社會看來，「生之者寡，食之者衆」，非弄到民窮財盡不止，所以青年自養，不單關係自身與一家，簡直關係及於社會呢。

（三）自衛 什麼叫自衛？應該分消極積極兩方面來講，消極方面至少要不_？自毀滅自己的身體，如賭、如舞、如嫖、如酒、如意淫、如手淫都是自己毀滅自己身體的行爲。有些青年，卻以此爲消遣，以此爲時髦，不知適足以毀滅自己的身體，這是多少痛心的事呢！積極方面，生活要有一定紀律，始終注意體格的鍛鍊，我的神交朋友郭君來信說及：「我之私生活，素有規律之習慣，每日一小時練習網球，或騎馬，自早晨五時起牀，以及於晚間十一時做日記後就寢，除有特別事故外，皆

能遵守作息時間。」郭君鍛鍊身體方法，可供參考。總之，自衛的第一步，在乎求健，自衛的第二步，在乎求強，非健不能求強，不健而求強，弊在躡等，躡等那有好處？非求強不足以自衛，因為自衛的最大目的，不在抵抗疾病，而在抵抗強暴，要抵抗強暴，須有相當的實力與武術。不能抵抗強暴，所謂自衛，是消極的，是奴化的，結果到不能自衛為止。所謂自衛的實力，要能負六、七十斤的東西，日行七、八十里路，而不致疲不能興；所謂自衛的武術，至少要會射擊、會拳術，最好更要會騎馬。

二、救國的目標

(一) 教人 教人教些什麼？這是先決問題，一是教識字，二是教愛國，三是教組織，小學生尙且能够擔任教人識字之責，而況在青年，當然勝任愉快。如果全國青年總動員，來做教人識字的工作，我敢相信在一、二年內，可以掃除所有的文盲，不會費去分文，卻做成極偉大的工作，在將來中國歷史上，一定大書特書的。教人愛國，重在演講，所謂愛國，具體說來，我認爲應該先做三事：一是中國情形，二是世界大勢，三是服用國貨，中國情形不明白，愛國心無由發生，世界大勢也無從談起；世界大勢不明白，不會知道中國處境的艱難，與夫應走的方向，愛國心不會熱烈；中國情形，世

界大勢，都明白了，然後談到服用國貨問題，自會迎刃而解了。教人組織，比較難些，必須先要與他們混得熟悉，對你有了信用，從多方面使他們知道組織的需要，於是指導他們組織各種團體，舉例來說，如冬季指導組織冬防團或守望隊，自力保持治安；如夏季指導組織衛生隊，舉行衛生運動；總之對於他們有直接利益的。但是這三種教人工作，到什麼地方去做？在什麼時候做呢？那也很簡單，到你熟悉的地方去做，如故鄉，如服務機關；在你空暇的時候去做，如年暑假，如例假，如業餘，如課餘，那麼如何入手呢？當然青年本身先要有組織，人數不必多，有三、四人以上，已經可以了，有了組織，計劃可以周密些，進行可以有力些，困難容易解決些，工作的興趣比較濃厚些。

(二)養人 養人比教人難得多了，第一先要能够自養，第二要有創業的能力，不能自養，決不能創業，能自養的，未必即能創業，不能創業，用什麼方法來養人呢？我之所謂養人，並不是教你做消極的施捨事業，而要做積極的生產事業，能做生產事業，必須雇用人手，雇用十人，養活十人，雇用百人，養活百人，事越大，養的人越多。這裏所說的十人、百人，是指直接受養於你者而言，每人的家中，有三人待養於這個人，那麼你所養之人，原為十人的，連間接的在內，實有四十人，你所養

之人，原爲百人的，連間接的在內，實有四百人，一人而能養四十人，四百人，養人的能力，已不算小了。不過創造事業，談何容易，在青年似難辦到，但在青年時代，卻不能沒有養人的願望，認爲救國的一大目標，下了種子，未必顆顆發芽，這是事實；不下種子，絕對不會發芽，也是事實；青年人存養人的心思，多少總有收穫，大家不存養人的心思，只想做個自了漢，前途更是不堪設想了！

(三) 衛人 青年的衛人，可分平常時與非常時兩種，在平常時，我主張加入保衛團等，保衛地方的武裝團體，盡保衛一方之責；在非常時衛人的工作更多，如救護、如防空、如防毒、如通訊，都是很重要的工作，這種工作當然需要特殊訓練，好在訓練期間，不會過長，要業餘，或課餘，已可辦到。學會了這種衛人技能，應該就自己的志願，認定一種，在整個組織之下，做實際的工作，我相信這種衛人工作，雖在後方，但在作戰價值上看來，其重要決不在上前線殺敵之下。中國不缺少上前線殺敵的健兒，卻缺少做後方工作的人員，後方工作，做得周密，作戰的力量，一定偉大，而且能格外持久，原來今後的救國工作，必須要全國總動員，全國人入於戰事狀態中，決不是單單浴血沙場，所能濟事的。所以我不反對青年上前線，卻更贊成青年在後方做衛人的工作。

三、救己與救國孰先 要救國，必須救己，這是一定的。己不能救，而待救於人，這種青年說救國，無異癡人說夢，不過救國並不須等到救己工作完全做好後，纔開始去做，我是主張一面救己，一面救國，在平常時呢，救己工作多做些，遇到緊急關頭，那只好拋棄了救己工作，專做救國工作，用全國人全數的精力能力來撲滅當前的困難，蓋遇非常事，當用非常手段，然後能收非常之功，所以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工作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工作幾句話，有時有變通的必要。總之，無論救己，無論救國，重在做，不重在說，惟有做，纔有真效果，說有什麼用處？至多不過聳人聽聞，以快一時罷了！

第十七章 望遠與顯微

一、什麼叫微 天下的事物，只有遠近，沒有大小，一粒種子，可以算得小了，種子中的仁，不是小之又小麼？但是尋丈的樹木生於仁，無數的繁花鮮果生於仁，大既生於小，多也生於小，那末所謂小，原是皮相之談，實在是很大呢。因為大有幻像與精神的不同，人目所見的，往往為幻想之大，精神之大，非肉眼所能見，幻想之大，其大有限，精神之大，其大無極，精神之大，為幻想之大的根，幻想之大，有時為精神之大的幾分之一，我的所謂精神之大，不是抽象，而是實體，就是事物之仁，事物之仁，即所謂微，微既是精神的大，既是肉眼所不易見，當然是潛的，不是顯的。比方大洋中的珊瑚島，露出水面，不過是極小的一部分，在水中的呢，原是龐然大物，所以微是大而隱。古人對於微，特別注意，中庸說：「莫現乎隱，莫顯乎微。」（中庸第一章）這就是說隱就是現，隱要作現看，微就是顯，微要作顯看；微作顯看，是就微的性質論，隱作現看，是表明看，微的祕訣。

二、爲甚顯微。詩經上說：「鸞飛麗天，魚躍於淵。」（中庸第十二章）這是說上上下下，都弄個明白，顯微是注意魚躍於淵的工夫。詩經上又說：「相彼雨雪，先集爲霰。」顯微所以知幾，易經極注意知幾，說什麼「知幾其神乎」！列子天瑞篇對於幾，說得很透闢：「種有幾，若蠶爲鶉，得水爲蠶，得水土之際則爲蠶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烏，陵烏得鬱栖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蟻蟻，其葉爲蝴蝶，蝴蝶膏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駒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醢酪……萬物皆出於機。」微的變化，既如此其無窮而巨大，怎好不設法顯出，使無遁形呢？以上是從哲學的見地，說明顯微的重要性，現在再從修養上說來，劉備說：「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劉備的所謂小，就是微的意思。古人主張「防微杜漸」，實以「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在好的方面呢，「集腋可以成裘」，「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層樓」，大惡生於微，大善亦生於微。從服務說來，何嘗不是如此，滴水不能穿石，是事實，滴之不已，卒把石滴穿，也是事實，一滴水中，藏有一聲霹靂，科學家已經公認，以此對不明科學的人說，便要十分詫異了，微之不可不顯，豈待繁徵博引呢！

三、如何顯微 顯微當有工具，要顯物的微，須用顯微鏡，顯微鏡的倍數越大，所顯的微越多，肉眼所看見的物，往往不是物的真相，從顯微鏡下所看見的，纔是物的真相，彼此相較，大有出入，這種情形，稍明物理的人，都能知道。顯事的微，也需要特別顯微鏡，不過物理學上的顯微鏡，只能顯物的微，不能顯事的微，顯事之微的顯微鏡，不是物質的，而是精神的，人生呱呱墮地時，便帶着顯事的顯微鏡以同來，不過有些人會用，有些人不會用，有些人用得精，有些人用得不精，因此有些人能見事的微，有些人不能見事的微。那麼顯事的顯微鏡，究竟是什麼？說穿了，也很平常，就是理智。凡是生而爲人，誰沒有理智？理智的力量，異常偉大，如能運用得當，任何事的微，都能看到。可是運用方法，大有關係，理智有光，光能鑑事，理智的光，可以析秋毫而無隱，比任何光力爲強大；可是理智的面上，很容易積塵埃，塵埃蔽其面，理智便失其作用，什麼是理智面上的塵埃？就是感情。感情用事，微遂不見，感情如何使他退避，那要靠冷靜的頭腦，冷靜的頭腦，就是拂拭理智面上塵埃的拂帚。頭腦冷靜以後，理智便發揮他的力量。觀察自然精密了，思慮自然周到了，一切事的微，便灼然現於外，不難設法指揮他，支配他，使他做我的助力，「做我的阻力，做事所以能够「得心應手，」「左右逢原，」實由於

腳踏實地，所以能够腳踏實地，實由於早有安排，所以能够早有安排，實由於知微。

四、青年與微 青年的心理，以為微是不足介意，不屑措意，根本看不起微，人的精神，祇有此數，宜務其大者，綱舉則目張，務大則小附，卻不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今日以為微，明日便變為無窮大，雖欲應付，而力有不足，康莊大道上，放一塊香蕉皮，不是微事麼？然而不拾起來，放在一邊，行人偶不留神，會給你滑倒地，跌得不巧，或竟皮破血流，折足傷頭，誰說是微事？而況天下事的微，多於康莊大道的香蕉皮，微的勢力，大於香蕉皮的滑倒人者萬萬！「一失足成千古恨，轉回頭已是百年身」，青年做事，多遭挫折，其病在乎忽微！青年當知「物莫不有先，礎先雨而潤，鐘先霧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齋先風而翔」，礎潤鐘清，灰飛蟄閉，蟻徙就是微，繼之而至的，便是雨，便是霧，便是……，可見微不是細小，而是先幾。先幾也可說是事物之根，有根必發，善根宜培，惡根宜剷，從根著力，力省而功巨，這是不可不知的。

五、什麼叫遠 遠可分兩方面說，身處東亞，講到歐美的如何如何，是空間的遠；身處今日，看到五年、十年、百年以後，是時間的遠；俗語說眼觀四處，耳聽八方，八方四處，這也是空間的遠；空間的遠，

與時間的遠，性質有些不同，時間的遠，天天在移近，遠隔五年、十年、百年的，過了五年、十年、百年，便在目前了，時光流轉，人隨時光而前進，時間的遠，雖始終不動，而時光與人，始終向着他前進，反而覺得他在不絕的移近了；空間的遠，遠固不移，而人也不移，始終保持著彼此的原有距離，東亞的人，不會全數到歐美去，歐美的地方，也不會移到東亞來，但是歐美所發生的事實，他的勢力，會影響及於東亞。比方投石水中，波浪四溢，及於他處，所以就關係論，時間的遠，爲時稍緩，空間的遠，反而短促，轉瞬卽至，幾乎是「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就性質論，時間的遠，與空間的遠，同樣重要，注重空間的遠，忽略時間的遠，無由明其因果；注重時間的遠，忽略空間的遠，無由知其趨勢；重其一而忽其一，無論所重在何方面，都不能稱爲真知遠者。

六、爲甚望遠 從前交通不便，大家閉關自守，「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道德經）空間的遠，影響較少；自從海禁大開，交通器具，日益精進，彼此相隔萬里，無異晤言一室，於是空間大爲短縮，彼此的關係，捷如響應，如果囿於一隅，我行我素，我以爲庶幾乎了，誰知世界潮流，澎湃來襲，我的素行，偶一與之相逆，簡直似土崩瓦解，決沒有抵抗的力量，我個人既生爲現

世界的一員，第一應知道世界趨勢，而能因應有方，如弄潮兒一般，一切勝利，自屬於我，名之爲俊傑，實非過譽。時間的遠，爲空間的遠之因，時間的遠，爲空間的遠應付之根，前者的說法，要明白空間遠的時間之遠，後者的說法，要明白我的時間之遠。明白前者的時間之遠，那麼空間的遠所由產生，胸中雪亮，將來變化，雖曰無窮，可以前知，來襲的勢力，可以估量；明白後者的時間之遠，我的最易受到侵襲者何在，完全明瞭，必如何應付，最是合宜，也可以知道，所以豪傑之士，一定要目光如炬，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盡收胸中，人知其然，我知其所以然，先人一著，高人一等，這不是俊傑麼？人皆慌亂，我獨安定，這不是俊傑麼？俊傑非他，就是先知先覺的人，先知先覺，就是先知遠，先覺遠，青年當於遠處著想，並非好高務遠，於此可見。

七、如何望遠 望遠物，須登高處，古人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登泰山而小天下，」首二句講望遠的方法，末一句講登高的所見，按之實際，未免言大而誇，雖曾登層樓，登泰山，肉眼所及，究屬有限，那能遠及千里？欲濟肉眼之窮，只有用望遠鏡，望遠鏡中所見，纔能「足寸千里，」所望者遠，可是望遠鏡，祇能望物的遠，不能望事的遠，欲望事的遠，須別謀他法。能够出外考察，目之所見，

耳之所聞，很多出於原有見聞之外，行萬里路，當然與足不出戶的，大有不同，這是望空問遠的最切實方法。可是此種機會，一時難得，能够遊歷全世界者，全國能有幾人？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留心世界大勢，從書本、雜誌、報張中，得到世界的真相，俗語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不是秀才的別有神通，實靠文字爲之媒介，一般單讀古書或科學文學，而忽略雜誌、報紙的人，根本不會望見空間的遠。不過考察看書，各有流弊，考察易得其皮毛，而忽其精神，事的真相，沒由認識；看書易流於輕信，而出於盲從，因爲書中所述，一部分爲虛偽的，一部分爲主觀的，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盡心盡信章）書的不可信，自古已然，而今爲烈，所以考察一定要力求切實，多方採訪，純用客觀，更要力戒所蔽；看書一定要用科學方法，從分析比較中，得其真偽，更要力戒我見。至於時間的遠，望之之法，惟在讀書，現在雖有發掘古跡一法，應用還不甚廣，論語爲政篇，有這樣一段文字：「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這是孔子根據已往，測知將來，望時間遠的方法，莫能外此。不過孔子說得輕描淡寫，認爲非常容易，事實未必如此，已往事實紛紜，找出線索來，談何容易！事固沒有無因而至的，而因卻不易求，從

因上生出來的果，爲四周環境的變動，未必盡如預料，所損所益在何處？這是第一問題；所損所益多少？這是第二問題；文憲的數量，是否足徵？這是第三問題；文憲是否有徵的價值？這是第四問題；古人常說：「讀破萬卷書，」書至萬卷，其多可知，能讀已非旦夕事，要讀破他，更需要好的方法。「六經爲我註腳，」這嫌我見太深，無條件相信書中所述，又近乎做書的奴隸，必須抱懷疑態度，用研究精神，纔能望到事的時間之遠，我不禁掉一句文話，「蓋亦冥冥乎其難哉！」

八、青年與遠 青年未嘗不想望遠，但只知望空間的遠，不知望時間的遠，以爲空間的遠，是現實的，時間的遠，是歷史的，現實的遠，是急需的，歷史的遠，是非急需的，殊不知空間的遠，根於時間的遠，不明時間的遠，但求空間的遠，結果往往不甚正確。「察既往，」然後能「知來者，」這是顛撲不破的道理。青年忽視了「察既往」的工作，空間的遠，至多做到人云亦云，比方瞎子捉象，得其一體罷了。對於本身所處的社會，更不屑作時間的遠之研討，以爲本身所處的社會，是醜的，是惡的，沒有什麼價值的，因此對於空間的遠，即使知道得很清楚，也不會因應得宜，但是這種青年，還是上等等者，更有只知做表面工作，什麼時間的遠，什麼空間的遠，絕不措意，「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陶淵明

桃花源記）他們是想做個十足道地的「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他們簡直是「夏蟲不可以語冰，井蛙不可以語天，」（莊子秋水篇）其實呢，他們連夏都不想知道，井中之天，都不想望呢！

我理想中的青年，必須備有兩副眼鏡，一副是望遠眼鏡，一副是顯微眼鏡，要顯微時，用顯微眼鏡，要望遠時，用望遠眼鏡，「細大不捐，」「遠近兼顧，」方算大有為的青年！

第十八章 前進與後退

一、前進的事項

(一)對學問 學問是無窮的，我雖「焚膏繼晷」百年光陰中，幼年不能學，有病不能學，衰老不能學，做工作時又不能學，除了四不學，能學的時光，已很有限，把這很有限能學時光，努力於學問，能得到多少學問？在學問的全數中，不是「滄海一粟」麼？倘使再不努力，「玩日愒歲」，豈不辜負了此生？而且中國在今日事事不及人，最大的關鍵，由於學問的落後，萬事萬物，基於學問，青年如能對於學問，前進不已，比別國人格外的努力，也須費去許多精力與時間，纔能趕得上人家，無論為個人計，為整個民族計，只有發憤為學，方有出路。古人說：「學然後知不足，」越致力於學問，越覺得學問的浩博。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年至五十，尚須學易，況在青年！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古之章）我希望青年為人

而學，勉爲今之學者！如何求學，始可謂之前進？子夏說的好：「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論語子張日知章）孔子也曾說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論語述而章）又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論語泰伯篤信章）「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泰伯學如章）千句併一句說，就是要「終生以之！」

（二）對職業 職業絕似河流，必須要時加疏濬，河牀越深，水流越暢，任其自然，則河牀淤塞，水流漸減，職業的疏濬工夫，有時比疏濬河牀還需要，只有前進，不許中止，中止便要淤塞，往往許多職業，本來欣欣向榮的，一轉瞬而大非昔比，變成衰老不堪，這就是不前進的緣故。一個人的職業，有一個人的生命線，一個職業機關，有一個職業機關的生命線，整個的職業界，有整個職業界的生命線，對於個人的職業，不謀前進，個人要失敗，一個職業機關不謀前進，一個機關要失敗，整個的職業界不謀前進，整個的職業界要失敗。青年對於職業，第一先要謀個人職業的前進，第二要一個職業機關的前進，最後更要整個職業界的前進，使命之重大，不言可知了。職業無止境，我的前進也無已時，即使不能超越一切，至少也須不做時代之落伍者。古人說：「念茲在茲。」青年

對於職業，不但是要念念不忘，而且要多方努力，使得職業的生命線不絕的延長，不絕的發展，一息尚存，不容稍懈，雖到頭童齒豁，一天在職業界，仍須保持前進的精神。

二、前進的方式 前進是一句抽象的話，如何前進，方式各有不同，大致說來，約分三種：

(一)急進派 這種人前進的思想，異常急切，集中全力，求學問職業的前進，他的前進，著重在縱的方面，一心一意的向前邁進，他的前進的距離，比一般一人為遠；可是近於孤軍深入，危險也比較多些。在學問方面易犯躡等之弊，在職業方面易犯空疏之弊，做學問躡等，所做學問，是不徹底的；做職業空疎，更易成爲肥胖病，形體雖然龐大，實力反感不足，不經風浪，尙可支撐場面，一有襲擊，全體都要動搖，「其銳進者其退速，」真可以說：「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從效率上看來，進了十尺，到後退了五尺，結果只進了五尺，精力有一半浪費；有時也許要從頭做去，那麼更是得不償失了。大致學問的急進，流弊還小，職業的急進，受累無窮，有許多人往往一蹶不振的，這種情形，在職業界儘多實例，稍明職業界狀況的，不難舉出許多事實來。「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振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余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孟子公孫丑不

動心章)急進派而能免蹈宋人掘苗助長的覆轍者很少,宜乎古人要說:「欲速不達」了。我對於急進派欽佩其精神,而反對其方法!

(二)漸進派 漸進派思想穩健,他無論對學問對職業,主張做橫的擴充,補苴罅漏,是惟一目的,其工作在乎內容充實,力量雄厚,風浪襲擊,不會搖動,這是他的長處。可是縱的方面,用力太少,前進成績,不會良好,在現在一切急速演進的時代,總不免有時代落伍之虞,一旦落伍,他的職業與學問,變為陳舊,把陳舊的學問,或職業,要與人角逐,多數要失敗的。與人角逐而至於失敗,那麼他的用力,不是仍屬徒然麼?我覺得漸進派的思想,偏於保守,漸進派的方法,近於迂拙,漸進派的精神,近於萎靡,固非青年人所能耐,也非青年人所宜法。現在的世界,原是角逐場,我雖不願與人競勝,別人要與我競勝,競必不勝,有何可取!如此說來,急進不對,漸進又不對,前進的方式,究應採取那一種呢?依我看來,只有第三種。

(三)折中派 折中派不是騎牆派,是要「執其兩端,」而用其中,開始前進,先做橫的擴充,把基礎打得結實,儲足了雄厚的力量,再作向前的挺進;經一度挺進之後,立刻改變方向,再做橫

的擴充，內容充實了，再度向前挺進；橫的擴充，與縱的挺進，相間爲用，橫的擴充，是向前挺進的準備，向前挺進，是橫的擴充之目的，不住的擴充，不住的挺進，邁進之中有穩健，穩健之中有邁進，做學問是如此，做職業也是如此，這叫做「不激不隨」。試看古來學問上的成功人，職業上的成功人，及其他成功人，那個不是如此的。或者說，一會做橫的擴充，一會做縱的挺進，方面太多，精力不是要分散的麼？這是過慮。擴充的結果，生出一種力量，是幫助挺進，挺進的區域，由擴充來填實，擴充的力量，不會過剩，挺進的區域，不會空虛，方面雖有橫與縱的不同，目標始終是一個，精力那裏會分散呢？目標相同，所得的結果，可以累積，無論學問，無論職業，依此前進，不難成爲堅強雄偉的東西，下一分工夫，收一分效果，再經濟沒有了。

四、後退的事項

(一)對職務 職務與職業不同，不但範圍有大小，從嚴格說來，職業是對公而言，職務是對私而言，職業宜力求前進，職務卻應時作後退想，我的職務，雖非重要地位，在我下的已有許多人，我對職務應該表示滿足。這個職務，現在固由我擔任，卻不能終生佔爲己有，我可以幹得，別人也

可以幹得，能够作如此想，對於現在的職務，不會時覺不滿，不肯「行險以徼倖」，自然能「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了；能够作如此想，對於現在的職務，不會認為私人地盤，好幹便幹，不好幹便舍而去，自然能「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了。同時要知道，對職務作退一步想，並不是存「五日京兆」的心思，抱「得過且過」的態度，思想還是積極的，精神還是緊張的，工作還是努力的，孔子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第四章）把這些話來衡量青年，對於職業的心理，再恰當沒有了。

（二）對生活 我主張生活不使充進，生活充進，必變為「量出為入」，出一天一天的提高，正當的收入，不敷支配，於是借債，債越借越多，事實上不能不還，而又苦於無法拔還，債主逼得緊，於是乎出於宕用公款，公款必須有歸清時，而又苦於移補不得，於是乎出於營私舞弊，一朝發覺，結果當然悲慘。所以有主張「量入為出」的，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不要有分文虧空，比了量出為入的，誠然妥當些。可是收支適合，兩手常空，一有意外用途，仍非借債不可。再不幸些，至於無所收

入，到那時吃慣、用慣、吃苦不得，而在事實上，偏連起碼生活，都無法維持，試問如何渡過難關窮途落魄，無力自存，此中苦況，非局外人所能想像萬一！所以在有收入時，生活極力降底，俗語說：「有錢常似無錢日，」無論如何，要儲蓄起來，為萬一之備，衣服不妨樸素些，飲食不妨簡單些，一切消耗，可省則省，「積散沙可以成泰山，」只要有決心，不難成功。

五、後退的方式

(一)漸退式 如果我對於現在職務，認為與志趣不合，浩然有去志，千萬不要意志蕭條，敷衍了事。在職一日，仍須打起精神幹一日，不要留一個壞印象，在人的心目中，同時對於經辦事項，格外要整理清楚，隨時可以移交，無論文件帳目，都要如此。對於自己方面，也該決定後退方針，如果暫時休養，休養時期的生活費，要預先籌措；如果想另想發展，新途徑先要確定，雖然「騎馬尋馬，」只要不看輕目前騎的馬，在人格上，在服務道德上，還不致有什麼虧損。不過實行告退，也要合於時機，如在工作緊要期間，我如放手，公家受到壞的影響，也是不該的。

(二)勇退式 一旦不幸發生意外，事前不及預備，逢此境遇，惟有顧全大局，忍痛犧牲小己，

決不要憤懣不平，而至意氣用事，想出方法來與對方一較勝負，我的勝負，既不可必，而公家因此受到一度紛擾，損壞元氣，恢復非易，而且羣衆一經浮動，使歸平靜，實非容易，有時竟成爲慣性，風潮屢起屢伏，雖欲除根而不得，「作俑由我，」能無負疚呢？我所以立主張，「犯而不校，」是先公後私的意思，決不是怯弱無能，甘心「吐面自乾。」現在社會不上軌道，這種情形，見不一見，照我的方法應付，在私人或蒙「不白之冤，」在公家卻受惠不淺，在對方或長其凶饒，而我既勇退，也不必計較區區，這種應變手段，說來容易，做卻很難，非態度鎮靜，勇於犧牲小己的，不克臻此。

第十九章 是與非

一、古人的是非觀

(一) 孟子 孟子以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公都章）他認「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不忍章）沒有是非之心，是「非人也。」人心所同然的，是理是義，理義之於人，大家一樣。他說：「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孟子告子富歲章）孟子說了一大篇話，總括起來，就是說，理義人之所同具，而判別是非，理義是惟一標準。人皆有理義，即人皆能判別是非，判別是非，不是一件難事。

(二) 莊子 莊子的意思，便與孟子不同，他以爲天下各私其是，所以「非有公是也，而各是

其所是，「他齊物論中，說得非常透闢，他說：「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他覺得是非這個問題，無法解決，越說是非，越多是非，不如照之以「本然之明」，什麼叫「本然之明」？就是「照之以天」。什麼叫「照之以天」？先要泯彼此之跡，使得大家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纔能不爲是非所役。他反對講是非，「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莊子是厭惡是非，孟子是尊重是非，兩人各趨極端。

(三) 列子 列子的意思，又與孟、莊不同，他以爲是非根本沒有一定，何必去討論，聽其自生自滅，既不必厭惡，也不必迴避，他說：「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同，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列子說符篇）是非隨環境爲轉移，在甲的環境中，以甲爲是，以乙爲非；在乙的環境中，以乙爲是，以甲爲非；你非我的是，我是你的非，無非是環境關係。一旦環境轉移，便會是自己的所當非，非己的所當是，或竟別立一種是非，也未可知。是非的本身如此的轉變無常，還有什麼價值？是非當他一個問題，原是多事，儘可存而不論。

二、一般人的是非觀

(一)據習慣 無論男女老幼知愚賢不肖，都有他的**是非**，他的**是非**從那裏來的呢？第一個來源，是習慣。合於習慣的叫做是，不合於習慣的叫做非，實則習慣本身，先有問題，誰敢說凡是習慣，都是是的，沒有非的；不過大家受習慣的拘束，變成自然，不復問其爲是爲非，而習慣的是非問題，依然存在。把是的習慣來衡量事理，所得的結果，當然有幾分可靠；把非的習慣來衡量事理，所得的結果，不成爲「是者非之，是者非之」麼？一般人卻絕對信任習慣，憑習慣去衡量是非，恬不爲怪，這是最不妥當的事！

(二)依多數 無論什麼事，一般人喜歡跟着多數的意見，多數人認爲是的，我從而是之，多數人認爲非的，我也從而非之，起初一人唱之，終則千萬人和之，唱的人只要善爲說話，巧爲文飾，便可欺瞞大眾，成爲大眾的是非，其實事理的是非，還是另一問題。古人所以主張「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論語衛靈公衆惡章）衆好衆惡，而必須加之以察，足見多數人的是非，是不可靠的。

(三)信偶像 偶像有中國的、外國的、現在的、古代的，其下焉者，古聖賢以爲是的，也從而是非之，現在以爲非的，也從而非之；其上焉者，外國人以爲是的，便從而是非之；其實都是崇拜偶像。偶像的所是，未必真是，偶像的所非，未必真非，而偶像不止一個派別，各有不同，以此無謂的是非，分成幾派，各依偶像，爭論是非，是非之爭越厲害，事理的是非越不明白，莊子所以歎「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莊子在宥篇）因爲各依偶像，出發點不同，無論如何，辨不出真是非來的。莊子說：「若勝我，我不勝若，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勝我，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莊子齊物論）這種是非之爭，不是徒櫻人心麼？

三、我的是非觀

(一)是非不是道德 古來把是非與道德，併爲一談，是的叫做道德，非的叫做不道德，道德

叫做是的，不道德叫做非的，由前之說，把一切事理，包括於道德，道德的範圍，無理性的擴大，事理的範圍，無理性的縮小，事理與道德，兩失其當。道德有時代性，時代變遷，道德也變遷，而事理的是非，卻不隨道德而變遷，把道德爲是非，便失去了是非的重要性，所以我以爲要論是非，先要打破道德標準的見解。

(二)是非不是法律 法律是人爲的，事理是自然的，合於法律的，未必是不合法律的，未必非，法律有地域界限，有時間界限，事理卻沒有地域時間的區別，把法律來衡量事理的是非，其失正與用道德標準一樣。不合法律的行爲，普通以爲非，嚴格說來，不能遽認爲非，只能說他違法；合於法律的行爲，普通以爲是，嚴格的說來，不能遽認爲是，只能說他守法；把法律爲是非，又失去了是非的重要性了。所以我以爲要論是非，先要打破法律標準的見解。

(三)是非不是良心 有些人以爲事理的是非，只有憑我自己的良心，良心是至公無私的裁判官，我只要打破成見，打破感情，打破物慾，一切問諸良心，良心自會替我下至公正的判斷。凡是良心上以爲安的，這是是，良心上以爲不安的，這是非。試問良心是什麼？不是天理麼？什麼叫天

理！大家都答不出其所以然，至多說天理與人慾是對待的，孟子說了許多關於良心的話，什麼是良心，還是渺茫的，把渺茫的良心，來判斷是非，你的判斷，以為根據良心；我的判斷，也以爲根據良心；結果仍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把良心爲是非，又失去了重要性了。所以我以為要論是非，先打破良心標準的見解。

(四)是非不是現實 有些人以為是非，只有以現實爲衡，合於現實的叫做是，違反現實的，叫做非，我是現實社會的一分子，當以現實社會爲判斷是非的標準，我以為現實會成過去，過去也會成爲現實，將來也要成爲現實的，過去的現實，現在的現實與將來的現實，是否相同？那毫無疑義的，決不會相同，過去的現實，不及現在的現實，現在的現實，必不及未來的現實，把現實來判斷是非，那麼過去一是非，現在一是非，將來又一是非，是非非是，迄無定時，怎不叫人目迷五色麼？把現實爲是非，又失去了是非的重要性了。所以我以為要論是非，先要打破現實標準的見解。

(五)是非是真理 我最佩服的一句話，是孟子所說「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數千年前，孟子已知道是非問題，是智的問題，不能不算是大發見。智之所探索，不外乎真理，真理只有一個，比

方三加七，一定是十，既不會十一，也不會九，世界雖有變遷，真理是千古不磨，所以是非也是千古不移的。不過真理不易探索，故一切事理的是非，祇好算是假定，因為探索真理，漸近於真的緣故，而是的程度，非的程度，也漸漸提高，我當致力於真理探索，使他格外逼近真理，把逼真的真理來判斷是非，所是所非，雖不是鐵案，卻不會是所非，非所是。我該排除一切，服從真理，真理未得，對於一切事理的是非，都當他是假定，絕不該固執，絕不該迷信，我主張大家都來講求真理，不必浪費精神於講論是非，真理一日不發見，真是非不會產生，至多我的假定，比一般假定，逼真的程度較高罷了。那麼如何求真理呢？這純粹是智的問題，要求真理，先增知識，知識是求真理的工具，知識不高，放言求真理，勢必至誤入歧途，越求真理，而離真理越遠。真理是固定的，我去求真理，真理不會求我，我走近真理，真理不會走近我的。青年啊！我希望你慢談是非，先求真理，慢求真理，先增知識，知識既够，真理既得，是非自定，是非問題，原是很簡單的問題。「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是非便成爲光怪陸離的東西，講了一生一世的是非，結果都是廢話！古來許多人，繞了這個冤枉圈子，青年其改途易轍！科倫波發見新大陸，留名千載，青年能够發見真理，功不在科倫波下！

第二十章 成與敗

一、假成

(一) 煊赫一時 因緣時會，平步青雲，做到一個了不得的領袖，他的名字曉得的人很多，大家說，某人成功了！某人成功了！曾幾何時，時移勢遷，領袖地位不能復保，昔日上升九天，今日墮入九淵，他的名字，也被人忘記了，所謂成功的，究竟在那裏？即使萬分倖倖，地位得以保持，大名始終鼎鼎，一朝長逝，只剩朽骨，除此以外，什麼東西都沒有，簡直是與草木同腐，「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那麼所謂成功的，究竟在那裏？所以煊赫一時，是表面的成功，一般俗眼的所謂成功，完全是鏡中花，水中月，不是真的，是假的。假的成，在他自己勝似一場春夢，又何足貴！而世人偏嘖嘖稱羨，怎好算懂得成功真義！

(二) 炙手可熱 地位既高，權力自大，生殺予奪，操之我手，可以頤指，可以氣使，「門前僕從

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真可謂氣餘萬丈，不可一世，大家說，某人成功了！某人成功了！曾幾何時，大勢已去，門前冷落，直可羅雀，從前熱鬧到沸點，現在降到冰點，所謂成功的，究竟在那裏？權力越大，冤家遭得越多，一朝勢落，大家起而攻之，幾成爲衆矢之的，要做一個無榮無辱，來往自由的平民而不得，弄得不好，連身家生命都不保，這種例子多得很，真是不勝枚舉，那麼大家所謂成功的，究竟在那裏？所以炙手可熱，是表面的成功，一般俗眼的所謂成功，完全是「過眼雲烟，」不是真的，是假的，又何足貴！而世人偏豔羨不替，怎好算懂得成功真義！

(三)生活優裕 某人從前是饑殍不繼，落魄窮途，現在是吃大菜，住洋房，坐汽車，養尊處優，舉止闊綽，大家說，某人成功了！某人成功了！試問他的大菜錢那裏來的呢？他的洋房錢那裏來的？他的汽車錢那裏來的？恐怕經不起這麼一問罷！即使來路正當，並不是弄的造孽錢，那麼區區阿堵物，怎當起成功二字！所以生活優裕，是表面的成功，一般俗眼的所謂成功，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世人偏稱道不止，怎好算懂得成功真義！

二、假敗

(一)斬除荆棘 我化了許多精力，把某種事業的前途荆棘，斬除了不少，等到荆棘將完，而精力已盡，不能繼續，只好停頓，大家說，某人失敗了！某人失敗了！其實斬除荆棘，是做的第一步，誰說是真失敗？古人說：「一將成功萬骨枯，」萬根枯骨，表面雖似失敗，而一將卻靠萬骨而成功，沒有萬骨，一將那裏會成功呢？萬骨枯的萬人，是無名英雄，無名英雄，而加以失敗之名，豈非冤枉？

(二)散布種子 我化了許多精力，把某種事業的種子，散布在社會，喚起了許多人的注意，種子既布，而精力已盡，或事實上不能繼續，只好停頓，大家說，某人失敗了！某人失敗了！其實散布種子，是做事業的一部分工作，我做了這部工作，別人可以不再費力，等到時機成熟，事業勃興，我的種子，不是白散，誰說是真失敗？俗語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是種瓜種豆的人，得瓜得豆，卻不是我，庸俗人認為失敗，實在仍是成功。飲水思源，總不能忘了我罷？中山先生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本身看不見成功，純做了散布種子的工作，到如今，論到革命元勳，舍我中山先生莫屬，誰說是失敗呢？

(三)探明了此路不通 我化了許多精力，把某種事業的走不通之路，探聽明白，替別人樹

了一塊路不通行的牌子，免得別人再走冤枉路，大家說，某人失敗了！某人失敗了！其實沒有我探明此路不通，大家還須走冤枉路，我對於後起的人，不能說沒有幫助，我有幫助於人，誰說是真失敗！做事如探礦，礦苗的露於外者很少，隱藏於地下者實多。有些礦，就礦苗看來，似乎還不差，豈知開了下去，礦層很薄很薄，真是「取之不足以更費」，有些事情，表面看來，此路可通，豈知越走越狹，而終底於無路可通，所以探明此路不通，在我固一無所獲，在後起的人，不能不說是大有造呢！

三、真成

(一)有事業 我在未着手做事時，大家認為沒有把握的，我着手做事以後，果然遇到了許多困難，經過了無數曲折，大家以為要失敗了，沒大希望了，卻被我「苦心焦慮」打退了「驚濤怒浪」，把事業做得「發榮滋長」，否極居然泰來，這纔是真成功。一般因緣時會，專好效顰，表面看來，與「盤根錯節」艱苦奮鬥以成的，初沒有分別，人為其難，我為其易，似乎更為上算，豈知歷時既久，挫折漸多，到後來仍不免捲入失敗的洪濤裏去，比方五九以後，化裝品事業，「一時風起雲湧」，在那時看來，大家都是成功的，到如今還有幾家呢？信交事業，在當初，更如「雨後春筍」，上

海一埠，多至不可勝數，不到半年，關門者十之九以上，「歲寒不凋，維有松柏，」事業的成功，不在一時，而在乎能垂之永久，彼「曇花一現」的事業，怎好算是真成功呢！

(二) 有心得 心得是什麼？是心血的結晶，化了多少心血，有多少心得，就心得的性質論，有積極、有消極，發見許多建設的新方法、新理論、新途徑，這是積極的心得，發見許多困難，許多流弊，而同時已有防備或補救的方案，這是消極的心得，心得無論積極、消極，都是心血的結晶，都是「連城之璧。」試叩詢真成功的人，誰都有寶貴的心得，此中艱辛，惟有身歷其境的，纔能頭頭是道。他所說的都是深刻精警，為前人所未發。如果把他全部心得，一一羅列，積極的心得固多，消極的心得也不少，惟作分量上的比較，積極的必多於消極的。積極心得，是外在的成功，消極心得，是內在的成功。譬如治國，諸葛亮有心得，阿斗沒有心得，諸葛亮是成功人，阿斗便不是成功人；譬如生財，中航空券的無心得，經營事業的有心得，經營事業的是成功人，中航空券的不是成功人。

(三) 有利大眾 做漢奸也可以發財，做奸商也可以發財，做盜匪也可以發財，做貪官污吏也可以發財，但是他們算不得成功。因為他們不但無利於大眾，而且有害於大眾，在他自己也喪

失了可貴的人格，二者相較，得不償失，雖曰成功，仍是失敗。真成功的，未必發財，卻有利於大衆，大衆享我的福利，我雖仍是「兩袖清風」，「一貧如洗」，無害其爲成功。所謂利，不一定與以物質方面的糧食，能與大衆的精神的糧食，也是值得稱頌的。開大工廠，製許多出品，供給大衆食用，是利於大衆，開一個書局，編些好的書本，也是利於大衆，就是寫些文章，矯正大衆的思想，未嘗不是有利於大衆。

四、真敗 世上有些人，對於事情，既能觀察，又能分析，也能判斷，說是某事可以做，某事如何做，說來頗有道理，可是沒有做事的決心，沒有做事的勇氣，舌頭筆頭，不會有事業，用兩隻手去做，纔有事業，這種人有兩手而不能用，他的前途，只有兩個大字，叫做失敗。「吾力足以舉百鈞」，然而不用力，則「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然而不用目，則「不見輿薪」；天下事「挾泰山以超北海」的，究竟是少數，也許是沒有的，大多數是「爲長者折枝」之類，只怕不做，不怕不能。兩山中間隔着溪谷，上面架着狹橋，走到那裏，誰都要膽戰心兢，連說走不過，走不過，猛回頭，看見一隻斑斕猛虎，縱身撲來，包你走狹橋上，疾馳而過，如走康莊大道，可見人的能力，在他人固無法估計，

卽在自己，也無法估計。推究所以不做的原因，不外下列幾點：

(一)怕吃苦 向來不大吃苦的，深怕自己不能吃苦，做的過程，卻不能避苦，與其將來不勝其苦，「知難而退，」不如不做，其實苦是心理作用，心理上認爲苦，吃飯拉屎，未嘗不苦，心理上認爲不苦，「出入槍林彈雨之中，」也視如無物。至於不能吃苦，更是自暴自棄的話，試問誰是天生會吃苦的？誰是天生不會吃苦的？只要認清人生原是苦的，一切幸福，須從苦中得來，幸福的代價，是吃苦，這種心理，一經建設，吃苦的本能，大大的發揮，而苦的感覺，便大大的減少。詩經說：「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心理足以左右肉體的感覺，於此可見！

(二)怕失敗 一件事未曾做過，自問沒有多大把握，自己有多少能力，所有能力，是能够勝此巨艱，自問沒有多大把握，萬一困難很多，力不能勝，而致於失敗，豈不惹人恥笑？如此一想，那敢動手！實則只要能做，不會完全失望，至少限度，可以替事業斬除幾許荆棘，或散布些種子，或探明了不通之路，上文名之曰假敗，就是小成。天下事範圍越大，價值越高，最後之成功，往往不能及身而見，古人所以說：「成功不必自我，」幹幹幹！怕什麼失敗！

總之，失敗成功，不在表面，而在事的價值，普通的事，失敗是失敗，成功是成功，大家都明白；害人的事，失敗果然是失敗，成功也是失敗，明白的人，已經不多了；大有利於社會國家的事，成功果然是成功，即使失敗，也是成功，知此義者，能有幾人！

第二十一章 名與利

一、不求名 他們以爲名是沒有實際效用的東西，何必去求他，名是什麼？不過大家知道我的名字，而見稱於人罷了，我何必見稱於人，見稱於人，於我無加，不見稱於人，我亦無損，有不見加，無不見損的東西，有此與無此，實際上正復相等，何必去求他？楊朱說：「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列子楊朱篇）而且我的名字，越被人注意，我的身體，越受人束縛，俗語說：「人怕出名豬怕壯，」豬壯則死期將至，人出名，行動不能自由，如此說來，名是身之累，不是身之文呢！他們的理想，不可謂不高。其見於實際者可分兩派：

（一）爲避名而不做事 他們以爲做事不求名而名自至，要不求名，惟有不做事，這種人大都是家道小康，衣食可以無憂的，這種人大都是性情冷僻，自知與世不諧的，他喜歡過那「無懷無慮」的生活，思想是消極的，行爲也是消極的，他怕別人知道他，他但求別人忘記他，他要作個

「逃世之士」鄉人某君，是機械學的老前輩，學問是很好的，卻不肯出門做事，數十年來，足不出戶，過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日子，他的人生觀，認定名是空虛的，人生數十寒暑，過去就算，我既不要名，何必做事！大有善卷所謂：「……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之概（莊子讓王篇）

（二）單做事而不要名 莊子逍遙遊篇：「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許由單願做事，有了實際，於願已足，名是絕對不肯居的，所以許由不是消極者，他是日月，他是時雨，他能「立而天下治」，他是人格最高的。可是他是人中麒麟，人中鳳凰，人中泰山，人中河海，不是人人做得到的。而且名不是毒蛇猛獸，何必避他？就是避，也避不了的。許由雖不爲賓，而許由之名，永垂天壤，不是一個好的證據嗎？范蠡要避名，一變而鴟夷子皮，再變而名陶朱公，名字離奇古怪，但是後世人仍知其爲范蠡，又不是一個好的證據麼？

二、求名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呢，可是求名也有幾種方

式，其中也有可取的，也有可卑的，未可一概而論：

(一)沽名 沽名是要化代價的，所謂代價，有的利用宣傳品，不惜巨額金錢，印了許多宣傳文字，文字所述，十分美備，事實所表見，十不逮一二，世上以耳爲目者多，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虛名被他沾到了。有的利用金錢，利用酒肉，買通一般人，叫人替他宣傳，或用文字，或用語言，在相當時間內，造成了濃厚的空氣，大家受宣傳者的朦蔽，便從而信之，從而和附之，虛名被他沾到了。他爲甚要沾此虛名？當然另有他的目的，有的在穩固他私人的地位，有的在騙取別人的金錢，沽名是手段，不是目的。

(二)盜名 說好話以盜虛名，做壞事以求實利，比方假借慈善名義的善棍，假借辦學的學騙，假借國貨名義，偷賣洋貨的好商，假借救國名義，希求個人升官發財的偽志士，都是盜名能手，招牌很好，骨子極壞，完全是「說真方，賣假藥」的江湖，他比沽名的人，心還要狠，手段還要陰險，舉個古人來說，王莽是個盜名聖手，謙恭下士，籠絡人心，天下人以爲周公復生，誰知他志在篡漢，如果他不及身稱帝，讓他子孫去動手，後世也許稱他聖人呢！古人有一詩道：「周公恐懼流言」

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假有誰知！這真是慨乎言之。

(三) 歸名 我做我的分內事，絕不去宣傳，等到事業告成，大家稱贊不替，說是某人了不得！某人了不得，這叫做歸名。事是聲，名是應，有聲必有應；事是形，名是影，有形必有影；事既告成，名之歸我，「如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我的事業，及於鄉里，歸我以鄉里之名；我的事業，及於一國，歸我以一國之名；我的事業，及於世界，歸我以世界之名；我的事業，及於千載，歸我以千載之名；古人說：「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我則以為名不待揚，「實大則聲宏」，名靜待其歸，我何必去揚名而待揚，名不是實之賓，而實反成爲名之賓了。

三、不求利 古人說：「正其誼，不謀其利」，誼就是義，義就是事之宜，正義反利的主張，孟子最激烈，他回答梁惠王道：「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馬，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壓！」（孟子梁惠王梁惠王章）又說：「雞鳴而起，孜孜爲義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爲利者，跖之徒也！」（孟子盡心雞鳴章）他把利看得像毒蛇猛獸一般，

大概是鑒於當時的孜孜爲利的風氣，盡量攻擊。其實利的本身，無善無惡，用得其當，是善物，用不得其當，是惡物，在個人是如此，在團體也是如此，說私利是惡的，團體之利是善的，也不是持平之論，私利也有善的，團體之利也有惡的，惡的利，無論私人，無論團體，都不應該講；善的利，無論私人，無論團體，都應該講；一味講利，原是跖之徒，一味不講利，未必就是舜之徒！

四、求利 同是求利，求的方法，大有出入，細爲分析，可得四種：

(一) 利用機會 司馬遷說：「貨富之道，莫之予奪，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史記貨殖傳) 所謂巧，所謂拙，能否利用機會，也是一種。

甲、伺機 伺機就是一見機會將到，先爲之備，這叫做乘時。司馬遷認爲最要緊的，是「論其有餘不足」，就可以預知貴賤。就現像以測將來，不外乎「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我要得利，一定要「貴出如糞土，賤取若珠玉」。(史記貨殖傳) 要效法白圭的「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史記貨殖傳) 機會一到，「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就事實講，如軍火商利用戰爭而獲利，如國貨商利用國難而獲利，一二八之役，公債大落，運用人棄我取の方

法，而致富的，不乏其人。司馬遷說：「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任氏獨審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史記貨殖傳）可見伺機求利，於古已有其人。

乙、造機 利用人心的惶惑不定，製造某種空氣，盡量散布，搖動原來局面，從中求利，投機市場中，最多這種怪現象，這是壞的造機會法。如上海國貨商人，組織南洋考察團，用展覽演講種種方法，宣傳國貨，使南洋華僑，知道國貨進步的迅速，鼓勵他們購用國貨，而國貨因此獲得極大尾閭，這是好的造機會法。司馬遷說：「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史記貨殖傳）狼狽情形，可以概見；「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史記貨殖傳）只有卓氏獨具隻眼，以為「此處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餓，民工於市，易買。」（史記貨殖傳）獨求遠遷，遷到臨邛，「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史記貨殖傳）在患難中，不忘造機，更是難能可貴！

（二）利用地位 利用地位來求利的人，都是壞東西，可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說到這

裏，不禁擱筆三嘆。

甲、巧立名目。這種人善於搜刮，善於剝削，一有事端，巧立名目，借此斂錢，表面上未嘗不「言之成理」，骨子裏純爲金錢，一般貪污土劣，都是此中聖手，「我爲刀俎，人爲魚肉」，古人深以此爲戒。大學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又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以財發身，」就是散財，「以身發財，」就是斂財，更爲力矯時弊起見，而主張「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甚至說：「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有地位的對於孟獻子的話，應該凜凜然深惕乎！「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啊！（大學第十章）

乙、假公濟私。假公濟私，爲類不一，最可惡的，是有利歸之私人，有害歸之公家，我聽人家說，操金融權的，爲自己主持的機關買賣公債等，賺錢的，算是私人經營，蝕本的，記入公家帳內，公家往往賠錢，私人無往不利，說他舞弊，卻沒有舞弊的痕跡，考其用心，無時不想舞弊，只要心不過狠，使公家不致每次賠錢，這種偷天換日的手段，始終不會拆穿，人心不古，至於如此，在他

自己，也許自鳴得意呢！

(三)坐享其成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這叫做坐享其成。這種人所享的成，可分二種：

甲、父兄成業 父兄辛苦經營，造成良好的事業，我去繼任，不費什麼勞力，坐享其成，卻得「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的美名，比了「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的，確然高明些。但是費的力少，而享其利多，父兄爲其難，而我爲其易，不能不算是幸運兒。

乙、前人成業 別人辛苦經營，造成良好的事業，我去繼任，也不費多大勞力，水漲船高，人或以我爲有才，其實不過是「蕭規曹隨」罷了，黃金時代，適當我任，而立其基者，實爲前人。這種坐享其成，最是受一般人的稱許，我無以名之，名之曰：「天之驕子。」比方辦學校，內部本已鞏固，信譽也已建樹，我一上任，學生如潮湧而來，出路也非常順利，前人種花，至發蓓蕾而去，當我手而繁花大放，一切光榮，都屬於我，非「天之驕子而何！」

(四)開發利源 能够開發利源，纔是用真實本領去求利。論其難易，也有三種：

甲、發展原有事業 中庸說：「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

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中庸第十八章）這是發展事業的榜樣。沒有大王、王季文王，武王沒有好好的憑藉，靠了這個良好的基礎，發展極大的事業，確是武王的本領，比坐享其成的兩種人，可貴得多，富有四海之內，可以算是本領換來，受之而無愧，我希望青年做個職業界的武王！

乙、振頓原有事業 原有事業，雖有悠久的歷史，可是積習很深，弊竇極多，我來掃除叢弊，重振精神，中間經過許多挫折，卒能排除困難，氣象一新，所費精力，數很可觀，非有不屈不撓的毅力，不會成功；非有洞若觀火的目光，無從入手；非有斬關直入的手段，不易打破；比了發展原有事業，單做積極工作的，其難十倍，從此中求利，大非易事！

丙、別立新事業 看清社會需要，擬定詳細計畫，別立新事業，那非有豐富的經驗，敏銳的目光，靈活的手腕，與夫堅強不屈的耐戰精力，不會成功。嘗試創業的很多，卒底於成的很少，大都是「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青年如果能够別立新事業，於此求利，最是光榮，不但得利，且獲高名，名利雙收，以此爲上，青年青年，其速做立業的準備！

第二十二章 窮與通

一、什麼叫窮

(一)物質生活不足不是窮 一個人物質的收入，「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孟子梁惠王齊宣章)這是苦於物質生活的不足，物質生活的不足，叫做貧，並不是窮。貧與窮完全是兩件事，貧者未必窮，窮者也未必貧，到處碰壁，可算是窮了，但是他的物質，也許應付裕如，一些沒有問題，這不是窮者未必貧嗎？事情做得很得手，結果還是兩袖清風，物質方面，毫無積蓄，這不是貧者未必窮嗎？併窮與貧爲一談，是認貧作窮，大家認貧作窮，勢必崇拜金錢之風熾，貪污便成爲常事，此中消息至微，出入很大，不可以不辨！

(二)無才而居下位不是窮 一個人原是「客何好？曰無好，客何能？曰無能，」無好無能的人，當然居於下位，「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可用。」

（莊子山木篇）「莊子出，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莊子山木篇）惠子對莊子說：「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剖之。」（莊子逍遙遊）又說：「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莊子逍遙遊）莊子人間世一篇，有一段故事：「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腐，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你是無用的木，不鳴之雁，無用之大瓠，不中繩墨規矩之大樗，一無所用的櫟社大樹，見棄於社會，是應該的，怎好算是窮呢！」

（三）懷才而不得展纔是窮。史記屈原列傳說：屈原是「懷瑾握瑜」，「博聞強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能「圖國事，以出號令，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其志潔，其行廉」，雖然是「竭智

盡忠，被障於讒，「懷石自隨，自投汨羅以死」，懷材而不得展，這種人纔叫是窮。伍子胥吹簫乞食於吳市，韓信垂釣寄食於漂母，司馬喜贖足於宋，范雎拉脅折齒於魏，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甯戚飯牛於車下，乃至呂尚釣於渭濱，孔子阨於陳、蔡，他們都是窮。他們是「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辨，懷龍逢比干之意」，（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有了才能，而竟與「牛驥同皂」，不是窮是什麼呢？推測所以窮的原因，不出下列幾點：

甲、直道而行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論語微子長沮章）我偏要做個「悃悃款款」，「正言不諱」，「廉潔正直」的人，那麼「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論語微子柳下章）直道而行，就是「以身殉道」，不是「以道殉人」，在亂離之世，這種人當然是「不合時宜」的。

乙、不遇知己 韓愈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在這種情形之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韓愈雜說）宜乎孔子要嘆：「道其不行矣乎！」甚至欲「乘桴浮於

海」了。

丙、性情怪僻 有些人學問能力都很好，論理大可有爲，徒以性情怪僻，不合羣衆生活，遂致到處格格不能相入，潦倒窮途，無法自拔，說得好聽點，他是「陽春白雪」，他是「引商刻羽，雜以流徵」，他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他不是「下里巴人」，他不是「陽阿薤露」，實則他是「不能正其德而厚其性」，「所如輒阻」，咎由自取呢！

丁、傲物不恭 這種人心驕氣傲，詭詭拒人，對勝於己者，不肯敬服，對等於己者，不肯相親，對不如己者，更視如無物，好像天下之大，惟我爲不世的奇才，你既不能容人，人又怎能容你！人衆我寡，那得不窮！越窮越傲，越傲越窮，他則詛咒社會，社會也避之若浼，於是終生不復有吐氣揚眉之日了！

二、如何處窮

(一) 保持人格 有了本領，當然要想見用於世，「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論語陽貨佛肸章）子貢問孔子道：「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直捷爽快的回

答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論語子罕有美章）可是賤價求售，還可使得，賤格求售，斷乎不可。孟子所謂：「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孟子盡心廣土章）孔子在陳絕糧，可以算得窮了，子路很不自在的問道：「君子亦有窮乎？」孔子說是：「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衛靈章）什麼叫濫？就是不能保持人格，人格不保，還有什麼價值！

（二）保持主張 有了本領，當然有相當的見解，有見解，當然有主張，孟子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孟子萬章割烹章）所謂義，所謂道，就是主張。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只好「以身殉道」，決不肯「以道殉人」。孟子稱之謂「窮不失義」。主張不保，我的立足點，已經沒有，那只有「降志辱身」了，不要說人家要非笑我，自問良心，也太不對自己呢！「邦無道」我惟有「卷而懷之」！

（三）決不鑽營 鑽營是乞憐行爲，無論如何窮困，還是要「進以禮，退以義。」（孟子萬章癡疽章）要看一個人的價值，只要看寄居的人，是什麼人？所與交往的人，是什麼人？如果「於衛主癡疽，於齊主瘠環」，專門講走門路，但求去窮，不擇手段，衛缺以景監見，千古卑其爲人。孟子說：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孟子萬章離婁章）
孔子絕不爲動，這是孔子的不可及處！

（四）決不行賄 行賄比鑽營更可恥，伊尹決不肯以割烹要湯，百里奚決不肯以五羊皮要秦穆公，行賄的行爲，「鄉黨自好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孟子萬章百里奚章）所以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章）別人羞辱我，我不肯受，行賄是自己羞辱自己了！

（五）決不頹廢 窮便窮，只要始終振作精神，否極也許會泰來，剝極也許會復的，怎好頹廢自甘，一切消極頹廢消極，是自斷光明之路，是甘居淘汰。屈原、賈誼的一蹶不振，至於自殺，便是頹廢的結果。他們的學問雖好，他們的人生觀，卻不敢恭維。我們要再接再厲，不屈不撓，萬不得已，表面上可以暫歸沈默，骨子裏還是在掙扎，直到嚙最後一口氣爲止。孔子周遊列國，到處不售，他浩然有歸志，說道：「歸與歸與！歸去做什麼？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論語公冶歸與章）他仍以教育英才爲己任，教育英才之外，還要從事著作，刪詩書禮樂，作春秋。司

馬遷說：「古之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數，惟個儻非常之人稱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窮於此者，可以達於彼，窮於生前者，可以達於身後。

三、什麼叫通

（一）得志 「一人得道，雞犬飛昇，」微倖做了得道的人之雞或犬，主人得道，我也飛昇，雖是爛羊頭，居然做倒關內侯，這種人，通誠然通了，他的本身，仍舊是雞犬。窺察情形，投機而起，居然風雲際會，不可一世，這種人，通誠然通了，他的本身，不過是「沐猴而冠，」外表像人，骨子裏仍是一隻猴子！

（二）行道 我的主張，得以行世，行的結果很好，古人所謂：「澤加於民，」民盡愛戴，這種人，纔是真通，纔是有價值的通。至於安富尊榮，不過有利於個人，而且為時極暫，所通有限，而且隨通隨窮，有何足貴呢！孔子說：「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公山章又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苟有章自己有了主張，實現我的主張，而實現的結果，成績斐然，「民到於今稱之，」如此看來，通是難能可貴的事啊！

四、如何處通

(一)求精進 我的主張，該隨實際環境而有所改進，從前沒有實施機會，沒法修正，現在既見之實施，安能毫無缺點，如有缺點，快些改正，不要視同聖經，一字不易。而且世界發展，無時或息，我的主張，大目標固不必動，細子目必須乘時變更，以求適合，這種日新又新的精神，為通的人必具的要條。

(二)結賢士 通的人最怕的是孤立，孤立必不能久，所謂孤立，不是無人，而是無賢人，賢人不與我合作，所來的都是些惟利是圖的小人，都是些唯唯否否的蟲囊，那麼我的主張，必遭失敗，王安石的變法，動機很是，他所主張的青苗保甲保馬，都不算錯，他以爲得君行道，顧慮什麼，「親小人，遠賢人」結果不堪設想。周公所以「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盡力的結納賢士。

(三)行撝謙 通的人最怕自滿，自滿則驕，驕則輕人，有骨氣的人都去了，「脅肩諂笑」，「巧言令色」的壞人來了，老子道德經上說：「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保泰持盈」，惟有撝謙。又說：「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不自大，就是撝謙。老子道德經上關於撝謙的話，說得很多：「江海

之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下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詩經也說：「謙謙君子，錫我百朋，」通而能謙，賢人自然歸向，而通可久保了。

第二十三章 人生的歸宿

人生雖萬有不同，歸宿卻是一樣，人生的歸宿，只有一個死字。秦始皇、漢武帝嘗求長生不死之藥，結果仍不免於死。古人說：「自古皆有死，」死是人生必然的歸宿，你喜歡他，也要去，你厭惡他，也要去，無論如何，是逃不了的。現在科學很發達，返老還童之術，長生不死之藥，迄無成功，所以死是人的最後的大問題。各家對於死的見解，頗有出入，茲分述如下：

一、怕死的人 齊景公遊牛山，北臨其國城而哭，他說：「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這時史孔、梁丘據都在旁邊，也哭道：「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怒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列子黃帝篇）這是捨不得世上的繁華，而出於怕死，他們的情狀，很是可憐，卻很可笑，秦皇、漢武的力求長生不死之藥，其動機也在於此。

二、樂死的人 人生比方走路，天天向着死的地方走去，走到死的地方，纔得了歸宿，所以生是死的起點，晏子說：「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實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列子天瑞篇）晏子的意思，死在仁人，所以休息，死在不仁人，所以讓路，死的一件事，無論在仁人，在不仁人，都是需要的。講歸字的意思，林類的話，最是透達，他說：「死之與生，一往一反，……生者理之終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不得不生，……精神者天之分，骨骼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列子天瑞篇）他覺得人生之有老死，猶之四時之有秋冬，繁花茂葉，至此而凋落，而還於天地，樂得快快樂樂的歸去，「營營求生」也許是惑。今天的死，「或愈於昔之生」，所以孔子說桑戶是「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疢潰癰」（莊子大宗師篇）滑介叔也說：「生者假借也，……生者塵埃也，死生爲晝夜。」（莊子至樂篇）那麼死究竟有什麼可樂呢？濁叢說：「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至樂篇）這種人視生爲無甚意義，死纔是快樂，所以不但不怕死，而且「視死如歸」，那麼不有生，可以沒有死，不

生不死，根本沒有人生，他們的話，不是多餘的麼？

三、輕死的人 這種人以爲死是沒有價值的，生也是沒有價值的，死不是苦事，也不是樂事，而是無足輕重的事，無所用其怕，也無所用其樂，楊朱所謂「所同者死也」，同些什麼？同爲腐骨，莊子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莊子養生主篇）「察其死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至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莊子至樂篇）老子也曾說過：「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老子道德經）什麼是死？什麼是生？都不過一個變字，變是一刹那的幻象，一刹那的幻象，還成爲問題麼？而且他們把死看做有歷程的，呱呱墮地以後，便不住的在那裏死，逐步的在那裏死，到後來，作一個死的總結，古人說：「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墮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損益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列子天瑞篇）這些話是變字的解釋。

四、死的真義 第一種人，流弊所至，不免貪生，貪生之念動，奴顏屈膝，「謂他人父，謂他人昆」

(詩經)的行爲，接踵而起；第二種人，流弊所至，不免自殺，自殺之念生，積極的思想與行爲，隨之消逝；第三種人，流弊所至，不免與世浮沈，銷聲匿跡，惟待死期之至；總之都認錯了人生歸宿的真義。人生歸宿的真義，就是死而不死，什麼叫做死而不死？有如下說：

(一)生物家的不死說 人的肉體，雖不能不死，卻可以分生，比方植物，枝幹經冬，勢必枯萎，明年不會再生，他的根芽，可以移植，我人亦然，我身雖死，還有子孫，子爲我所生，孫爲子所生，子爲我身的一部分，孫爲我子的一部分，也就是我的間接部分，把新吾來代替故吾，新吾的替代無窮，便是吾的死而不死。儒家不大講死，卻極力提倡生殖，爲了提倡生殖，所以力崇孝道，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李石岑說：「孔子總認定生殖是天地間最神聖最偉大的一種作用，是繁殖人類，維繫社會的命脈。」(李石岑人生哲學二七五頁)我以爲這種死而不死的方法，非常淺近，動物植物都能做到，而且也有流弊呢！第一精神上生理上有缺憾的人，也想做到死而不死地步，於是謬種流傳，遺害整個的民族，與現在的優生學說，背道而馳；第二人都想繁殖其子孫，而產生一夫多妻的陋俗，甚或有人假借這個名義，而任意納妾，更與男女平等的主義相反對；所以生

活繼續法，不是最好的死而不死，不值得提倡。

(二) 宗教家的不死說 馮友蘭：「覺其自己之個體，與宇宙之全，合而爲一，所謂人我內外之分，俱已不存。」（馮友蘭人生哲學第十三章十一頁）「一切事物，有始有終，而宇宙無始終」，故個體與宇宙，既合爲一，便可以死而不死。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莊子齊物論篇）列子說：「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列子天瑞篇）孔子也說：「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莊子德充符篇）這種說法，比生殖不死說，高明得多，可是什麼叫與天地合而爲一？誰都說不出真憑實據來，沒有真憑實據的死而不死論，越說越覺玄妙，玄妙的理論，而求其實現，事實上必不可能，宗教家於是又倡爲靈魂不滅之說，假設許多陰世的情形，其心雖可採，其事近欺誑，當非青年所樂於接受的。

(三) 爲人的三不朽說 「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是什麼？便是人格。墨子、耶穌、孔子等等，一生苦心孤詣，刻意精奮，雖受萬苦千辛，而仍以救天人自任，千百年後，大家崇拜他，

這叫做立德的不朽。功是什麼？便是事業。夏禹平洪水，后稷教民稼穡，替當時人改善了生活，替天下後世，種下無量數的幸福種子，千百年來，大家崇拜他，這叫做立功的不朽。言是什麼？便是著作。無論文學家、科學家、哲學家，不論片言隻字，長篇巨著，如司馬遷、如司馬相如、如李白、如杜甫、如易卜生、如沙士比亞、如盧騷、如牛敦、如達爾文，凡是使當時的人，讀了他的著作，爲之感動，爲之興起，或因之引起思想革命，或因之引起物質革命，他的影響，一直到後世，至於無窮，這叫做立言的不朽。德功言的所以不朽，由於他的人格之偉大，事業的彪炳，著作的永遠存在，可是够得上三不朽的，在數萬萬、數十萬萬、乃至數百萬萬、數千萬萬的人們中，究有多少人呢？絕大多數人，不是沒有不朽希望麼？一個青年想做司馬遷、司馬相如、李白、杜甫、易卜生、沙士比亞、牛敦、達爾文是應該的，一定要做到司馬遷、司馬相如、李白、杜甫、易卜生、沙士比亞、牛敦、達爾文，事實上有些困難了。而且人格一定要怎樣偉大，纔算是立德？誰都說不出一定標準；事業一定要怎樣彪炳，纔算是立功？誰都說不出一定的標準；著作一定要怎樣博大精深，纔算是立言？又是說不出一定標準。所以三不朽，雖然是人生死而不死的方法，實行起來，卻有許多困難，目前既沒有人能够解決，三不朽

的困難，那麼三不朽的死而不死法，仍是着空。

(四)爲己的三不朽說 爲己的三不朽，就是留名千載，流芳百世，廟食千秋。留名千載，有消極、積極兩個說法，「遺臭萬年」的王莽、曹操、石敬瑭、秦檜等，也是留名千載，歷史上單記着名字，沒有什麼驚人的事跡，也是留名千載，古人所謂「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名既留，目的已達，臭與不臭，可以不問，流弊之多，不言可知。流芳百世，當然是好事，可是從什麼方面使他流芳從德呢？從功呢？從言呢？芳之流不流，在自己誰都沒把握。至於廟食千秋，更是困難，試看從古至今，真能廟食的，究有幾人？廟食而至於千秋的，更是不可多得。說句笑話，流芳百世，勝似中航空頭獎，廟食千秋，竟像大海撈針了，所以爲己的三不朽論，困難更多，是否自私自利，不必談及。

(五)大我的不朽說 周樹人說：「老的讓開路，催促着獎勵着，讓他們走去，路上有深淵，便用那個死去填平了，讓他們過去，年少的感謝他們填了深淵，給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謝他們，從我填平的深淵上走去，遠了！遠了！明白這事，便從幼到壯到老到死，都歡歡喜喜的過去，而且一步一步都是超過祖先的新人！」可見一個小我，是與無量數的小我，實有交互的關係，積許多小我，而

成社會，而成世界，一個小我，是與社會世界的過去與未來，都有關係的，一個小我直受了從前無量數小我的力量，再加上一點，傳給後來的小我，一個前一個，一代前一代，深淵越填越小，路程越走越遠，總合起來，便成一個大我，小我雖死，大我長存，而我的言語行為思想，永遠保存大我中，這叫做大我不朽。深淵多麼深！小我多麼小！把小我填深淵，所成誠然不多，但是總填平了些，小我的力量大，那麼多填些，小我的力量小，那麼少填些，大家都是填深淵，填平的一部分深淵，不久便成沃土，生出許多鮮花異草，嘉穀美木來，向前看是填深淵，向後看是生美果，表面是消極的，骨子裏是積極的，只要你不作惡事，不留惡影響給後代，都算是不朽。如此說來，倒糞阿二，可以不朽，推車阿大，可以不朽，種田的是不朽，做工的是不朽，經商的是不朽，做官的是不朽，做總理的是不朽，做小店員的是不朽，世界上只有兩種人，是速朽的，不做事的人，一死便朽，朽如塵灰，無聲無臭；做惡事的人，一惡便朽，他的臭氣，散布四方，一時不會消滅。

附本書參考書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詩經〕
〔書經〕
〔易經〕
〔左傳〕
〔國策〕

附本書參考書

莊子

老子

列子

呂氏春秋

人生觀 ABC 張東蓀著 世界書局出版

人生哲學 馮友蘭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人生哲學 李石岑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其他散篇論文不及羅列



#10

498031

498031

